

曾國藩書札

一

曾國藩書札類鈔新序

許嘯天

我們做讀書人的，最給人瞧不起的地方，便在：多空談，少實事；多玄想，少實驗；祇能坐而談，不能起而行。所以世人罵我們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們試看歷史上我們的同類：像晉人的清談，明人的講學；到頭來，他的效果：便是聚室而閔，蹉跎白日！他的罪案：便是坐失時機，誤盡蒼生！像這一類廢物，你想該挨罵不該挨罵？

雖然，讀書人是思想界的創造者，是事實的先導。思想常佔據在第一程；與事實相去，常在三四程之間。在讀書人空談的時候，和影響到政治、教育、風俗的時候，總在三四個時代以後。譬如達爾文的「人種進化論」，在他發明的時候，也難保人不嘲笑他是空談；但是到現在，却人人視為固然。推想到民主政治的思想家，科學的發明家，都是從空想而臻實現。日本桑木嚴翼說得好：

文藝的進步，非常迅速；在文藝上看得已經過去的思潮，在學術、道德、習慣等上面，依然有勢力。不論那個時代，思想常有理想主義 Idealismus 和實證主義 Positivismus 兩個部分對立。在現代亦呈對立之觀。但我覺得可以看做現代思潮的，是實證主義。這個實證主義，在文

藝上早已算不得現代思潮；然而在學術界、教育界、其他一般的道德、習慣、思想（？）等上面，實證主義以及被實證主義誘發的諸思想，依然是有勢力——見南庶熙譯現代思潮——
文藝，便是思想的表現；待到他的思想可以表現在學術、政治、道德、教育、習慣等上面，他的思想早已不成爲思想而成爲事實。所以讀書人是製造思想的，思想是不能立刻表現在事實上的，而事實却又非思想不能成功的；所以思想是不可少的，讀書人的理想主義也是無可咒詛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咒詛我們的地方，不是在我們的理想主義；是在我們不能實證的空想主義——空想不是理想，理想有理可尋，也有實可證，空想徒快談論託諸幻夢而已——樋口秀雄說：

哲學者之理論，儘令如何高遠，其學說不能支配時代之精神。支配時代之思想，大抵爲受哲學思想陶鑄之其他思想，即實生活之思想也。——見近代思想解剖

因此，我們所需要的，便是實生活之思想。無論他理論如何玄妙，思想如何高遠；總之，我們先要問，是否合於實生活的思想？實生活的思想，便是西洋哲學的「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實驗主義的始祖皮耳士 C. S. Peirce 說：

實驗主義哲學，不是別的，就是科學試驗室的態度。The Laboratory attitude of mind.

我們要把我們的思想，拿到試驗室裏去分析化驗，看他有多少實質？這實質裏面有多少成分合於實生活的？沒有實質的思想，固然不要；不合於實生活的思想也不要。胡適的實驗方法：

實驗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

- 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
- 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
- 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

實驗真是唯一的試金石！

第一條，——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假問題，省去許多無意義的爭論；

第二條，——一切學理都看作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

第三條，——實驗——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

實驗主義，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地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所謂具體事實與境地，所謂待證，所謂實行試驗，所謂做到，都是科學家在試驗室裏的方法，都是一一可以拿去實證的理想，不是祇能坐談不能起行的幻想，也不是朱晦翁那種書獃子式的實證方法。朱子說：『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這句話固然有些意思，但他又說：『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這句話却說遠了！明明是個物，明明是個物，便當卽物窮理，不當在聖賢之事書中去找尋。要知道已知之理，是一個理想，卽物窮理，是一個求實證的方法。倘然我們把已知之理，到聖賢書中去求實證，那依舊是理想，依舊不是實驗方法。王陽明反對朱子的實證方法，他說：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是精力不足，某固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因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這是嘲笑朱子用書獃子式的方法去實驗物理，不用說三天，你便是對竹子呆看三十年，也格不出他的道理來！所以實驗主義，完全在一點一滴的做到，不是一旦豁然的誤到，是一半在做事求

理，不全在讀書窮理。我們中國從前做讀書人的，祇知道養長指爪，踱方步；講他的氣力，捉一隻雞，便要臉紅，講他的實驗工夫，還趕不上一個竈下婢！現在做讀書人的，祇知道戴方帽子，販賣外國主義，爭薪水，考究西洋精緻的穿衣吃飯方法，在講演臺上拍桌子罵人；講到他的實驗工夫，還趕不上一火車上的一個火夫，鑛洞裏的一個苦力！

因為這種種叫人灰心的現狀，所以明朝出了一個顏習齋——名元字渾然，直隸博野縣人。明崇禎八年生，清康熙四十三年死。——他竭力提倡實驗工夫，又竭力反對讀書和著書。我如今再把他幾句精要的話寫在下面：

讀書人便想多讀，更想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

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

讀書人學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戶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雞也。

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

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廢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少一分。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為通天下路程，人人亦只以路稱之，其實一步

未行一處未到周行蕪榛矣！

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以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至蕩蕩周道上鮮見人也！專說話的人便說許多堯舜話終無用；卽如說糟粕無救於飢渴，說稻粱魚肉亦無救於飢餓也。

終日兀坐書房中，萎靡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人，無不病之書生。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

——上面這幾條是我偶然記得把他寫出來要看稍詳細的當看我編的清初五大師思想第四顏習齋思想——

這是何等咒詛讀書人的口吻？讀書人啊！你再不要終日躲在書房裏了，你再不要抬着頭講那上天下地的空話了！你也得走出書房來活動活動；講究些實驗工夫，實驗你的理想。先改造你的個人，再改造你的社會。須知道人儘你如何高尚，總逃不了人情世俗；你便是要改造，也須閱歷閱歷人情世俗，先從人情世俗改起。桑木巖龔說得好：理想主義和實證主義兩個部分是對立的。我們一方面理想，一方面要實證我們的理想。講到實證工夫，是要先從我們個人做起；所以修養我們的人格，勞

動我們的身體，是很重要的。

曾國藩的言論，是處處從修養人格身體力行入手，他痛恨空談荒日的書獃子。我覺得我們現在中了思想上的毒，欲得利害，今天鼓吹什麼主義，明天宣講什麼學說，到頭來依舊是犯了一個一三年不成的病！我們還不如揀那平易的方法，做些實驗的工夫罷。這部曾國藩書札類鈔，他書札裏的話，却是一味對症的良藥。——我另外又編了一部曾國藩名言類鈔，也是修養人格的好書。

我句讀了這書以後，便發生了以上的感想，你們要實證我的感想，須看下面的正文。

十三，五，七，在星期文會。

序

自來尺牘之選，不過適情愫，代喉舌，往來投報，木桃瓊瑤而已矣。儕而上之，亦不過修詞令別，儼散宋，啟梁牋，參軍記室而已矣。尺素雙紅，無關典要，一任秋水軒爲應酬之冠，有正味居駢儷之魁，而獮祭蟲雕，終無當於宏篇之列，詎足儕諸經世之文哉？卽在昔碩彥，或亦有金簡玉札之傳，然而商推論文，詞或瞻疋，縱談掌故，識每舛躔。佗若王陽明亦偏於理學，張江陵則竟類公移，雖作者如林，而名言寶罕。湘鄉曾文正公爲有清一代偉人，以一身而兼道德文章經術事功諸長，故其生平著述，皆本諸學問及經驗所得，博通淹貫，最足爲世楷法。是編識精理粹，於論學談兵理財從政以及吾人立身處世大節，無不博綜兼貫，固非徒以詞采見長者，豈僅僅尋常尺牘云乎哉？世其咸奉此爲圭臬也。歲在

著雍敦祥涂月左孝楨謹序

曾國藩書札類鈔

曾國藩傳

曾公國藩，號伯涵，字滌生，湖南湘鄉人。家世力農，祖玉屏，始鴛學。父麟，書老儒，縣學生員。至公乃大。公初名子城，中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易今名。散館授檢討，二十三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再遇大考，累遷侍講學士，內閣學士，補授禮部右侍郎，兼充兵部左侍郎。公在京時，日立課程，從太常卿唐確慎公鑑講理義學，疾門戶家言，將合漢宋而治之。亦宗尙攷據，治古文辭，與蒙古文端公倭仁、亦安吳先生廷棟、昆明何文貞公桂珍、仁和邵先生懿宸、漢陽劉先生傳瑩相友善，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文宗即位，廣西兵起，洪秀全、楊秀清等據桂平、金田，官兵進勦無功，詔臣工極言得失。公奏：「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上嘉納之，詔保舉人才。公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咸豐元年，粵寇益棘，公奏曰：「臣竊惟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

歸爲常；黔蜀充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賭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肆，有事則僱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人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其鋼習。至於財用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年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恆在千萬以外。又發帑百萬以外賑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數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卽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餒，計額內之歉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君父之憂，此亦爲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爲一大宗；日嘗考本朝綠營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贏絀一大轉關。謹爲我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卽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爲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

謂「賞卹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爲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卹，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贏絀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尙餘銀七千八百萬。高宗規模宏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舉士阿桂，卽上疏陳論以爲：「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計；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議駁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仁宗親帑藏之大絀，思阿桂之遠慮，概增兵之仍無實效，特詔裁汰。於是各省裁兵一萬四千有奇。宣宗卽位，又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國家之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臣今冒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驟而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除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則必剷其腐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爲簡汰，以剷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

軍益不彊。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練營之方。康熙以後，緣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勳，西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英、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爲明效大驗也。八旗勁旅，亘古無敵，然其額收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弱衛京師，以少半防駐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卽汰綠營五萬，尙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又上疏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言過切直，上怒，摔其摺於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祁雋藻叩頭稱「主聖臣直」者再，李芸昌公會試房師也，亦爲請曰：「此臣門生，素懇懇，惟皇上寬而宥之。」於是上意解，優詔褒答。

公自爲侍從，歷十餘年，歷兼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雖嘗以直諫忤旨，上益察其忠。二年命典江西鄉試，七月丁母憂歸。是時粵賊以犯長沙，掠民船，夜渡洞庭，陷岳州，又陷漢陽、武昌。三年正月，沿江東下，陷九江、安慶，破江甯，據爲僞都。秀全自稱天王，建號太平天國，分黨北犯河南，直隸，陷鎮江、揚州，踞之。海內震動，而公已奉旨辦團練於長沙。初，公欲具疏請終制，郭嵩燾謂曰：「公有澄清志，今不

乘時而出，拘守古禮，何益於君父！且一墨經從戎。古之制也。公於是投袂而起，募農夫倡勇敢，用書生爲營官，「湘軍」之名自此始。時土寇蜂起，人心惶惑，一日數驚，縣令每畏，意養癰。及公之出，先清內訌，不經有司，捕置重典，十旬中戮二百餘人。謗譏四起，公與人言，有「不要錢，不怕死」之語。一時誦之。又手書告勸鄉人士，雖幼賤與鈞禮，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樂會，公可與言事。其求才也，薦忠武公塔齊布於戎行，識羅忠節公澤南於諸生，拔楊勇愨公載福於卒伍，延彭剛直公玉麟於筦庫，保胡文忠公林翼可大用。湖南泄沓之風，由公一變。與郭侍郎嵩燾、江忠烈公忠源論東南形勢，多阻水，欲勦賊非水師不可，乃奏請在衡州造戰艦，匠卒不辦，公研精覃思，博採衆議，成大。小戰艦二百四十，募水陸萬人。水軍以楊彭兩公及褚汝航領之，陸軍以塔羅兩公領之。賊自江西上，竄，再陷九江、安慶、黃州、漢陽等郡。武昌戒嚴，朝廷屢詔出兵策應，初不責以數省軍務，而公獨毅然以討賊自任。將水陸東征，舟初出湖，遇大風，損數十艘，陸師至岳州，前隊潰退，引還長沙。賊陷湘潭，邀擊靖江，又敗。公憤投水，左右援救得不溺。後數日，塔軍大破賊於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峯寺，重整軍實，或請增兵，公曰：「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卽潰，岳州之敗，水師拒賊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軍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以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故諸葛祁山之敗，且謀減兵省食，勤

求已過。古人切實體驗，非虛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同履危亡；諸公之從我，非以利動也。故於法難施，致敗實由於此。」諸將皆服。

既克湘潭，公引兵趨岳州，連戰下城陵磯。水軍偏師挫復振，會師金口。謀攻武昌，公率水師中流直下，盡燬鹽關、漢關、鮑魚套賊舟，令羅攻花園塔，攻洪山。公親策應武昌，漢陽賊宵遁，遂復二郡。文宗大悅，詔公署湖北巡撫，又招督軍解署任。以前已奪官，賞兵部侍郎銜，旋賜黃馬褂。當是時，水軍銳甚，順流而下，大破賊田家鎮。至九江，前鋒薄湖口，攻梅家洲賊壘不下，駛入鄱陽湖，賊斷其後，不得出。於是外江內湖水師隔絕，外江戰船無小艇，賊乘舢艦夜襲營，擲火燒數十艘，水師大潰。公憤欲自剄，羅澤南止之。公上疏請罪，詔旨寬慰。

水師既挫，賊復西上，再陷武漢，擾荆襄，蹂崇通，破義甯。公遣胡文忠督軍回援湖北，塔忠武攻九江，公身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湖有羅公從征江西，復弋陽，拔廣信，克義甯，而塔忠武卒於軍。公復至九江，忠節自義甯上書言：「東南大勢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大局，乃有轉旋之望。請率所部援武昌，取建瓴之勢。此時湖口諸軍但當主守，不宜數數進攻，必俟湖北克復，大軍全注九江，乃可議戰。」公從之。幕府劉蓉諫曰：「公所以賴轉戰者，塔羅兩軍；今塔已亡，諸將可恃，獨羅公。令遠行，脫

有急，誰堪使者？公曰：「吾極知其然。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於此，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天勢可爲，吾雖困猶榮也。」羅軍遂行。郭嵩燾送之曰：「曾公兵單弱，君遠去奈何？」忠節歎曰：「天苟不忘本朝，曾公必不死，諸君無憂。」

五年九月，公補授兵部侍郎，其冬僞翼王石達開由崇陽通城竄入江西，連陷八府一州，湖南音問不通。公困南昌，從衆議，復調羅軍會忠節攻武昌，中砲亡。公弟國華、國葆聞江西急，走湖北，乞師於胡文忠，將五千人行，攻瑞州。湖南巡撫駱文忠乘章亦資公弟國荃兵，援吉安，兄弟皆會行間。公前所遣回援湖北諸軍，久之再克武漢，直下九江。忠、李武八千人軍城東，楊勇懋戰船四百號泊江岸。江甯將軍都興阿馬隊，佐以鮑超步隊，駐小池口，凡數萬人。公自南昌迎勞，望見則大喜，兵勢復振。

是時下游事棘，江南大營陷，督師向榮退守丹陽，卒。朝廷以和春爲欽差大臣，張國梁爲總統，復進攻金陵。賊內亂，僞東王楊秀清，僞北王韋昌輝，俱死。七年二月，公丁父憂回籍，請守制，得假三月治喪。再疏陳情，具言辦事艱難狀。上雅知公拘謹，先開兵部侍郎缺，令守禮廬候旨。

胡文忠既定湖北，進圍九江，破湖口，外內水師復合。拔彭澤，揚颶過安慶，克銅陵泥議，與江南水軍通。於是湘軍水師名天下。林翼以此軍本公建立，請起公統水師。會九江克，石達開自江西竄

浙，浸及福建。上卽家召公，出辦浙江軍務。公至江西，未幾又詔援閩。時僞英王陳玉成再破廬州，李忠武赴援，至三河覆歿。駱公請舍江圖皖，公亦奉旨統籌全局者屢矣。九年正月上奏曰：「就數省軍務而論，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勦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賊勢，勦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賊勢。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啟江、張運蘭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亦分二路，臣與撫臣耆齡任之，臣任北路，耆齡任南路。粵賊勾結撚匪，嘗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戰馬三千匹，募勇三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臣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以備攻勦。」上深然其策。後數月，石達開入湖南，攻永州，圍寶慶，上慮四川且有變，令公防蜀。行至巴河，聞賊竄廣西，上游與事解。胡林翼建議圖皖，與公合謀攻安慶，使公弟國荃督諸軍在前圍之。多隆阿軍桐城，李續軍青草礪，公次宿松，經營江北。而皖南賊陷廣德州，遽入浙，襲破杭州，回竄建平。東壩、溧陽分道救金陵。江南大營再陷，官軍潰，常蘇相繼失。——咸豐十年閏二月也。——左文襄公聞而歎曰：「天意其轉乎！或問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蹇兵罷，萬不足討賊，得此洗蕩，後來者可以措手。』」問：「誰可當之？」胡公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於是天子加公兵部尙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卽命

左公襄辦事軍務未幾，公補授欽差大臣。或言當撤安慶圍，先所急，公曰：「安慶一軍，關係淮南全局，即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以動搖也。」遂南渡江，趨祁門。

時江浙賊氣熾，官紳告急書日十至，援蘇，援滬，援浙，援皖，援鎮江，詔書疊下。公至祁門，未十日，賊陷甯國，又數日，陷徽州。中國方困兵革，而西洋英吉利寇天津，科爾沁王僧格林沁與戰敗績，京師戒嚴，文宗狩熱河，恭親王留守。公請提兵北上，會和議成乃止。

其冬賊大至，東陷婺源，西陷景德鎮，圍攻羊棧嶺，吏士皆有憂色，固請移營江干。公曰：「無故退軍，兵家所忌。」率不從，使人間行檄鮑超、張運蘭來援，身在軍中，意氣自若，以詩古文爲娛，其堅定不搖，率此類也。

文襄至江西，大破賊樂平、浮梁間，公薦其大可用。十一年八月，公弟克安慶，捷未聞而文宗崩，穆宗立，年少，兩宮太后訓政，以公先帝重臣，委任益至。命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朝廷每有軍國大議，咨而後行。國荃既克安慶，益令召募，付以江甯、杭州再陷，公舉文襄，付以浙江事。蘇州之陷，賊迫上海，官紳來乞師，公舉幕僚李文忠、鴻章，付以江蘇事，令至淮募八千人，公爲定營制，選將官，名「四淮軍」。

同治元年，公協辦大學士，當是時，公駐安慶，居中調度。公弟忠襄公國荃，有直搗金陵之師；李文忠公鴻章，有援勦蘇滬之師；楊勇懋載福彭剛直玉麟，有肅清下游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圍攻廬州之師；李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有鮑超進攻甯國之師；張運蘭防勦徽州之師；左文襄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皆受成於公。此外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防江北之師，馮子材守鎮江之師，並奉旨統籌兼顧。軍書旁午，日不暇給。其秋，皖南金陵軍病疫死亡山積，公懼大局決裂，憂甚，請簡親信大臣，分任重責。上不許，且慰勞有加。

洪秀全被圍久，召李秀成、李世賢悉衆來援，號六十萬，圍國荃雨花臺，拒戰四十六日，解去。明年五月，水師克九荻洲，長江肅清。江甯城圍合。十月，李文忠克蘇州。又明年二月，左文襄克杭州。國荃克江甯，天子褒功，加公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穆宗初立，屢詔保薦督撫大員。公奏：「封疆將帥，天子舉錯之；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爲然，凡爲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宜防內重外輕之漸，兼杜樹私植黨之端。」太后稱善。

初，官軍習氣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公練湘軍，謂必萬衆一心，萬人一氣，方可辦賊。又以淮上風氣強悍，宜別立一軍。湘軍利在山徑險阻，馳騁平原非所長。用武十年，氣亦稍衰，故練淮勇以爲繼。

至是東南大定，裁湘軍，進淮軍，而勦捻事起。捻匪者，始於山東，游民相聚，其後河南之光固、安徽之穎毫、江蘇之淮徐，羣盜剽掠，脅從愈衆，有馬數萬，蹂躪數千里。捻首四人曰張總愚、任柱、牛洪、賴文光，皆善戰，勝保、袁甲三不能禦，僧王移師攻討，亦不能大創之。四年四月，公聞王輕騎追賊，步兵弗能從，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將軍。』將密陳於上，止之，而王已敗歿曹州。上聞，立召公引兵赴山東，直東、豫三省綠旗各營地方文武，節制如僧王。公覆陳：『目下情形，萬難迅速。一、楚勇裁撤殆盡，僅存三千，調劉松山及劉銘傳各軍，尙不敷勦辦，當另募徐州勇，期以數月訓練成軍。一、捻匪馬極多，步兵不能當，擬赴古北口購馬，添練馬隊。一、阨賊北竄，全恃黃河天險，擬辦黃河水師，一直隸另籌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宜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徐淮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穎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責臣督辦，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汎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

又奏：『定阨要駐軍，不事馳逐，軍餉器械由水轉運，以江南爲根本，以清江浦爲樞紐，湖淮穎而上者，達於臨淮，湖運河而上者，達於徐州，濟甯安徽以臨滄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甯爲老營，各駐重兵，多儲器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餘圖功效。』又言：『賊已成

流寇，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着着落後；臣謹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專重近勦，不事尾追。』公督師年餘，賊馳突如故，將士皆曰：『不苦戰而苦奔走。』公乃起張秋，抵清江，築長牆，憑運河禦之；未成而賊竄襄鄧間，公移而西，更修沙河賈魯河，開濠置守，分地甫定，賊衝河南汎地復東，時議谷公迂闊，公在軍久，益慎用兵，初立駐兵四鎮之議，次設扼守運黃之策，皆得其要。在臨淮搜除蒙亳匪黨，以絕其根株；在徐州辦結湖團巨案，以杜其勾引。大小數十戰，力遏凶鋒，捻勢實因此而衰。是時言路數劾公，公亦以河防無成，奏請李文忠以江督出駐徐州，與東撫會辦東路；國荃以鄂撫出駐襄陽，與豫撫會辦西路，自駐周家口策應。或又劾公驕妄，公憂讒畏譏，乃請病假數月，繼請開缺，以散員留營效力，另簡大臣接辦軍務；又奏勦捻無功，請將封爵暫行註銷，以明自貶之義。上皆不許。

五年冬，奉旨回兩江總督本任，李文忠代督軍時，牛洪死，張總愚入秦，任柱賴文光入鄂，捻分東西，自是不復合。六年六月，公補授大學士，仍治兩江，任柱賴文光再入河南，竄山東，渡運河，擾登萊青。李文忠建議，集四省兵力，會堵運河，英翰請合兵守膠萊河，圍賊海隅，皆主公防河初議。賊復引而西，越維河入海州，官軍陣斬任柱，再破之壽允瀾河，文光走死揚州，東捻平。詔加公雲騎尉世職，張總愚

後爲劉松山所敗，乘水渡河，竄山西，入直隸，犯保定天津河間。京師戒嚴，劉松山繞出賊前，破之於獻。丁文誠公寶楨入授，駐固安。左文襄駐天津，李文忠駐大名，奕翰李鶴年防河南北岸，賊越運河竄東昌武定，文忠移師德州，時河北漲，官軍扼河困之。公命黃翼升歐陽利見領水師協勦，合諸軍大破捻於花平，張總愚赴水死，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公本謀也。

是年，公授武英殿大學士，秋調補直隸總督。公奏：『直隸最要之政，在練兵飭吏，次則河工，請練萬人，使成勁旅，則畿輔不患空虛。民間疾苦，由於積獄太多，差徭太重，官吏虐民，當盡法懲之。永定滹沱二河爲民患，宜大加疏濬。』皆興辦如言。期年，百廢俱舉。無何，天津民焚法教堂，殺傷教民數十人，天津大擾。公在病假中，奉命查辦，以粵捻初平，宜堅保局，不宜與洋人構衅。於是辦理稍柔，津民大怨。然府議縣抵之說，究賴公力拒之。崇厚懼事決裂，奏公病勢甚重，請另簡重臣來津。時文忠方督軍入陝西，急召令馳赴天津會辦。會江督缺出，仍以公調補，而文忠爲直隸總督。踰月，寧定，公與人書云：『內疚神明，外慙清議，深自引咎而已。』

時目病疏辭兩江，詔曰：『兩江該大臣舊治，其勿辭。第坐鎮其間，諸事自能就理。』公三至江南，百姓聞公來，扶老攜幼，焚香以迎。公之治江南也，尙儒，喜引經決事。後頗採黃老術，以清靜化民。居官

有常度，多謀能斷，應事若流水然。幕府左右竊識之，從容而已。素廉，俸入悉以養士，軍所經用，每慮千萬家無改觀者。用人持重，其汎愛樂士，天性也。諸將羣吏，皆子弟畜之，得類之和，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人才，不可勝數。而李左相繼極用，遂匡國家。以故出入將相，訖二十年，爲盟主，海內縶服。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薨，春秋六十有二。江南士民巷哭，江甯將軍以聞，穆宗皇帝震悼，輟朝三日。進贈太傅，賞銀三千兩治喪，賜祭一壇。諡曰文正，入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勳績宣付史館。

和議初成，公陰有爭雄海上之志，設內軍械所於安慶，仿造輪船。踰年，成小輪一號，試之江，可用。乃使同知容闈往美利堅採辦機器洋鐵，時李鴻章亦自購機器，設局上海，用西法製造鎗礮，中國機器之興，歲益增盛，自此始。後公益奏請派選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期十五年還，仍以容闈往，其遠略如此。

公學究天人，於書無所不讀；治軍行政，務求蹈實。或籌議稍迂，成功轉奇，發端主難，取效甚遠；凡規畫天下事，無不效者，故當時咸稱聖相。文章奏議尤美，有集百餘卷行世。

曾國藩書札類鈔

●學問

與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經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其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詩，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五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能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蹏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

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

子又作十翼訂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布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人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厘，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

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以研究文字爲要務。上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也。

故孔子嘆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憮然發憤，修訂六經，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杰之士，或有識解，撰箸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是道尤多者，文亦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可指數。

夫所謂見道之多少，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助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正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源，可謂

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子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自是有一漢學，一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

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益區區之心，不勝奢望。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贅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

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

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箸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言，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與洪琴西

乖隔聲容，遂更時月，多思少置，想同之也。足下年少而志宏，氣清而行峻，自初相遇時，劉君某雲蓋數數爲我言之，其後相見益熟，而察其所蘄，皆古人所皇皇，而僕日夜自憂不逮者甚矣。足下僕之畏友也！是以別後相望彌劇，听而思焉，宵而慮焉；思足下闕遠之識，道德文章，何施而不成？慮者，慮足下歸處窮鄉，孤學無助，進而無與尉，退而無與敕，有岐而莫之辨，有疑而無書籍可證。足下之爲

學，其不浪費心力，而能油然而上達者，蓋可必不可必之數矣。是以每憶足下，忽不知其相愛而相恤也。

今者，劉君將以明春南歸，再四挽留，屬與足下同居而共學。劉君亦既許之矣。足下可即負笈而從之游。劉君之爲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以義理爲歸，而考之實事，不尙口辨，不馳聲譽，並世輩流，殆罕其匹。今此之歸，將讀書田間，事親從兄，以式家而刑鄉，甚盛情也。稾載書策二三十籠，百家之言，靡所不備。足下即欲博覽周觀，無事他求矣。思之思之，勿疑勿疑。昔石徂徠師事孫泰山，湯文正師事孫夏峯，皆以宏名碩學，宦成之後，退然自居於弟子之列。賢者之意，量度越尋常萬萬也。僕之鄙意，匪惟厚有望於足下，亦將俾劉君收敦學相長之益，區區之忱，惟同志者深鑒之。

答歐陽功甫

春間辱惠書，並詩一首，荷意良厚，而陳義甚高，有非淺鄙所敢當者。然於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也。蓋僕寡昧之資，不自振厲，恆資輔車以自強，故生平於友誼兢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來天下之善，故不足執一律求之。雖偏長薄善，苟其有裨於吾，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其有以讜言諍論，陳於前者，即不必有當於吾，未嘗不深感其意，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衆人泛

然相遇之情也。

昨秋與二陳兄弟相見，辨論之間，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爲實今日豪傑之士所見，雖不盡衷於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學所及；持論雖不必軌於醇，而其所譏切，實足以匡吾之不逮。至於性情氣詣之相感，又別有微契焉。別後獨時時念之，以爲如斯人者，實友朋中之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門戶之見參之也。蓋平日區區所以自勵，而差堪自信者如此。

今觀來書，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適有會於予心焉，故特述此懷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少年而所見及此，其識解有大過人者，故樂舉爲足下告也。凡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鄙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卽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足下慨然病俗學之陋，且知務訓話詞章，以取名者之不足貴；志趣所存，有足尙者。誠於審趨向，循繩尺以求之，所造豈有量哉？秋闈伊邇，計當專意舉業，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於意中，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也。

與劉霞仙

尊惠薯蕷丸，近十日服之，尙無成效。大著游記二首，以義理言，則多精賞；以文字言，終少強勁之氣。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

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不能不離而爲二。

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劄記；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闢奧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致無可怡悅。輒妄思批點，極知無高深之萬一，然各有本師，未敢自諱其家法以從人也。

論文記說，當錄出以污尊冊，然決無百葉之多，得四十葉爲幸耳。李雨蒼雲麟卽去冬上萬言書者，企仰令問，特往趨叩，予以一函爲進謁之資，乞進而裁成之。

與羅少村

足下俊邁之骨，深邃之識，方今四方多虞，計必不能久處囊中。竊以先著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衛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閔，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敍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惕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熟讀此書，而參稽三通兩衍義諸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叨在知愛，輒忘其愚陋，妄貢區區。

與彭雪琴

僕觀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和，此外皆剛直倔強，與世齟齬。是下傲骨嶙峋，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國朝二十四家古文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磊落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鈍翁，以藥平生浮冗之失。兩者共進，所論自當日深易以有成也。

與吳翔岡

前此面論「高明」「平實」二義，張楊園先生嘗言之矣。大抵蒞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遠趨於平實，頗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輒貢區區，以備采擇。

覆葛翠山

溫甫舍弟，雖不幸早世，而得附忠義之林，詔書褒異，上邀封誥，下蔭遺孤，差稱完節。惟家叔病體未復，弟歸哀痛過情，尙望足下設法勸慰，日企平善。庶幾迂方來之福，而釋征人之念。足下至性純厚。

明德之後，定卜遠到。

吾輩讀書，惟「敬」字「恆」字二端，是徹始徹終工夫。去歲揖別時，曾以敬字相勗，今年致芝生書，亦以有恆爲告。蓋鄙人生平欠此二字工夫，至今老而無成，深自悔憾。故凡友人，有下問者，輒以已之所悔爲言，勸人及時自勉。尊府祖德，爲一鄉之望，言坊行表，實克修敬字之全體。足下紹衣發聞，於進德則持之以敬，於修業則貞之以恆。卽時文一事，亦不可稍有間斷。久之自然精進，猶長日加益，而人不覺也。

覆鄭寅階

小兒紀澤頗事看書，不好制藝。吾謂學者於看讀寫作，缺一不可。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咏宜熟，宜專。看者一日知其所亡，讀者一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卽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事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至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均不能敏以圖功。至作文，則所以淪此心之靈樞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泉，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今古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事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張子云：「心有所聞，卽便札記；不思，則還塞。」

之矣。『小兒於每三八課期，敬求先生督令作文，約以五百字爲率；或作制藝，或作賦，或作論，或作經解，札記斷不可一字不作。或逢三作制藝，逢八作賦論經解，亦尙妥善；未有無一字之常課，而可幾於成者也。矚爲族譜，弁言，誼不容辭，惟此時尙未暇也。二姓合修，在閣下本仁至義盡之心，體先世權宜合好之意；稱情起例，未爲不可。惟欲永遠聯稱，如諸葛歐陽之例，則微有不侔；如近世嘉興之陸費湘潭之郭汪差近之耳。』

覆葛澤山

『閣下生平，坐『不敬』、『無恆』二事，行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愧恨。故近於知交門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敬字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爲切當。君之祖與吾之祖，於此三語，皆能體行幾分。僕待人處事，向來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

至於『有恆』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書與讀書，須畫然分爲兩事；前寄寅階先生書，已詳言之矣。看書宜多宜速，不速則不能看畢，是無恆也；讀書宜精宜熟，能熟而不能完，是亦無恆也。足下現閱八家文選，卽須將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歐陽公之文，卽將歐文抄讀幾篇。切不可將看與讀混爲一事，尤不可因看之無味，遂不看完，致蹈無恆之弊。家叔性情，最與家祖相似；家祖晚年，適意事多，家叔

則不滿意之事多，望闕下細心勸慰爲感。

與許油屏

來示「趨時者憐無識之喜，損有道之真。」謹當書紳銘佩。吾齒已老，乃欲俛仰一效桔槔，所謂「未得國能徒失故步」者也。自宜仍守吾拙，不妄說人，以副同志期待之厚。年伯大人，近日愁緒，當已漸解。足下及時養志，正不必汲汲科名。高堂康勝復常，卽求專緘示慶。

覆李申夫

驕氣惰氣等語，却不宜與人說及；宜默察之，而默教之可耳。凡與諸將語，理不宜深，令不宜煩，愈易愈簡愈妙也。不特與諸將爲然，卽吾輩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雜。切身日用得着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覆吳南屏

去歲辱惠書，久未奉報。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稱引并世文家，妄將大名臚于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見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

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并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甯可謂平？至尊緘有曰：『果以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着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悶惜？昔睹醜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富人，畏爲命案所污累，至糜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將來援爲案據，何不捐輸巨資，摘除大名，亦一法也。

見示詩文語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講義後鄙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詞。故僕嘗稱古入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爲之，最多且善，然不應宇宙間乃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樑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瀋。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往歲見寄之書，似尙不逮。今秋惠書，暨復筱岑書之雅深。

國藩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五六首，奉呈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近乃平淺無可驚喜；一則精神耗竭，不克窮探幽險；一則軍中卒卒，少閑適之味，惟希

懸繩而詳究之。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拔，迥越時賢；姚惜抱氏謂詩文宜從聲音證入，嘗有取於大厯及明七子之風。尊兄睥睨姚氏，亦頗欲參用其說否？弟約束文武，略似塾師之待弟子，不至縱弛。去夏惠書箴規二事，研生父子之在敝營，弟相待之意，始終本末，尙不至失之過薄；至卑官失禮一節，甲辰秋有此事，外間以爲口實，至今亦尙親愛，視世之口不言而心啣之者有間。近來儀文彌加檢點，而其意反遜於前，將求一中行之道而從事，又不可以遽幾，蓋嗛然也。

覆吳子序

接惠書，揭君遺書序讀過，清勁爲尊兄本色，所短者乃在聲色之間。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於腴潤。姚惜抱論詩文，每稱當從聲音證入，尊兄或可以此二義參證得失。弟夙昔好揚如韓愈瑰瑋奇崛之文，而近時所作，率傷平直，不稱鄙意，亦緣軍中日接俗務，不克精心營度耳。

與何廉昉

閣下此次次韻大篇，似較上年三疊，尤爲卓絕。「秋長消人四發端」句，何減「後有千年自此開」也？「愈唱愈高，幾欲去天三尺」，其謂是乎？

承訶及欲購書目，鄙人嘗以爲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源之水，不過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晉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五子暨韓非管晏淮南呂覽等十餘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贗作也，皆剽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不特太平御覽藝文類聚等爲類書，卽三通亦類書也，小學近思錄衍義衍義補亦類書也。故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嘗以古人自爲之書，有源之川流，另行編列，別向而定一尊，其分門別類，雜纂古人成書，別爲一編，以消除靡蕪，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敝處現無多書，江西如有殿板初印十三經廿四史，無論或全部，或零種，均乞代買，非初印者，則不必買。此外嘉道以來所刻諸影宋本書，亦祈鑒覺，不惜重價，瑣瀆清神，不安之至！

覆張廉卿

前敵各軍，久應進兵。前以浙警，繼以兩圍，未得遽赴。頃於分信安慶桐城兩路，猶未能直薄城下。地大人衆，都未能應弦赴節。讀承示所稱「先事熟籌，乘機迅發」云云，爲之愧赧。

援鶉堂筆記物閱一二卷，殊不愜意。凡讀書筆記，貴於得間。戴東原謂閱百詩善看書，以其能蹈

敢苟同，以亂古人之真，而斲方寸之知。若專校異同，某字某本作某，則謂之考異，謂之校對，不得與精覈大義參稽疑誤者同日而語。今觀援鶴堂所記幽通元二賦，多云「何云某字後漢書作某」，是義門校對之字，而蓋塢鈔謄之也。聞觀它卷，亦多謄義門語而已，無所質正於其間。當時批寫書目，本不以爲審述之事，後人概以編入筆記之內，殆非蓋塢及惜抱之意。若得有識君子，披沙揀金，非無可采，然非大爲淘汰，恐無益耳。

尊作古文，著句俱有筋骨，日進無疆，至爲欣慰！輒就鄙見，評隲一二，以資考證。僕近亦作得文數首，都不稱意，年老目眇，但思多讀古書，以補昔日之闕。人事紛紜，不得如意，茲可慰耳！

與李中夫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讓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將此二字知得透，辨得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

人之生也直，與武員相交接，尤貴乎直。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以誠字爲之本，以勤字慎字爲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願與足下共勉之。

覆李雨亭

接惠函，得悉尊體，尙未痊愈，至以爲念。凡沈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三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卽夢魂亦甚不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願閣下於藥物調養之外，更將此兩法體驗一番，久之必有小效。僕精力日憊，權位日崇，隕越之虞，深爲可慮！但以「勤勞」二字自勵，冀稍補於鈍拙。寄雲同年擬請其來此一行，不知渠尙願北上否？

覆夏弼甫

頃接惠書，并送到大箸，具見研精就道，學有本原。軍中稍暇，不及悉心紬繹，但繙閱一二檀弓辨誣發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與閣氏古文尙書疏證同爲不刊之典。轉注說與鄙人所見，不甚符合。而述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則國藩生平之宗旨治軍之微尙，有如桴鼓之相應。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入手，而不意閣下尙論大賢，亦以艱苦二字發其微也。

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事之細，然後本末兼賅，源流畢貫。雖極之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

足下講學有年，多士矜式。如能惠然肯來，啓牖愚蒙，實所忻望。婺源大賢故里，有江汪諸儒之遺風；又得足下薰陶教育，想復英彥朋興。所有經義，既經采訪詳確，造成冊結，卽照蘇常之例，一體辦理。並請攜二三學者，同來敝處，卽入忠義局，月致修金，分任採訪，不勝跂望！

覆許仙屏

接奉惠書，久未裁復，又辱手簡，伏審纂著日精，至以爲慰。此間軍事，自徽甯失後，局勢過促；地小無舞袖之方，夢中無伸足之處。十一日普軍敗挫，建東都鄱浮彭六邑同失，祁門老營孤懸被困。幸左鮑將黃逆一股擊退，方慶更生，而僞侍王李世賢一股，又陷樂平景鎮，斷我後路，塞我糧源。現以左鮑兩軍夾擊景鎮，而老營抽兵力攻徽州。若二者能一處得手，庶米糧可通，不使二萬軍士盡陷重險之中。福建股匪深入腹地，本擬檄鮑公由省城援勦，因景鎮之變，不能不先援老營。聞樟樹已失，不知瑞

臨得保無恙否。珂鄉罹水火久矣。劫數猶未滿耶？

來示詢及古文之法，僕本無所解。近更荒淺，不復厝意。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併儻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國藩以爲欲著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仿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砭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欲謀篇之古，則萃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僕學無師承，冥行臆斷，所辛苦而僅得之者，如是而已。自頃羣賊逼處，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偶一展卷，都無意緒，不足御敵。人勉惜分陰，以光絕業，瞻企不盡！

覆胡宮保

接惠書，知玉體稍痊，夜能成寐，此最好消息。慶慰無已。觀所致希庵送亭信，切當事理。賊非必果不可破，而專機往往差錯。如鮑公由下隅坂至鄱陽，不滿二百里，而乃坐船赴湖口，迂繞三四百里，遂令祁景軍心震恐，乞公爲我催之。

侍近惡聞高言深論，但好庸言庸行，雖以作梅之樸實，亦嫌其立論失之高深。其論公之病，侍亦慮其過於幽渺，願公從庸處淺處着想。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吾輩且當不逆死不億不起，以爲養生之法，不逆敗不億不叛，以爲行軍之法。公爲莞爾否耶？

覆鄧寅階

斯文精萃亦係古文中最善之本，尙不如文選之盡善。文選縱不能全讀，其中詩數本，則須全卷熟讀，不可刪減一字，餘文亦以多讀爲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卽已不待他求，此外各文，則并無難成誦者也。

復陳右銘太守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虛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類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祇速謗

耳！

大箸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衝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以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

國藩粗識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旣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難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士

壤磽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復陳舫仙廉訪

閣下受無妄之災，中丞驟及苦衷，許爲光復故物。令弟稟案亦昭雪。貴州之行，當可免於遠涉，深以爲慰。惟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今來函稱「外感內傷，同時舉發」，竊恐心境不能開廣，俗見不能擺脫，非豪傑達觀之道，亦非孝子愛身之術。望以此事爲第一義，而以防務置諸第二。但使九月霜降以前，冰橋未結之先，交卸防務，必無他虞。何以鬱鬱縈慮，使心先病而身受其咎乎？

復周縵雲侍御

江南人文淵藪，夙多樸學之士；亂離以後，流風遂沫。自尊經鍾山兩開講堂，始有絃歌之聲；今又復啓惜陰精舍專試經古，賢者振興而教育之，自可月異而歲不同。唐時試士，分別大中小經，任人占習一經，或二三經，卽史記前後漢三國志說文等書，或專科試之，或兼試之。是以唐時得士最盛。鄙意惜陰諸生，亦可令其占習專經，又於經外擇史漢三國通鑑說文文選等書，令以治經之法治之，每人

專習一書。似於前世試士，及於我朝房官分經之例，均相符合，而於惜陰立法之本意，亦不相違。

閣下聞與小淵兄，謀士固極精勤，自課尤不少懈。鄙人志業荒淺，而所處之位，所值之時，與有提倡之責，特進芻蕘，以備采擇。方今盜賊縱橫，竭天下謀臣武夫之力，以與無賴之寇爭勝負，而迄未有定；及其既定，則又盡強弩之末，而拊背者，方且持短長以尋干戈，有不堪設想之處。此則求三年之艾，又不僅在八比八韻之中，樹十年之木，要不出於九經廿三史之外耳。國藩勦捻，經年略無成效，羣捻股分而勢合併，力竄擾淮徐，百計求渡運河以東。我軍亦注重齊蘇，力遏東渡，總因馬隊太少，賊騎過多，愈擊愈悍，日集日衆。窮民圩破，從之如歸，久成流寇之症，爲患方長。鄙人精力日頹，恐不足了此一段中夜以思，焦灼何極！

復汪維村孝廉

遠前奉兼轄浙江之命，自惟名太盛，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不欲濫量以速官謗，已恭疏辭謝矣。猥蒙見贊，悚惕曷任？

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董江都春秋斷獄，胡定經義治事，皆不尚詞華，淺儒謂案牘之文爲不古，見有登諸集者，輒鄙俗視之，不知經傳固多簡牘之文。近人會稽章氏嘗謂：『古無私

門著述，六經皆官守之書；官先其職而後書，師弟子傳之以爲學業。論者違之。左傳於叔魚鬻獄，仲幾受牒，漢書如楊惲、戴長樂之辭，宣中成之爭，皆今世例案。本文不特張江陵、王陽明也。卽以張王二公而論，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籌邊論事，諸牘陽明精於性理，而其不刊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今足下拳拳於益陽，胡公蒐輯遺文，誼古情深，甚盛甚盛。惟胡公近箸批牘，感人最深，尺牘次之，奏疏又次之。若刻其遺文批牘，自可貽則方來，何得擯之不登？若欲改選言爲紀，此法頗佳。然昔賢作表之義，在於省文辭而存事實，作譜之道，在於蒐幽遠而討佚亡。顧閣年譜之可貴者，亦以二先生事蹟不顯，賴旁搜遺集相證之耳。今胡公開見既近，勳施爛然，幾於走卒皆知日月若揭，似不必更爲年譜，求顯反晦。細檢檔案考覈，往還諸人筆劄，排比成書，亦殊不易。聞貴同年朱君榮實熟於著書體例，或邀之入省，與閣下商榷編輯，刻日成書，亦不過於矜慎也。

覆吳南屏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并大箸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傳說程日新傳屠

禹甸序之類若翺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覽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遺之，故篇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

與歐陽後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詢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撫約論禘祭書、贈撫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負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第獨抉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并薄之也。淺鄙之見，惟希裁正。

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竊，翫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研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欣企何窮？

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籬，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賈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厯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不得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引古樂，終不能研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亦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以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

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器此器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變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繁朱彥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玷」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宮庭淺狹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案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犁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婚祭喪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繁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箸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卽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倘亦淑世者所有事乎？

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而與之並而志願頓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

措詞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譴勸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若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而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關下既自度。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冗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真當努力，光陰邁往，悔

其可追？

致陳舫仙

閣下此時所處，極人世艱苦之境；然文人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亦君子居易中之一端。易需二爻處險之道，曰衍，晉二爻處險之道，曰裕，衍與裕，皆訓寬也。閣下宜以寬字自養，能勉宅其心於寬泰之域，俾身體不就孱弱，志氣不至摧頽，而後從容以求出險之方。

近來成新疆者，大約皆在甘肅，不知甘省停留尙有幾員？部中催令出關者，不知各案寬嚴何如？令弟續查之件，不至獲戾否？糸念殊深，便中示及。

與李眉生

申夫在鄂，鬻吏樂其擺脫官場習氣，同僚亦敬其清操；到湘後，譽望更勝於鄂，固早知其必能如此。但不知果能勤理公牘，絲絲入扣否？東捻之平，省三實著奇功，而賞未愜意。李帥或不能無介介，乃頃接渠書，夷然不以爲懷，胸次廣博，亦近日之進境也。

尊病雖深，斷非竟不能痊者；治之不可服藥過多，靜坐調息，所謂內功外功者，試行一二，徐當有效。閣下向好爲詩，詩中有一種閒適之境，專從胸襟着工夫，讀之但覺天機與百物，相弄相玩，天宇奇

寬，日月奇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閒中之真樂。白香山之閒適古調，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曲寫出。僕自問胸次洗滌，不甚後於古人，而束縛塵埃，曾不得宴處觀物，作爲詩章，一寫吾心之所謂浩然者。私居深念，常用不怡！閣下襟度豁朗，度越流輩；及此謝病閉關之時，正好習靜尋樂，以爲進德之方，卽是長生之訣。異日或健或否，皆將受用無窮。若偶作詩篇，抒寫胸臆，則更補鄙人之闕憾矣！

覆郭筠仙中丞

前得惠書，猥以老年抱孫見賀，稍稽裁答。頃舍沅弟鈔寄尊函，痛陳自宋以來，言路之蔽，讀之乃正搔着癢處。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條列時政，臺諫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君子等篇，譏之特甚，咎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尊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氏之說，尤爲深美。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滿，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

與朱仲我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爲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

考焯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贅，則竊以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履般首則虛用矣；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栢有鳥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字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曩嘗譏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祇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指，以爲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犛部，麤部，畫部，眉部，犴部，筋部，理部，猷部，鰲部，重部，老部，履部，蒙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子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文，而可知履屨等字

之意，從履而來；彙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彙彙等字之意，從彙而來；寤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寤而來。推之彛、夔、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

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歛，從欠倉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歛，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醱、釀、醴、醇、醖等字，增曰「從酒省，昱聲，從酒省，巛聲，昔聲，聲，離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奉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間語朋輩，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因來函陳義，願堅，輒復責其所未，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與李眉生

申夫新刻之聽訓齋語，與吳漕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亦並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閣下重聽之志，已全愈否？如尙未愈，除酌服補劑外，似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靜攝。昔年

會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命億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祛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并以奉勗。

覆李眉生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話等門，囑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祕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門閨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

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蓋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幃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從，如「苟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據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淵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挂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

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祇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龐」，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脆，牛百葉也。或作毗，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脆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意。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

宿怨，「是留取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

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詁。昔郭景純註爾雅，近世王伯申著經傳釋詞於衆所易曉者，皆喜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而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楛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侯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卽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羣幣」，一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一則展訓爲錄。旅葵「一時庸展親」，一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鍾展樂器」，一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

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一四牡孔阜，一爾毅既阜，一火烈具阜，一阜成兆民，一其用阜字，均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一牂羊墳首，一司烜之一共墳燭，一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即謂之異話也。亦可。

閣下現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即就通鑑異話之學，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即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澈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覆穎州府夏教授書

昨奉手書，備荷心注並惠寄大箸四函，羽書偶暇，時一維誦。尊意在於宗紫陽救時弊，不沈溺於功利，不汜濫於記問，不參錯於二氏。於此道中，切實折衷，直欲造古人第一等地位，敬服無量。承示黃南雷孫蘇門顧亭林李盤匡諸先生學稍偏而毛紀河間阮儀徵戴東垣程棉莊諸君放言高

論集矢洛閩陸清獻謂明季學術足以致寇。實非苛論。云云。具見日弓月矢，衛道苦心，閩洛干城，老當益壯。

漢書申公云：『爲政不在多言。』爲學亦然。孔孟之道，至宋大明，然諸儒互有異同，不能屏絕門戶之見。朱子五十九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遂成冰炭。詆陸子爲頓悟，陸子亦詆朱子爲支離。其實無極矛盾，在字句毫釐之間，可以勿辨。兩先無全書具在，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原。陸子主尊德性，何嘗不實徵踐履。姚江宗陸，當湖宗朱，而當湖排擊姚江，不遺餘力。凡潯陽景逸、梨洲、蘇門諸先生，近姚江者，皆徧撫其疵病，無完肌。獨心折於湯睢州、睢州，嘗稱姚江致良知，猶孟子道性善，苦心闢世，正學始明。特其門徒龍巖狂談，艮齋邪說，沈洋放肆，殃及師門。而羅近溪、周海門踵之。然孔門有子夏，子夏之後，田子方，子方之後，莊周，說近荒唐。此不足以病子夏。况莊子外篇多後人僞託，內篇文字，看似放蕩無拘檢，細察內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錢珩石給諫曰：『堯舜巢許，皆治亂之聖人。有堯舜而後能養天下之欲，有巢許而後能息天下之求。』誠至論也。姚江門人，勳業如徐文貞、李襄敏、魏莊靖、郭青螺諸公，風節如陳明水、舒文節、劉晴川、趙忠毅、周恭節、鄒忠介諸公，清修如鄧文潔、張陽和、楊復所、鄧潛谷、萬思默諸公，皆由一致良知。三字成德發名者。睢州致書稼書，亦微規攻擊姚江之過。

而於上孫徵君鍾元先生書及墓誌銘，則中心悅服於姚江者至矣。蓋蘇門學姚江，睢州又學蘇門者也。當湖學派極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蘇門則慎獨爲功，睢州接其傳，二曲則反身爲學，鄆縣存其錄，皆有合於尼山贊易損益之指。

明儒之不善學姚江而禍人者，莫如以「懲忿窒欲爲下乘」以「改過遷善爲安萌」二語人之放心，豈有底止乎？乾嘉間經學昌熾，千載一時，阮儀徵、王高郵、錢嘉定、朱大興諸公倡於上，戴東原、程瑤田、段玉裁、焦理堂十餘公和於下，羣賢輻輳，經明行修。國藩嘗謂性命之學，五子爲宗，經濟之學，諸史咸備，而淵源全在六經。李斯一炬，學者不復視六經之全。至秦漢之際，又厲禁挾書，舉世溺於功利，抱經諸儒視爲性命，身與存燬，非信道之篤不能。天下相尚以僞久矣。陳建之學，郝通辦、阿私執政，張烈之王學，質疑附和，大儒反不如東原。玉裁輩卓然自立，不失爲儒林傳中人物。惟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排斥先賢，獨伸己學，誠不可以不辨。姚惜抱嘗論毛大可、李剛主、戴東原、程棉莊、李皆詆毀程朱，身滅嗣絕，持論似又太過。無程朱之文章道德，騰其口舌，欲與爭名，誠學者大病。若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糾正羽翼傳注，當亦程朱所心許。若西河駁斥謾罵，則直說經中洪水猛獸矣。國藩一宗宋儒，不廢一學，足下著作等身，性命道德與政事幹濟相輔而成，名山蕙初，歲寒共勉，無謙言一

草茅咕暉」也。

答劉孟容書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稿木之無情，亦不愆置若此。惟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鑑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

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正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育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網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進，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

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等差，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卒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賈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與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鳴鴉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負之，絲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因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舉吾好惡以旣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

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

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實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當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適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禁，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皆嘗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諸君子後，輿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

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作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閤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與王叶庭

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雲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復陳虎臣書

閣下閒居杜門，應酬稀簡，時從竹如先生考道問業，想兄切磋之樂。竹翁恪守程朱，因閣下好靜，而豫防其流弊，特論自爲精當。尊意以生平得力於「靜」之一字，以爲非此無以爲窮理之本，不可懲陽明之偏，而因噎廢食，亦係甘苦有得之言。日濂溪揭「主靜」之旨，程朱亦常以靜字垂教。苟其遺棄倫物，而於靜中別求所謂端倪者，或未免誤入歧途；若習靜以涵養此心，則卽大學所云「定靜安慮」者，又何歧趨之有？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

守不失。此數語者，謂之定靜也可，謂之居敬也可。蓋不善言靜，恐入坐照之門；善言靜，猶是存養之道。言豈一端，夫各有所當也。聖賢之言德行，者名類甚多，苟以一兩字，切己反求，皆有終身可行之益。但末流之弊，不可不防。故虞廷教胥及皋陶九德，皆各有反之字，以矯其偏，而成其善。閣下自守所長，而兼采竹翁之言，臆加惕勵，則釋回憎美，所謂惡難限量矣！

國藩量移畿甸，已及周期。地瘠民貧，無可設施。實以自夏徂冬，終年亢旱，千里嗷嗷，拯救無術。署內醫藥相尋，殊少佳趣。幸二小兒於元旦舉一子，少幼懽。年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之上，又復加光，而著字仍如隔霧。衰年無意學殖，而披閱文牘，均未空心，久處劇任，殊以不能舉職爲愧！

與諸弟

觀四弟來信甚詳，其發奮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拔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遠，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一民胞物與之量，有一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稷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肌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蓋人不讀書則已，亦徒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宮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已身切要之事，明矣。

其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學也。

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齋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

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隨時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

及鈔；十一月有摺差，准鈔幾葉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瑟憫，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寶蘭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

與諸弟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怨，甚爲切當。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却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信，疑弟輩粗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我，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

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對夫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幾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至於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與九弟而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出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面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庵師及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可爲師者，然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

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講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

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每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學廡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筆絕妙古文，排纂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侃強不矜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可爲之矣。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極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一闊然尙網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藥石之言。信中又有一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處子於君親，但當稱揚贊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諭親於道，不可疵義細節。兄從前常犯此大惡，但尙是腹誦，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陽牧雲并九弟言及之，以後願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親前磕頭，并代我磕頭請罪。

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縈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葉。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會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

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鶩；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据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書，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据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据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

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質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汚，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自思念，天旣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粗識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哲矣。

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毋忽毋忽。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卽子夏「賢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辯駁見長耳。

與澄叔季弟

五月底連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衡慮，鬱極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

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

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

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兄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之夏布，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無論貧富男婦，人人依以爲業，此并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兄國藩手草。

與諸弟

昨廿七日接信，快暢之至，以信多而處處詳明也。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後。從此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志有恆，乃有成。耳。余於詩亦有工夫，但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

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門生，爲本省學政，託以兩孫，當面拜爲門生，後其兩孫歲考臨場大病，科考丁艱，竟不入學。數年後兩孫乃皆入學，其長者仍得兩榜。此可見早遲之際，時刻皆有前定；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

與諸弟

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友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外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

沒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詩古，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囂囂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

與諸弟

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憂，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遵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我料理，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文幾首，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弟或能爲科名中人，或能爲學問中人，其爲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歡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遲，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進，身分愈高，而等閒之舉人進士，又

不足論矣。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荆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有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可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况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

與諸弟

送王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此極虛心，余得信甚喜。若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一日千里？茲另紙寫明寄回。家塾讀書，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省城如陳堯農、羅繼山皆可爲明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二年，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如今我雖欲再言，堂上大人亦必不肯聽，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里閱無師無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則我之所期。

於諸弟者也。昔婺源汪雙池先生，一貧如洗；三十以前，在鑿上爲人傭工畫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爲本朝有數名儒。彼何嘗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余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總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

與沅弟

沅弟買得方姚集，近已閱否？體氣多病，得名人文集，靜心讀之，亦自足以養病。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已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否則歷久忘其爲已閱未閱矣。

諭紀澤子

接爾安稟，字畫略長進；近日看漢書，余生平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爾能看漢書，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後能識其段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詞章之學，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爾於小學古文兩者，皆未曾入門，則漢書中不能識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學，須先看段氏說文經籍纂詁二書；王懷祖先生有讀書雜誌，中於漢書之訓詁，極爲精博。爲魏晉以來，釋漢書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班孟堅

最好文章，故於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司馬遷楊雄劉向匡衡谷永諸傳，皆全錄其著作；卽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趙充國屯田之奏，韋元成議禮之疏，以及禹貢之章，陳湯之奏獄，皆以好文之故，悉載鉅篇。如賈生之文，旣著於本傳，復載於陳涉傳食貨志等篇；子雲之文，旣著於本傳，復載於匈奴傳王貢傳等篇。極之充國贊酒箴，亦皆錄入各傳。蓋孟堅於典雅瓌瑋之文，無一字不甄采。爾將十二帝紀閱畢後，且先讀列傳；凡文之爲昭明暨姚氏所選者，則細心讀之。卽不爲二家所選，則另行標識之。若小學古文二端，略得徑塗，其於讀漢書之道，思過半矣。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卽是，輿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卽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卽日習於傲矣。書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稱「驕奢淫佚，寵祿過也」。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

與弟

人生適意之時，不可多得。弟現在上下交譽，軍民咸服，頗稱適意；不可錯過時會，當盡心竭力，做成一個局面。聖門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徹始徹終，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於敬字

無工夫，是以五十而無所成；至於恕字，在京時亦曾講求及之。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近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

弟於恕字頗有工夫，天資勝於阿兄一籌；至於敬字，則亦未嘗用力。宜從此日致其功，於論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強行之；臨之以莊，則下自加敬。習慣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場話說，四十五十而無聞也。

諭紀鴻子

家中人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惜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

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

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諭紀澤子

余此次出門，略載日記，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聞林文忠家書，卽係如此辦法。爾在省僅至丁左兩家，餘不輕出，足慰遠懷。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經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彌不肯爲矣。

至於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

諭紀澤子

八月一日，劉會撰來營，接爾第二號信，并薛曉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爲慰。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爲精當。爾現讀離騷，卽如離騷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爾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

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稍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

諭紀澤子

十九日會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并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闈，考具皆齊矣。此時計已出闈還家。余於初八日至河口，本擬由鉛山入闈，進擣崇安，已拜疏矣。光澤之賊，竄擾江西，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即在安仁屯踞。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十五日余亦回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闈也。

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

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煨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人籟，湊拍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塗，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尙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鈔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闈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聘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諭。

諭紀澤子

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內附隸字一冊；廿四日接澄叔信，內附爾臨元教碑一册。王五及各長夫來，具述家中瑣事甚詳。爾信內言讀詩經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釋謂爲勤，尚不數見。釋言爲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語，而不復顯文氣之不安。如伐木爲文王，與友人入山，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疑，螽斯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淫奔者，亦未必是。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朱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爲辨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爲本朝之冠，皆自劄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

爾問「時藝可否暫置，抑或它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具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憾別等賦示爾矣。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錄、律賦，則有本朝之吳淩、入廩、耕石、陳秋舫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意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爾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

諭紀澤子

二十五日寄一信，言讀詩經注疏之法。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接爾十一日安稟，具悉一切。爾看天文，認得恆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內恆星圖最爲明晰，曾緝閱否？國朝大儒於天文歷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卜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是也。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心盡，旣肯寬心，此事可借此書與之閱看。五禮通考內有之，皇清經解內亦有之。若爾與心壺二人，能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

以補余之闕憾矣！

諭紀澤子

日來接爾兩稟，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殊難領會，爾可暫緩，即公穀亦可緩看。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遍，一則含英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

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爲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

諭紀澤子

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而無稟來營，何也？少庚訃信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刻？或請人幫寫？非謂爾且自惜精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等差，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近想已歸家度歲。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象較之往年迥不相同；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深抱悔憾。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懽；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

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

余前有信教爾學作賦，爾復稟並未提及；又有信言「涵養」二字，爾復稟亦未之及。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爾宜一一稟復。余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尚書，諡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尚書，諡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余自憾學問無成，有媿王又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申氏，則夢寐之間，未嘗須臾忘也。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家中無之；伯申氏所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皇清經解內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

諭紀澤子

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得知一切。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慰！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尙當加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却間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

家合爲一鑑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楊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篇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今爾此信言業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卽一讀看下去不爲或作或輟亦是好事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三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

爾思來營省觀甚好余亦思爾來一見昏期既定五月廿六日三四月間自不能來或七月進省鄉試八月底來營省觀亦可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沉甫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贈伍崧生之君臣畫像乃俗本不可爲典要奏摺

稿當鈔一日錄付歸。餘詳諸叔信中。

諭紀澤子

廿二日接爾稟並書譜敘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諸公，皆極贊美。云爾「鈎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鍼，動合自然。」余謂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徐季海之沈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爾欲學書，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黃蘇近於南派，米蔡進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為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

諭紀澤子

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

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本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中所考訂之書，曰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楊子曰楚詞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箸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也。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劄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媿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箸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

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闈

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
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
窺數君子之門徑；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之當面問答，更易長進也。

諭紀澤子

爾作時文宜先講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卽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閎儒，則知文人不
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爾去年鄉試之文，太無詞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卽將所分之類，開列目錄，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爲大綱，則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王道類」爲大綱，則井田、學校爲子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卽學問之捷徑也。此諭。

諭紀澤子

接二十九三十號兩稟，得悉書經注疏看商書已畢。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朝儒者，如閣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古文尙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蓋秦燔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習，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尙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亦不傳於世。至東晉梅賾始獻古文尙書，并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卽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爲僞，至閣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僞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王西莊孫淵如江長庭三家皆詳言之。——皇清經解中有江書不足載。——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却宜求簡明白。

接爾七月十三廿七日兩稟并賦一篇，尚有氣勢，茲批出發還。『凡作文，末數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潤。』此先大夫竹亭公常以教余與諸叔父者，爾謹記之，無忘祖訓。

爾問各條，分列示知。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爲最古，其末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雲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階。』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籌。』荊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余之『敢告馬走』，卽此類也。走，猶僕也。朱子作敬箴曰：『敢告靈台。』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凡箴以官箴爲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

爾問看注疏之法。『書經文義奧衍，注疏勉強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國朝如王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江良庭——聲——皆注尙書，顧亭林——炎武——惠定——宇——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述聞，爾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爲最善，詩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駁，爾旣已看動數經，卽須立志全看一過，以期作事有恆，不可半途。

而廢。

爾問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如「フ」フ「」之類，必須換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撇向外耳。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可以類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換筆則向左矣。舉一反三，爾自悟取可也。

諭紀澤子

昔吾祖星崗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爲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連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略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興旺，亦不久長。至要至要！爾所論看文選之法，不爲無見。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

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尤不明故訓。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卽以爾稟中所論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嚼若君平」，以一「嚼」一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嚼」字該括君平之道德。此雖不盡關乎訓詁，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萇宏之血，烏生杜宇之魂」，「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爾看文選能從此二者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

諭紀澤子

十六日接爾初二日稟，并賦二篇。近日大有長進，慰甚。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故吾前示爾書，專以一重字救爾之短，一圓字望爾之成也。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

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

駟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晁錯匡衡

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方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

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憂憂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

句不圓。爾於古人之文，若能從江鮑徐庾四人之圓，步步上溯，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則無不可讀

之古文矣。——即無不可通之經史矣。爾其勉之！余於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達之腕下，每

歉然不怡耳！

江浙賊勢大亂，江西不久亦當震動，兩湖亦難安枕。余寸心坦坦蕩蕩，毫無疑怖。爾稟告爾母，儘

可放心。人誰不死？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家中暫不必添起雜屋，總以安靜不動為妙。

諭紀澤子

爾問「一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為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

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

精處在行氣，其麤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為第一，楊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

本之天授；至於人學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

爾問一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是殊不然。如昌黎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卽盧夫人之銘，左擊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崛強。爾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爾所作雪賦，詞意頗古雅，惟氣勢不暢，對仗不工。兩漢不尙對仗，潘陸則對矣。江鮑庾徐則工對矣。爾宜從對仗上用工夫。此囑！

與澄弟

臘底由九弟處寄到弟信，具悉一切。弟於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卽使一一切當，已爲天道所不許。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弟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戒。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弟若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醫藥）（不信地仙）——又謹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

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

諭紀澤子

前接來稟，知爾鈔說文、閱通鑑，均尙有恆。能耐久坐，至以爲慰！去年在營，余教以看讀寫作，四者闕一不可。爾能閱通鑑、算看字工夫，鈔說文、算讀字工夫，尙能臨帖否？或臨書譜，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以藥爾柔弱之體，此寫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爾去年曾將文選中零字碎錦，分類纂鈔，以爲屬文之材料，今尙照常摘鈔否？已卒業否？或分類鈔文選之詞藻，或分類鈔說文之訓詁，爾生平作文太少，卽以此代作字工夫，亦不可少者也。

爾十餘歲至二十歲，虛度光陰，及今將「看讀寫作」四字逐日無間，尙可有成。爾語言太快，舉止太輕，近能力行「遲重」二字，以改救否？此間軍事平安，援賊於十九廿廿一日撲安慶後濠，均經擊退；廿二日自己刻起至五更止，猛撲十一次，亦竭力擊退。從此當可化險爲夷，安慶可望克復矣。

諭紀澤子

接爾八月十四日稟，并日課一單，分類目錄一紙，日課單批明發還，目錄分類，非一言可盡。大抵有一種學問，卽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卽有一人摘鈔之法。若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爲分類

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命之以名。書所稱「大禹主名山川，禮所稱「黃帝正名百物」是也。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車弓矢俎豆鐘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必先有器而後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禮樂兵刑賞罰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經綸天下，或先有事而後有字，或先有字而後有事，故又必知萬事之本，而後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後有文詞。爾雅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鳥獸蟲魚物之屬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釋詁釋訓釋言文詞之屬也。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焉：曰虛事，曰實事。虛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子史精華等書是也。爾所呈之目錄，亦是鈔摘實事之象，而不知子史精華中目錄之精，當余在京藏子史精華，溫叔於廿八年帶回，想尙在白玉堂，爾可取出核對，將子目略爲減少。後世人事日多，史冊日繁，摘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爾即可照此鈔去，但期與子史精華規模相仿，卽爲善本。其末附古語鄙語，雖未必無用，而不如徑摘鈔說文訓詁，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余亦思仿爾雅

之例，鈔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慮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端，爾將來繼成之可耳。

余身體尙好，惟瘡久不愈。沅叔已拔營赴廬江，無爲州一切平安。胡宮保仙逝，是東南大不幸事，可傷之至！

諭紀澤子

爾詩一首，閱過發回；爾詩筆遠勝於文筆，以後宜常常爲之。余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分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與爾曹相和答。——仿蘇氏父子之例。——爾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駿，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余所選十八家詩，凡十厚冊，在家中，此次可交來丁帶至營中。

爾要讀古詩，漢魏六朝取余所選曹沅陶謝鮑六家，專心讀之，必與爾性質相近。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爾之質性雖與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將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實亦經外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

諭紀澤子

連接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爾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富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畜養，日見其元而不覺耳。爾之短處，在言語欠鈍訥，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崢嶸。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

爾前作詩，差有端緒，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曾涉獵及之否？

此間軍事，近日極得手。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沅叔連克巢縣和州含山三城，暨銅城關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滿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魯港一隘。現仍穩慎圖之，不敢驕矜。

諭紀澤子

爾近來寫字，總欠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當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琊碑元祿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則

字質太薄，卽體質亦因之更輕矣。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卽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卽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爾於「厚重」二字，須立志變改；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卽丹也。此囑。

諭紀澤子

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箸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爾於小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說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鈔則不能記，不摹仿則不慣用。自宋以後能文章者，不通小學；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此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能克卒業；至今用爲疾憾。爾之天分，長於看書，短於作文，此道太短，則於古書之用意行氣，必不能看得

譚當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專肆力於文選手鈔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筆稍有長進，則以後詰經讀史，事事易於著手矣。

與沅季弟

沅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措意；而言及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此豈自今日始哉？蓋從古以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

諭紀澤子

接爾二十日廿六日兩稟，具悉五宅平安。和張邑侯詩，音節近古，可慰可慰。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眺一種冲淡之味和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爾旣無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

書時時暇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第宜束身圭璧，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韻蕭灑則可，法楷隸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耳。

諭紀澤子

此間軍事金陵日就平穩，不久當可解圍。沅叔另有二信，余不贅告。鮑軍日內甚為危急，賊於灣沚渡過河西，梗塞靈營糧路。靈軍當士卒大病之後，布置散漫，衆心頗怨，深以為慮。鮑若不支，則張凱章困於甯國郡城之內，亦極可危。如天之福，甯國亦如金陵之轉危為安，則大幸也。

爾從事小學說文，行之不倦，極慰極慰！小學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為宗；古書為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為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郝蘭皋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為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乃為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東原段茂堂王懷祖孔巽軒江晉三

之。諸作亦可參觀。爾欲於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

余近日心緒極亂，心血極虧；其慌忙無措之象，有似咸豐八年春在家之時，而憂灼過之。甚思爾兄弟來此一見，不知爾何日可來營省視？仰觀天時，默察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遽決裂，余能速死，而不爲萬世所痛罵，則幸矣！

諭紀澤子

爾詩胎息近古，用字亦皆的當；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韋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若春霆；即其他凡慕志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自韓公而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鏡和詩雅潔清潤，實爲吾鄉罕見之作，但亦少奇矯之致。凡詩又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恆蹊。爾前信讀馬汧督誄，謂以「沈鬱似史記」一極是極是！余往年亦篤好斯篇，爾若於斯篇及燕城賦、哀江南賦、七辨、祭張署文等篇，吟翫不已，則聲情自茂，文思汨汨矣。

此間軍事危迫異常，九洑洲之賊，紛竄江北。巢縣和州含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憂灼，智盡能索；一息尙存，憂勞不懈，它非所知耳！

諭紀澤子

韓公五言詩，本難領會。爾且先於怪奇可駭處，談諧可笑處，細心領會。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可笑處如詠登科則曰：『儂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惟怯頻窺覘。』爾從此等處用心，可以長才力，亦可添風趣。

與沅弟

沅弟左右：肝氣發時，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懼。確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爲然，卽余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所謂降龍伏虎，龍卽相火也，虎卽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過，亦不僅余與弟爲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降龍以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所謂窒慾卽降龍也，所謂懲忿卽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倔強」二字，却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

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若能去忿慾以養體，存倔強以勵志，則日進無疆矣！

諭紀澤子

爾於小學訓詁，頗識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窺見漢魏六朝之門徑，欣慰而已！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退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願莫遂。若爾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則至樂莫大乎是。即日當付歸，爾旣得此津筏，以後更當專心一志，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沈而江鮑徐庚，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馬揚張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尙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署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爾閱看書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亦是一短。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爲斷。如兩都賦、西征賦、蕪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後之文，如與楊遵彥書

徐——哀江南賦——庾——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獻通考載之五禮通考載之——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形勢錄——見方輿紀要首數卷，低一格者不必讀高，一格者可讀其排列某州某郡無文氣者亦不必讀。以上所選文七篇三種，爾與紀鴻兒皆當手鈔熟讀，互相背誦。將來父子相見，余亦課爾等背誦也。

與沅弟

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間，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冲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是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一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爲豁達。推之卽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筮工之上躓，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豁達冲融氣象。二者并進，則勤勞而以恬淡

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勞謙君子」印章與弟者此也。少荃已克復太倉州，若再克崑山，則蘇州可圖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則大局必日振也。

與沅弟

接弟信，具悉一切。弟謂命運作主，余素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工；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略為可久。可常。此外關智關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肅陳，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與沅弟

古文四象目錄鈔付查收，所謂「四象」者，識度即太陰之屬，氣勢即太陽之屬，情韻即少陰之屬，趣味即少陽之屬。其中所選之文，頗失之過於高古，弟若依此四門而另選稍低者，平日所嗜者鈔讀之。

必有進益。但趣味一門，除我所鈔者外，難再多選耳。

諭紀澤紀鴻子

爾寫信太短。近日所看之書，及領略古人文字意趣，儘可自據所見，隨時賞正。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所閱古文，何篇於何者爲近？可放論而詳問焉。鴻兒亦宜常常具稟，自述近日工夫。此示。

諭紀澤紀鴻子

紀澤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歸田園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託之遙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入室。爾能尋其用意深處，下次試解說一二首寄來。又問：「有一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爲合作？」此則斷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况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衆長者，皆其一無所長者也。橫兒言此表範圍曲成，橫豎相合，足見善於領會。至於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崢嶸，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時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曹寅谷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精銳中，所選兩

辨三疊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五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緊愈呆。爾後爾每月作五課揣摩之文，作一課氣勢之文，講揣摩者送師閱改，講氣勢者寄余閱改。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三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爾兒均宜勉之。此囑。

諭紀澤子

爾十一日患病，十六日尙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卽養生之道亦然。體強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嗇而自全。節嗇，非獨食色之性也；卽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八本篇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嘗教爾胸中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旣戒惱怒，又知節嗇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

諭紀鴻子

爾學柳帖琅琊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開張，則無其掙擗。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尙不過旬日，焉能衆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媿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遽躋神妙耶？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箇，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余所責爾之功課，并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葉，誦熟書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箇時辰，即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

諭紀澤紀鴻子

唐文李孫二家，係指李翱孫樵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至茅鹿門而其名大定。至儲欣同人而孫孫李二家，御選唐宋文醇亦從儲而增爲十家，以全唐皆駢儷之文，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爲

可貴耳。湘鄉縣志舉爾纂修，爾學未成，就文其遲鈍，自不宜承。然亦不可不辭。一服通縣公事，家爲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爾篆韻鈔畢，宜從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爲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尤不可也。吾友有山陽魯一同，通父所課，邳州志清河縣志，卽爲近日志書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爲式，議定體例，俟余核過，乃可動手。

論紀澤子

爾讀李義山詩，於情韻既有所得，則將來於六朝文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與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既迥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爾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能分別踐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說，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衆口附和也。

曾國藩書札類鈔

●專理

與郭雨三

兩奉手示，闕爾不報，非至篤好，能無督責寸心之私，固無日不依密侍從之旁，想亦荷曲原也。幼章方伯來，備述光儀警欬，且言從事河間，講求宜房上考成案，近覈全局，實能不囿於一時一隅之計，前賜函中已略見一斑矣。頃者兵三堡之災，猝不及防，避此閱凶。

河帥原摺以爲：「河水經微湖一過，出而漸清，運道仍爾遄行無滯。」弟思黃河初決，經微湖之渙滌，自當稍清；若灌湖既久，則湖波不足以資刷滌，恐全黃入運，運道不免終受其淤。且原摺稱「黃水入微湖，而後挾運道而下，東趨駱馬湖，由六塘河入海。」而於駱馬湖以下之運道若何，則未嘗分晰言之，但云「必不誤回漕」而已。弟思水不兩行，溜不兩盛，假使全黃大溜，盡注駱馬湖，則運河之小溜，亦恐將掣動而從其大者。自沭口以下，中河口以上，恐運道不免有斷流之患。蓋自微湖以至清口，運道五六里，上游爲黃溜所經，則虞其淤塞；中游爲黃溜所不經，則虞其斷流。二者弟之私憂過計，

望兄將目下形勢，詳悉示我。粵匪未靖，而河事復棘，天子蒿目焦慮，而書生束手無策，虛糜厚祿，以是悚愧不可名狀。前者老兄來書，以謂「全河關鍵，在先修山圩之六填壩，次濬清口之引河。」此與弟夙昔鄙見，若合符節。自嘉慶年間，有「減黃抬清」之說，往往啓上游峯山，詳符五瑞等閘，灌入洪湖，於是乎全湖之底，北常高而南常窪。至前年啓放吳堡，而湖底之北邊愈高，惟北底苦高，故水少則運道有淤塞之患；惟南底苦窪，故風大則石隄有掣損之患。有識之士，多謂修六壩以洩全湖之異漲，挑引河并挖濬湖之北底，以疏引湖入運之路；復王營減壩，以掣低黃河之面；此三者，皆不可緩之工也。要使洪澤巨浸，仍復七分入黃，三分濟運之舊，然後可以少安；不然，以全淮而迂道下江，以漕艘而灌塘出黃，此皆逆天而任巧，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淺見懸空，老兄躬歷周勘，無惜隨時一一示我，至感至要！

弟身體如常，癘疾雖不盛發，亦不全愈；公私忙冗，無暇讀書，日就頹廢，頗用爲恨。然來示有云：「用心太過，不惟生疾，寢至廢事。」仁人藥石之言，敢不敬佩。夏間一疏，以未發不敢寄呈，狂愚之性，學道未深，曾蒙於田敬堂書中示我弦章，然舉世默默，而時事多艱，又似未宜苟隨。老兄其更爲詹尹之卜乎？

復黃恕皆侍郎

承來示述及佩衡兄言，敝處儘可施展，勿爲人言所撓。仰何關垂，感甚感甚！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鸞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綰兵符以來，夙夜祇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

近有朱盧穆等，文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權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爲轉移；雖方寸不盡爲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國朝由翰林起家而諡無文者五人，敬求兄示鏡。丈行述，偶爾失之頃，寄信至長沙尋求，明春當可擬稿。特學術荒陋，不足表章有道耳。

與陳岱雲

二月之杪，郭筠仙到京，蒙惠賜夏布諸琛，感謝一切政事內行，纖悉畢知，甚慰甚慰！大抵丰裁甚峻，而涯量稍褊，仍不異往時在京相處氣象。外吏之難，蓋十倍於京輦，大約佩章多休，佩弦多咎，而閣

下尤爲要務。語曰：「察見淵中魚者不祥。」願閣下爲璞玉之渾含，不爲水晶之光明，則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己。閣下以爲然焉否也？去歲所寄冊頁，多半砭褊之語；尤願時時置之座右，以當矇眊之箴。鄙忱所貢，只此而已。

覆李希庵中丞

尊恙微發，殊不解其病源所在。日內係服何藥？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爲要。省思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閣下雖自命爲嬾人，實則嬾於臣，而不甚嬾於君；蓋早歲褊激之處，至今尙未盡化，故思慮煩惱二者，不能悉蠲。以後望全數屏絕，不輕服藥，尙可漸漸奏効。

覆李少荃中丞

正在懸盼疑慮之際，得聞虹橋之捷，喜慰何極！從此上海穩固，湘淮各勇，可窺練成勁旅。洋人近日氣象如何？我軍足以自立，固可使遠人警服；然渠自嘉定青浦敗退，而吾能轉危爲安，亦恐其惱羞成怒，生出嫌隙。古人言：「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言：「登科者須有一段謙光。」願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並徧囑全軍勇夫，切勿自誇兵精，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囂張，不可不察。

覆李少荃中丞

韓正國銳志自立，方冀其多統數營，漸立聲績；不料遽爾淪沒，實可憫惜！二月以來，張勝祿沒於金陵，張軍桂逝於太平，皆於軍務甚有關係。「威林密」「吧毗」「二船」即日當扎華爾副將經營聽候督撫調遣。華爾既爲外國所推重，又爲吳楊所倚恃，自當牢籠使爲我存，惟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我湘淮各軍，若果紀律嚴明，節概凜然，華爾亦必陰相許可。凡附強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性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爲體，以推誠爲用，當可漸爲我用。縱不能傾情倒意，爲我効死，亦必無先親後疏之弊。若無自立推誠二者爲本，而徒以權術籠絡，即駕馭司里將弁，且不能久，况異國之人乎？區區愚慮，尙希參酌用之。

覆李少荃中丞

惠書敬悉，常勝軍不來金陵，亦自爲害，來亦未必果有裨益。九洲洲下關各賊壘，似非輪舟炸礮所能遽破。鄙人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礮，亦慮洋人在內，官軍不因此而震駭；舍弟亦還以炸礮禦之，彼亦不因此而動。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炸彈，打入龍游城內，賊亦不甚慌亂。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號，內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則洋人洋器，亦曾有見慣不

驚之一日也。赫德過此，國藩因恭邸兩次來緘，囑令優待，遂答拜以示稍優。來示以爲過謙，體制確有定程。但以內地例之，如此省之州縣，謁彼省之督撫，不回候自其常例；偶一回候，亦乖於禮。然則施之洋人，亦未必因此納侮。鄙意求勝於洋，在中國官不要錢，兵不見戲，不僅在稅餉之益絀，尤不在體制之崇卑，卓見以爲何如？

覆李希庵中丞

大疏稿讀過，不特不讚，且須評責。此次賊犯江北，連陷和合、巢三屬，亦繫軍務之大變，閣下百日假滿，萬不可不速出赴營。以私情言之，則鄙人懸望迫切，實難再拜以公義言之，則皇上之待台端，至矣極矣，無以復加。若再遲不出，則於忠字有虧。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刻敬憚。鄙人今歲憂灼過甚，雖亦近於怔忡，然較之八年情形則異。八年所以內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氣，以樸拙之人而講權術，是則且愧且憾，無地自容。今則憂勞過甚，漸致心疾，而大節無忝，方寸無悔，未嘗不坦然也。

覆郭筠仙

來示：『以憂勤當賊之驕逸，以和輯當賊之猜忌，以嚴整當賊之浮教，卜弭亂之有日。』誠爲正

論容春浦上年曾來安慶，鄙意以其久處泰西，深得要領，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來爲我用。果其招徠漸多，則開廠不於浦東，不於湘潭，凡兩湖近水偏僻之縣，均可開廠。如湘之常德，鄂之荊襄，濱江不乏善地。此間如華若汀、徐雪村、龔春海輩，內地不乏良工。曷與容君熟商，請其出洋廣爲羅致。如須費多金，以往請，卽謀之少荃，雖數萬金不吝也。其善造洋火銅帽者，尤以多募爲要。

覆郭筠仙

來示所論，深爲精當。鄙人減江西浮收，爲數極少。州縣窮苦異常，而民仍征輸不前，大抵風俗旣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且而還之唐虞。賢者舉事，貴在因俗而立制，所謂「治去泰甚者」耳。鄙意裁減浮收，不必縷奏，不必由督撫出示，各屬之收數，不必畫一。大戶之名目，不可不除，而輸價之參差，不必盡禁。每縣各立一案，不期永遠遵行，而却有可久之理。不知閣下與諸君子以爲何如？

唁王瑞臣

二月間在金陵聞伯姊之訃，哀悼實深。茹苦舍辛三十餘年，不獲稍享子舍之祿養。近歲處境略豐，憂患略減，而遽一病不起。天之阨吾伯姊，理不可測。以吾之悲痛莫釋，知甥昆弟之抱恨無窮期也。

然人生境遇，早豐而晚嗇者，則暮年難堪；早嗇而晚豐者，則如倒啖蔗，漸漸回甘，將死尚有餘適。伯姊最苦之境，在道光年間，至咸豐中，即漸漸回甘，臨沒當無遺恨。甥亦不必過於哀慟，或致以毀危身，謹遵遺命，不復入營。

居家之道，以「黎明即起」為第一要義。吾家自元吉以下，至今六代百餘年，並無一日晏起。甥家可奉以為法。「勤儉」二字，無論居家居官，皆不可少。待兄弟和而不流，財產衣服飲食，皆推多而讓寡。獨至禮節所在，則兄先弟後，秩然有序，不可紊亂。課農蒔蔬，一一親自檢點，不可寬縱。嚴則家有忌憚，勤則事有功效。治家有暇，常常讀書習字，以養其靜氣。至囑至囑！

覆李希庵中丞

接六月十九日惠書，知己返旆旋里，從此安心調養，當可日有起色。楊樸庵言，其戚友蘇姓者，道光初患癆病，羣醫束手告退，蘇姓乃移居山寺，親屬概謝不見，僅帶一雇工在旁，目不開，口不言，日用百物開載一水牌之上，有所需則向牌上指點，而令雇工取辦。然不服藥餌，不食腥葷，每日所需之物，亦極少矣。後二年餘，癆病已愈，妻子入山迎之，猶不肯歸，壽至七十有奇。不知閣下可仿照行之否？

與程尙齋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如鹽務緝私，尙未動手，而建昌已有毆斃委員之案；將來棘手之處，恐尙不少。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諒。閣下秉質平和，自可虛心徐入，委蛇以求其有常，更望於誠心二字，加之磨練，則無窒不通矣。辦鹽究竟易於辦釐，然釐務亦不外虛心誠心二法。國藩自問頗有愛民之心，而江西釐務近於虐民之行，則卡員虛心誠心二者皆虧耳！所以欲閣下常常寫信，蓋塵系實深也。

致惲次山中丞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嶢嶢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鄙見如此，不知台端以爲何如？

覆劉印渠制軍

自蘇垣克復，苗逆伏誅，議者輒謂金陵指日可以蕺事，實則洪逆老奸巨滑，牢固不搖，偽城米糧，少者久已彌，多者尙支年餘。鄙人之愚，深慮洪逆堅持不下，而忠輔侍塔諸酉，冒死上竄江皖，又成不

了之局。此間少荃常州圍師，屢獲大捷，不日可期克復；而嘉興逆首窮蹙，有願獻杭嘉湖五城之說。左帥攻杭之師，亦疊次克壘殲渠；如彼四府並下，金陵亦必無久抗之理。只望江皖各軍，力扼四竄之賊，當不致別生波折。

兩廣及畿輔各員來示所開，亦已瓌寶溢目，不宜更有乏材之嘆；豫省責成河北鎮道，直省責成大名鎮道，東省責成曹濟鎮道，自是直截了當。惟此六人之中，是否勝此重任，是否各有素練之兵，久戰之將，如託之非人，則緩急仍不可恃。練兵大疏，較之薛公原奏實爲識高而當於事理；惟將領實不易得，餉需亦無把握。尊疏奏撥之十一省，必難如期如數。直隸雖無大河要津，然如衛河直沽及陸路繁盛市鎮，是否可抽辦釐金？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允足，竟無下手之處；自王介甫以言利爲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則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爲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爲力；葉水心嘗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爲通論。國藩素無理財之能，故撫有三省，不克游刃有餘；閣下精細和厚，卽理財一節，想亦能批郤導窾，本末兼賅。第處多懼之地，值多口之際，未審因與利而更增譏議否耳？至於講求吏治，卽可裕餉息兵，雖屬正論；究不切於事理，只可姑存其說以備參核。

覆郭筠仙中丞

蘇杭克後，左軍又克德清、康石門等城，李君又克嘉興、宜興、荆溪、溧陽等城，鮑軍亦克句容、金壇二城。事機不爲不順，惟金陵逆首，堅忍異常，城中雖無糧，新種麥禾，繞郭如雲，足以自活，殆無了期。而浙賊數十萬，已由徽州悉竄江西，歙、休、祁、黟四城，岌岌難保，江西亦蹂躪將徧。又適值釐金爭訟兩院不知之時，又值下游吃緊，敵處無兵可撫援，江西之際，江西官紳士商，向之謳歌幼丹，而怨詈鄙人者，今宜日熾而不知，屆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常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近來體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虛之常，卽令藏熱收聲，引嫌謝事，擬於近日毅然行之，未審遂如人願否？羣賊旣集江西，則閩粵亦皆不得安枕，到江西後，未必歸并一路。贛東僅有凱章一軍，自難應敵，然賊未近而遽號召數萬，不特無將無餉，抑亦無此辦法。計惟先講省垣城守事宜，而令凱軍北紆南韶一帶，粗爲之備而已。

覆郭筠仙中丞

承示別紙所詢，此古今難判昏曉之事。鄙人半生與世斷斷，所爭大率在是。蓋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竊謂居高位者以一知人，一曉事，二者爲職。識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卽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陰曖，卽爲小人。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閣下之於某公，亦不隨曹好爲推移，至毋有類於此乎？

覆馮魯川

承惠書，以鄙人與涪翁相提並論，此何敢當。宋代人文，如歐蘇曾黃諸公，皆以大儒之學術，兼名世之襟度，豈區區所能攀躋？若謂下走遭逢際會，得與平寇之役，則彼數君子者，特未遇其時，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鉞之任，成李郭之勳，在數君子視之，固當如蚊虻蠹雀之過乎前，曾不置有無於胸中。弟無數君子之學識，而頗願師其襟懷，所憾久託兵間，終不得宴處靜觀，如我幽獨。而昨者東來金陵，目覩萬寶焚燒，白骨山積，益復慘不成歡。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今日。國藩忝竊兵柄，又購虛

名，乃一籌之莫展，如何如何！梅言翁及各世家寶，慮蕩然而貢院幸存，亦可異也。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克復，曾寄兩緘，而來示均未之見，頗不可解。此間鄉試，切疑趕辦不及，後亦無他。闈墨聲光並茂，不似喪亂後氣象。前奉派赴楚皖之旨，旋以湖北安徽一律肅清，諭飭無庸西上，仍回本任。惟因曾邸在鄂挫敗，令劉連捷、劉銘傳等赴豫，概歸邸帥節制調度。諸軍素以邸部左右，氣燄逼人。本有望而卻步之意，又因鄂將常星阿、姜玉順兩提督，上年在黃州曾受邸帥鞭擊棍責之辱，彌覺凜凜難近。劉連捷病係內傷，勢難久履戎行，擬即裁遣該軍。劉銘傳等以淮勇勦捻，人地相宜，義無可辭，擬由淮額多運糧仗，遣之赴豫，一淨捻氣。頃有復奏一疏，鈔呈尊覽。

尊處意緒怫鬱，此間亦有所聞。凡名之成毀，雖曰人事，亦有天機湊泊其間。如近日移獎子弟一案，胡張查辦毛帥一案，皆係巧於湊泊，推波助瀾，增人懊惱。退之所謂一變化，咄囁有鬼有神，一者也。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願生死自命，甯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誓不返顧閣下之進退。視鄙人昔年，雖稍綽綽，然既蒙詬毀，則宜俛默精勤，以冀吾志之大白，不宜草

草賦歸也。金陵儲蓄乏奏措詞誠多未善；然言之見信與否，皆在言外。奏豈足道哉？

覆陳舫仙

京師物議，與樞密消息，隨時變遷。每有上下交推，衆望所歸者，轉瞬爲人所唾棄。亦有羣疑衆譏，浮議沸騰者，轉瞬又風平浪靜。惟卓然自立之士，歷常變紅黑，而終不改其度。閣下此次進京，時日無幾，而天眷物論，似均優許。望閣下弗引之，以自喜；將來設有訾議吹求，恩眷少替，望閣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專求自立之道；私事則行己與讀書二者并進，公事則吏治與防務二者兼營。以勤爲本，而以誠字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譏，若傾黃河以滌凝汙，豈待辨哉？

覆陳松生

慕徐子晉同居，互相切磋，甚好。爾三人均係忠良之後，皆爲賢哲；而不獲爲善之報，天理當不如是。若能發憤立品立學，當不至於終窮。三人體俱弱，尤須好爲調養。紀澤身體亦弱，吾教以專從眠食二字上用功；眠所以養陰也，食所以養陽也。養既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多思；養食亦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過飽。爾現將功課登諸日記，尤以起居有恆爲主。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

爲作聖之基。余近十年來亦力守一「恆」字。明年正科，爾三人皆須下場。墨卷非揣摩不能熟，請師選名墨中之氣盛詞圓者手鈔口誦，試帖經文亦須常作，免致場屋因此二者而有礙於中式。三十以前，不宜仕宦，專修舉業可也。

致李宮保

捻竄運東，大局日壞，恐言路不僅糾彈丁公，亦或波及閣下。尙望忍辱負重，徐徐圖之。僕前歲受任未滿三月，廷旨有「因循疲玩」之責，亦由言路而發；彼時頗懷鬱鬱，只此不耐煩之一念，遂至久無成效。至今歉然閣下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鑒僕之失，或可了僕所不能了也。省三有過人之聰明，所慮者亦恐其棘手之際，或不耐煩，望公常以此二字勗之。講求紀律，禁止騷擾，卽耐煩中之第一義，亦湘淮二軍之令望也。

致王叶亭

賀勝臣回，接到覆書，近想三場完畢，諸事愜意爲慰。捻匪自膠萊河竄出以後，蹂躪淮海一帶，衆意不欲倒守運河，李少帥採省三之說，堅欲仿運而殲之於東路。蓋放之運河之西，亦茫無把握。承寄送蓐枝，服之甚好；百換八十換者，余意不欲多購，嘗謂督撫等貴人，無不好服蓐茸珍奇之藥，而卻病

長年者殊不多見；無不好收蘇黃趙董之書，米倪唐仇之畫，而真賞實蹟者殊不多見。故余於此二事，不甚篤好；不欲假充內行，亦稍變富貴人之積習耳。

覆郭筠仙中丞

來示謂拙疏不應襲「儂萬小民與彼爲仇」之俗說，誠爲卓識。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貴「信」字；信者，不僞不誇之謂也。明知小民隨勢利爲轉移，不足深恃，而猶藉之以仇強敵，是己自涉於誇僞，適爲彼所笑耳。時名之不足好，公論之不足憑；來示反覆闡發，深切著明，鄙人亦頗究悉此指。而又因王介甫之闕深精確，卒以持之太堅，詒譏百世，用是徘徊其間，僅默默以自葆，願與閣下一證此義。

致陳碧駟

伏奉手書，益增思想；閣離以來，時從令兄處一問消息，尊恙較在京時，云已大愈。嫂夫人乃復不適，匪惟令兄懸念，弟亦惓惓。斯行也，外境之迂，未可滯慮；置而遣之，終履夷塗。弟去秋遘疾，幾不自勝，既就痊復，仍此頑健；以我之歷，卜君之吉，兼以視尊嫂之祺，必符必符，善願善禱。弟供職惟常，亦鮮佳趣；時頗涉覽史編，間有述造，不恆其德，無如我何。來示甚以拋棄詩書爲慮，殊非所宜；將藉此以博取

青紫則未得之時，仰若神仙，既得之後，睨如敗履。身外浮名，何足加損？若謂積軸在胸，烈芬在後，則傳人之目，談何容易？見有握槩懷鉛，窮老盡氣，當時自誇沒亦汝汝；凡若此者，不勝數也。家居之樂，味之無盡；足下遠客乍歸，別有氣象，令妻壽母，伯壻仲篋，樂可言乎？惟冀深歛此娛，盡遣他慮，厚目調攝，幸甚幸甚。

致王少鶴

頃奉讓書，辭甚勁拔，稱物細而取類大，世有凡鄙之事，無謂之節文，自王公大人以至庸夫僕豎，皆謂無足措意，而有道君子，乃不得不動色相爭者，此類是也。蓋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勝己者，抑志事之。僕雖蠢頑，亦頗識輕重之分。聞者陳君之妻之喪，而僕凜足下爲之市棺，此何等事？豈惟不足以辱賢者，卽僕不肖，豈以此市德也？特以死喪之故，將不擇人而求之，適會其時，有以足下爲張某營後事者，又有科其助呂某之父喪者，而僕於足下，又辱有杯酒，兩賤之歡，乃遂爲黃造請，惟足下亦以爲不擇人而拯之，而諾之，而濟之，當是時，足下不過履匍匐救之之義，而謝不謝固不論也；及其往弔之日，亦不過率世俗酬酢之恆，非必因舊德而往也。而事有適乖者，門者既不以刺通，陳君又夙未識面，僕又未及上其手而指示之，遂無片語致謝。僕失之疏，陳君

坐不知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陳君方爲僕言：『王某今世所謂讀書行古義者也！以我故而躬賤役，吾其安焉。出喪後，當斂關三拜，虛文不足稱謝，惟感激永祝其壽考而已。』而足下遽責其慢人，非狂易喪心，則孰敢慢德我者乎？詩曰：『既其女遷。』夫使陳君而敢於慢足下，則既亦將及僕矣；僕何所利而阿之耶？且緩急之求，無貴賤賢否，皆有之者也；求人而甘言謝之，夫人而能也；德於人而責報，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進焉，其受人賜，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報也。其忠於謀人，過輒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觀其他。他行合義，友之如故；他行不義，而後絕之，終不相督責也。所謂「道濟萬物，而不自居；施及後世而不伐。」皆自於此。竊見足下抗志獨往，蹈道無窮，遂敢以淺見相質證，非敢反唇相稽，自囿於衆人而以深文難賢豪之士也。抑又聞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闕；有貌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嘗輕於一發。僕觀足下，亦庶幾者。而今日乃一發之，而茲事者，似不足以撼足下之氣而動之，則意其別有所因也。市有虎，曾參殺人，迫之信也；吾烏知足下，不有迫之信者，而假此而一發之也。道之未光，忠信之未孚，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諒，蓋其難矣！雖然，來日正長，相知方始，將有不辨而大白者，吾何必戚戚乎？至於陳君之感慕，彼相見自能陳之，更不足論；惟足下益自重，充類以爲萬夫之望，而僕亦且思所以見絕於有道，必有在茲事之外者省之！勉之！冀不終棄而

己。

答高生

高生足下。省君書辭，岸然有以自立，頽波浩浩，而金石不流。氣節之不振久矣，得此於朋知，可謂
蹇然者也。若所以測僕，則或有未盡者。僕雖淺鄙，亦嘗私聆君子之風，以爲國家政體，當持其大端，不
且區區頻施周罔，遮人於過。卽清釐籍貫事，亦謂宜崇寬大，未可操之一切，使人欲歸不得，欲留不許，
進退獲尤，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誼。僕持此議，蓋非一日。適會朱君出僕門下，外人見僕持之頗堅，以爲
是固私有所徇，非天下之公義也。僕懷不能白，因足下之及此，遂盡與披傾。以爲僕不欲操之一切，乃
大體宜爾，非護門生而勤私屬也。中有所激，則詞色稍厲；而足下乃遂謂語意見侵，無乃以凡近之言
相律，而不深察所以立言之意乎？若謂曹司主義，堂上嘯諾，則今日風氣，滔滔已久，僕之不能障而挽
之，蓋亦慨然內傷。足下幸未置身其中，天下事履之而後艱耳。書不能一二，它日相見，當盛加賓敬，以
崇節概，且敦雅故。

覆楊芋庵

此緘出於至誠，當不復相強以遂其志。凡道理不可說得太高，太高則近於矯，近於僞。吾與僚友

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謊；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

與徐石泉

奉讀手示，仰見扶樹風規，力挽頹俗。桑梓干戈之後，自縉紳先生下逮賸役走卒，皆宜有忱惕創痛之意，以懲前而懲後。若仍酣歌恆舞，事過忘憂，漫無悔禍之意，而各逞亡等之欲，則此間之亂萌，尙恐未能遽息。弟當如命爲示諭一紙，若省垣並無舉行之意，則不必出示。苟有利於毫末，則毀譽訛言，蓋有不能盡卹者。

與張緘瓶

在京同署數月，而相知未深。雖國藩之疏，不克留心時髦；而閣下之品誼，亦卽此可想其大凡矣。嘗謂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平昔每以此測量士友，又於左右幸一選之。

與夏憩亭

石卿衙軍，岷樵中丞，試爲當今人傑。囑弟與駱張陳諸公會銜入告，請以兵權歸之。張江兩君，似亦無難仰邀俞允。惟弟竊有慮者：向琦在南，訥恩在北，慧雷勝托之儔，聯翩四布。張江再出，亦不過於十數人外，添此二座。若別北而定一尊，抑此諸將，獨以張帥經略南服，則朝廷大權，非臣下所得專請。

且日前事理不在大權之不屬，而在兵勇之習氣太壞，以石翁之布置而不能保田鎮之破，以岷樵之勳名而不能禁楚勇之潰，蓋習氣太壞，染之已深，無可用之兵勇故也。兵勇既無一隊可用，而又無舟師以決水戰，無餉項以練新卒，雖張帥爲之，弟亦不敢必其有濟。中夜以思，徒用浩歎！

閣下不欲赴鄂，亦因事無把握，未肯輕出。鄙意此時急務，總宜先籌水師。自六月以來，五省督議此事，屢奉寄諭，亦以爲最切之圖，而至今未有所成。弟欲於此稍盡寸心，乃興辦木簞，則苦兩半月，無從下手。改造民船，則經費支絀，買船無資。兀坐氣短，閣下將何以教我？

與李次青

初五小挫，亦生浪戰之過。撫州大軍雖有九千餘人，而可靠者實不甚多；又加屢次受傷，精銳隨損，全賴足下心細眼明，靜以察之，自撫來者，皆言城內之賊不過二千餘人，老長髮不過數百。前後書牘所報殺斃受傷之賊，殆以萬計，而賊倏轉張，顯不可解。國藩自去歲以來，屢誠足下，息心靜觀，不宜專務體面，而足下亦常以爲己謹，獨下十成工夫爲言。抵撫月餘，仍似以求功之心過銳，不免失於浮淺。鄙懷時用焦慮，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

與吳子序

去歲相會，戲語日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頃讀大箸釋愛篇，彌覺不及，遠甚莊生之恢詭恣睢，自以爲羊棗，我所獨嗜，不意老兄又竊嘗禁齋，茲可妒耳！弟亦久思作自序一首，見此尤用技癢，少遲當勉成奉和，揚爲解嘲，而斑擬之，斑作幽通，而張學之，感閣下之反唇相嘲，固不可以無報也！

覆胡宮保

兩緘敬悉，檄鮑唐歸多節制，卻大不可。鮑之戰功頗偉，其高亢亦自有挾而然，卽令出迪庵下，尙非所願，况多公平強之使歸，愈激之携貳也。只如作日尊處婉勸之緘，便到恰好地位，不必再發公牘。國藩今日覆鮑各一緘，亦勸其「凡事推多，都護主持，委蛇聽從，同進同退」等語，待與多向不識面，又無書信往還，鮑唐當無所疑耳。

與李中夫

馬隊私設，公款分攤，是一良法，請卽試行。派人買草料，每日分散各哨勇，閣下去年所定亦一良法也。至今總未行得出，立法不難，行法爲難。以後總求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請從「公攤」及「發料」二事始。應事接物時，須從人情物理中之極粗極淺處著眼，莫從深處細處看。

覆李希庵

得惠緘，知台旌已至，集賢關外，日內想與舍弟會晤，同入關看定營基矣。雲崖打仗，出則向前，入則殿後，此一端已有可爲統領之質。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誠意而不擾民，若加意培養磨鍊，將來或可成大器也。此時若遽撤委，猶樹木方長而伐其枝葉，雖未必傷根，而將來重培則更難矣。故鄙意欲仍而不改。

覆李筱泉

一來緘云，「應行增設裁併之處，俟各路稟報到日，參核再詳。」甚爲妥洽。蔡少彭云：「矯弊更防其過驟。」此語極可佩也！大抵欲革弊者，必新章十分妥善，遠甚舊章，然後下手，否則不可輕動。

一一官紳參用「四字，西湖業有成效，江西亦宜仿照行之，無疑義矣。惟採訪宜多，委用宜慎，平日以薪水養之，留於省城，札派時則必再三叮囑，庶得用紳之利，而去其弊。

一公事知而不言，坐視成敗，自非所宜。閣下今補贛南實缺，尤不必過涉客氣。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諒其心，卽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除此二戒外，概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覆胡宮保

接兩次惠緘，怪郵驛之遲也。頃自祁門至東流三百里，已改設步撥矣。留駱帥暫不入蜀之奏，侍向極謹慎，本不敢爲此冒昧之請。無奈浙江危在旦夕，江西皖南亦危在數月，不得不留駱帥兼留湖南防兵。竭湘人之力，以謀江西。皖謀蘇，非敢因甫當大任而遽放肆也。公意以爲然否？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侍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爲種子——自咸豐四年，寄公緘中一種火之說也。

覆郭筠仙

近日軍務捷書頻仍，本屬數年所未有。無如甫遭國恤，旋值胡帥淪謝之耗，可欣可慰之事，皆變爲可悲可憫之端。往年謂劉菽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見潤帥於經濟有大志，菽之精力不足副其願。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中道棄捐，豈獨吾黨之不幸？希庵接綰鄂篆，疆事有賴。惟下游太廣，決非孱薄所能獨支。舍弟現進廬江，無爲一路。多公當進舒城廬部，惟六安一路，尙覺空虛。南岸調度，另有公牘鈔呈，是否有當，乞裁示。

覆毛雲中丞

惠書並疏稿二件，摧落豪強，維持綱紀，令人肅然起敬。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詔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視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漸對鄙帥於地下矣。

覆陳作梅

承囑鄙人以全力經略淮揚，大處著筆，誠爲名言。至論惟先哲稱引，利不什不變法，國藩則謂人不什不易舊，都吳馮喬諸公，固亦不厭人望。然環觀目前人材，求所以易之者，其材德果能什於諸公乎？揚彭之意，皆欲終老水鄉，不復請觀它樂。卽臨之以朝命，強之以樂所不欲，而位置何席，亦未敢必其遠勝前人。此外則黃茅白葦，彌望皆然。雖楚而未必有材，鄒而已覺無譏。在皖已多苟且遷就，安能更謀淮揚，毛羽不豐，固不足以語高飛也。

頃略整頓鹽務，試行西岸，擬由西岸而推及楚岸，由鹽務而推及釐務，次第更張，盈科後進。至於汰驕惰而實以樸勇懲貧劣而易以惻愍，刻尙未遑及此。敬聞高論，銘感不忘。

覆馬穀山

釐卡委員，賢者本不易得。然州縣掣卡員之肘，則卡員尤易見過。雖優者亦謗議繁興，而劣者尤無論已。從前賂公在湖南，胡公在湖北，其餘釐務，皆抑牧令而庇卡員。每有印委牴牾之案，輒將州縣

撤委。其時駱胡所用皆湖南之紳士，故湖南有一紳大於官一之謠，胡帥有袒護同鄉之議；然兩省釐金之旺，實由於此。蓋印官掣卡員之肘，則萬不能一也。江西歷用佐雜爲卡員，其勢不敵印遠甚；去年弟欲稍變此風，從皖派去卡員若干人，其後吉安饒州萍鄉等處，印官皆與卡員不和，每稱卡員苛索商民，抽釐太重，上告撫藩，下告紳董，以致卡員動多怨讟，而商民遂大長刁風，鬧卡之案迭出，而弟與沈中丞之隙亦自此深矣。皖省向無風氣，今年正月，望江周令面稟該縣坐釐太重，請弟札飭會議核減，弟如所請行之，厥後詢之高守，則去年本與周令面商辦定者，周令又思見好商民耳。章委員應暫緩撤，如速則須并撤易令，謹將弟所閱歷及辦釐機宜附陳一二。

與陳舫仙

出處之道，亦不可苟。司道位高而無權，處易爰三四之地，縱不多凶，亦頗多懼。本難時措成宜，惟遠行引疾求去，恐柳惠有難枉之道，陳文無可適之邦，似宜姑忍以待時，反求以自責，卽不甚獲乎上，但能見信於僚屬，亦足展布一二。晉省守令中，賞識幾人，可否開單見示？

覆劉霞仙中丞

魏疇先來營，接惠書並荷開成石經之賜，感愧無涯，自台旆重留關輔，西事日棘，頃聞蘭州兵變。

殘殺湘人頗多；並云「督署受害尤慘。」不知貞階果與於難否？厚庵自慶陽回省，盡法懲治否？

筠老不爲粵人所悅，又與同事相搆，久慮難安其位，亦卒無恙。今之忽然以去，關係左帥兩疏保薦蔣劉宜撫羊城。不有廢者，彼何以興？筠公纏綿悱惻，而心懷頗嫌弦緊；自入粵後，無一適意之事。今戈矛起自同里，不知能自遣否？國藩接辦捻匪，已閱一年，賊騎逾萬，裹脅日多，專好避兵而行，不輕與官兵接仗。而偶爾接仗，亦復凶悍異常。三月初間，淮軍卽兩次小挫，自後雖屢獲勝仗，洎未能損其精銳；殆與北魏之末，暨元末明末各流寇相近。

破敵之方，毫無把握。鄙人精力日頹，目齒疼不耐煩劇，自度不足了此一股。曾有一函，請少帥來此接辦，渠深以不兼地方餉項無著爲慮。聞洋人在京要挾百端，勢將棄好稱兵。計「洋」「捻」「甘」「回」共三大患，殊不知所屆也。

陳蔡之阨來書所指，敵處亦略有所聞。大約講理義之學，而居崇高之位，則「讀書」「知人」「曉事」三者闕一不可。某公讀書本儉，而又不知人不曉事，流弊一至於此。吾輩亦頗負清望，尤不能不於此三者，猛省而精求之。

須郭意城

國藩不肯回江督之任，實因告病在先，回任之命在後。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且方寸先不自許，是以屢疏辭之。又自揣精力日衰，實不能多閱文牘，多見賓客，是以但求解要職以輕責任，不求離營以圖安逸。乃疏上後，外間紛紛揣擬，匪夷所思。不知長沙桑梓，置議何如？世人蹈常習故，偶見有稍異者，便爾驚怪，以謂天下必不應有如此。豈人人之出處語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

復李黼堂方伯

承以釐務利弊，反覆詳示，謂商弊卡弊均屬無法可除，而致慨得人之難。思深慮遠，皆甘苦閱歷之言。竊謂商弊雖難盡除，稍存寬大，未始非惠及小民之道。其行單數目，微有隱匿，蓋各省自來皆然。非今日江甯始有此弊也。卡弊不除，則爲害甚鉅。理財之道，莫患乎上不歸官，下不歸民，而於中飽之蠹，漏卮日洩，餉源日虧。來書慙慙指摘，自係確有所見。若慮防弊反以作弊，遂謂無可信之人，無可行之法，則是因噎而廢食，豈能變通而盡利？江西釐務立法不爲不密，祇因各卡之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大抵卡員摺報，患在條例太繁，不知愈簡愈妙。總局冊報，患在前後牽搭，不能月清月款。茲因三子堅請，示冊報之式，輒以鄙意刊發指單二式。又因萬永熙應行查辦之案，遂將前此懷疑之

端，與應改之章，趁此時逐一清查，臚列十條，另牘奉達，尙希亮察。至用人一節，實爲萬事根本，爲德爲才，得一已難，兩者兼全，更不數觀，必欲概選賢員，分布各卡，是豈咄嗟能辦？且先求一二誠實人員，姑解欺飾之習，徐圖整頓之方。

復史士良觀察

蘇省減漕一案，初次疏稿，滲漏原多；比來斟酌減賦分數，蘇松太三屬，似應於三分減一之外，再減一成半成。使最重之則，不過半倍於常州，再倍於鎮江，應於部議不甚相懸之義爲近。正在往返籌議，尙未上陳，至浮收應減，亦擬於初次附奏，緣發端之初，先舉大綱，未遑剖析條目，今尊指謂減浮收重於減賦，示以民折官辦變通之法，並溯錄傅中丞摺片三件，原委詳明洞達，瞭如指掌，欽佩無似。惟減浮收一事，亦殊不易言，說帖中第二善謂米價僅二千文，如本年五六月間，滬皖及裏下河，每米一石，均六七千文不等，目下新穀登場，亦尙需錢三千數百文，並非大災奇貴之年，此處一差，則所謂蘇松太五串，常鎮四串者，均難遵定爲永遠遵行之例。鄙意減額賦，則一經奏准之後，亦無異議。減浮收則參差不齊，莫能畫一，不特此縣與彼縣不同，卽一縣之中，此鄉與彼鄉亦或不同，必須因該縣該鄉之俗，而爲之立制，不必詳晰具奏，亦不能籠統出示，但令每縣官督紳議章程，議定後，於藩署立一案

據有民折官辦者，亦有聽民自納本邑者；有定價五千四千者，亦有多於五千之外，減於四千之內者；有將大小戶各全行禁革者，亦有雖禁大戶，實仍含糊遷就者；有盡收銀洋者，亦有兼收制錢者；蓋減額賦，則爲百世不刊之點，減浮收則無十年不敝之法。不如就該縣因俗立制，反可垂久。

弟辦江西減輕浮收一案，十一年定爲三千一石，元年定爲一兩九錢，其錯處在定價太少，告示又太畫一，出示則同也。惟傅中丞原奏所云：『欲減浮費，必先減幫費；欲減幫費，必先減通費。』此則顛撲不破之論，至人復起，莫之能易。浮費減法，弟所擬每縣各立一案，不知果有當否？幫費減法，將來著往海運，不修漕船，全裁旗丁，自不至復有幫類名目；惟通費竟不易減，須合江松之衆官衆紳，以全力謀之。閣下旣以函告少荃，更求密告珂鄉中外諸君子，示我機要，助我不逮，仰承指南，不勝感禱。

復吳竹如侍郎

接誦惠書，具聆讜論。陰消陽長，是傾否交泰之機；閣下與諸君子穆穆在朝，經綸密勿，挽回氣運，仍當自京師始。人才不振，各處皆然；捐例保舉兩途，有積重難返之勢。然明知其弊，而無從禁止；譬之醫者，知病難矣，而制方更難，或有方而無藥，或病重而藥輕。故嘗謂錯枉無益，舉直而能使枉者變化則益矣；去邪無益，用賢而能使邪者懲改則益矣。國藩在外數載，吏治毫無起色，皆坐不能得良吏以

風示衆僚之咎，用爲大愧。皖省用兵太久，蹂躪不堪，人人視爲畏途。通省實缺守令，不過四五人。弟向江都等省商調數員來皖，亦乏滿意之選。兩科進士卽用及本屆拔貢朝考，并大挑教習等班。現在到省者，不過二員。每缺出，時有乏才之歎。而地方之苦，百物蕩然，公私赤立，民固無以自活，官亦幾難自存。又或到任未久，寇氣隨至，縱有賢員，莫能措手。卽行軍所過，亦往往百里不見炊煙，竟日不逢行人。忝司兵權，又爲民牧，環顧遺黎，但深內疚。而鄙部人逾十萬，又兼轄希庵中丞全部，各軍積欠已多，至十五六個月不等。又頒月協臨淮二萬，李軍門一萬。自丁憂再出，歷今六年，終未辦捐，除釐金而外，別無籌餉之法。日執此垂盡之商民，而與之剝膚吸髓。來示所云，一寬一分則受一分福者，夙昔亦嘗服膺斯言。事勢所迫，大負初心。古人謂兵者不祥之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幸邇來軍事頗順，皖南連克七城五隘，金陵合圍，蘇州克復，苗逆授省，壽州投誠。意者天心厭亂，東南蕩平，卽當奉身而退，避賢者路，不敢久竊高位，重蹈讐尤。相知有素，聊布一二。

致李小湖大理

京華盍載，曾覲光儀。近歲展轉兵間，無緣瞻對。伏審乘輅閩嶠，彩節吳門。爲國儲材，矩司空之家法。明刑弼教，踐大理之世官。方資禮樂之風，以靖干戈之氣。而邁文成誓墓，錄就歸田。迴宦海之征帆，

主師山之講席；仙雲彌好，卿月自高。逖聽之餘，傾企曷已！

園藩夙乘疏庸，膠膺艱鉅。際中興之景運，值元惡之貫盈。幸收建業之城，稍雪敷天之憤。思欲蕩滌環穢，潤色山川。爰開甲子之科，冀采東南之美。牛斗之英光依舊，龍雲之際會方新。既占二八之升，於斯爲盛；更思九兩之繫，以道得民。登彼鍾山，問誰鼓篋？周彥倫之隱廬何在？雷次宗之精室焉存？瞻耆碩之可勝浩歎！將投戈而論道，擬置藎而習儀。載葺講堂，重開學舍。議擇大宗師而從事，乃集都人士而共謀。僉以爲閣下天人通貫，翼實並隆。正直剛柔之德三，文行忠信之教四。早已施於有政，可以爲師。不揣愚蒙，敢爲禮請。聆羣倫之陳說，識衆志之歸依。試述一二，略塵清聽。

或謂地以人傳，文與年進。昔使星之戾止，猶祇星之方張。陵適陷於黃巾，玉節莫游於白下。鐘阜之烟雲寡色，蔣山之香火無緣。今則虎踞龍蟠，江山如故。鴛飛蠶振，旂鼓一新。培此邦之英華，補當年之闕憾。咨詢碑碣，憑弔滄桑。扶杖而吟，皆成詩料。攜朋而出，亦有勝游。臨惜抱之前廬，定卜伏生壽永。沿隨園之舊例，何嫌崔慎兒遲——茲一說也。

或謂古學凌夷，今文曼衍。江南之顧惠秦錢，孫洪張段，江北之閻賈王任，劉阮焦汪，并皆吳會儒宗。熙朝著頌，似流風之漸法。懼墜緒之將淪，閣下則躋古得哉。接人用樞，沈周莊孔，包贏越劉，催儻之

卷五千支公之籤三百，未足喻其宏通。自合資之提倡，集中經解策問諸目；小游學海，卽是津梁。——茲一說也。

又謂士鼓不能噉九成，椎輪不能禁五路；徇俗之藝，羔雁藉以先資，大慚之文，蜚蟬豈能速化？或非丹而是素，遂愛古而薄今。技縱屠龍，骨誰市駿；閣下則以鄭許之學，淵雲之才，濂洛之傳，正嘉之格；合之於一手，沛之於寸心，洗洸庸者，追軌前哲；談藝必衷於古，教人必盡其才。下至試帖小詩，律賦末節，亦復力排佻巧，崇尚清真。餘技足了乎十人，端儀合光於四國。——茲又一說也。

或謂儒生貴在識時，經術原以致用；倘使千言落紙，詞盡筌蹄，遂致一策莫籌，儒爲詬病。閣下則親編堯典，總答蕃書；摹天日之昭垂，紀海沙之漸被。中更潢池之傲，屢陳軌里之條。天人治安，遠唏夫董賈經義治事，定繼夫蘇胡。此間百度維新，五咨并用；廣說中衢之酌，樂聞鄉校之言。咨政乃魏之客卿，議兵卽齊之祭酒；通名鄭里，應仲遠之譽望；彌隆折節陸生，周孝侯之風裁。益峻——茲一說也。

綜是羣言，敢祈一諾；輒令儼從，祇迓高軒。毋金玉爾音，願廣繁維之雅；如松柏之茂，共培梁棟之材。區區寸忱，伏維垂察。

復劉子恕太守

使至接展惠書，承寄豫省全圖及河南江北漢東海西之圖，黃河南岸險工之圖，相需正殷，既我良多。另摺六事，多閱歷有得之言，文筆亦足達其所見，佩仰實深。

河防可慮一條，似不必預爲過計。黃河之決，關係億萬生靈，蓋有天意，不盡關乎人事。此賊本無深謀，就令出此，強秦引河灌大梁，而魏破，智伯引汾灌晉陽，而趙不破，成敗亦尙有數存焉。若在在如此過慮，則畏首畏尾，天下殆無可辦事矣。

地險當設一條，閣下前言由息縣至漢水之濱，經營此三百里之地。查該處東西四百餘里，憑淮以守，阻山以守，皆須有勁旅，乃足遏之。果有此項勁旅，則可以近勦，可以跟追，何必守險？此極寬極散之

後段言一上自朱仙鎮下至周家口，憑河戍守，偪賊全歸潁水以西。查劉省三前來徐州，卽力陳扼守沙河之說，使賊不得東竄，與尊指路同。並稱袁小午亦主此意。鄙意開河蓄水，費財甚鉅，難以成功。梁武帝築浮山堰，卽是前車之鑒。敵處圍安慶時，曾築堰堵縱陽河下，久亦卽潰。決運河開壩，每次動費數萬金，尙須節節置閘，時時啓閉，乃能行船。若置閘太稀，則下游業已漫溢，而上游尙有枯渴。豈有周家口僅築一堰，卽可蓄水使滿至朱仙鎮之理。周口以上，河雖淺窄，然汝潁魯等河，皆係經

流，較之縱陽運河，其工程之難，不啻十倍。鄙意此事用力多而裨益少，茲略陳拙見，俟過歸德時再約閣下同至周家口，詳細察勘，斟酌定議。

第三條言民寨可用，關係極大。豫中巨患，在於兵民相仇；其初在兵之擾民，作踐太久，其後在民之怨兵，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而後有善機；有善機，而後民寨可用。民寨與官兵通爲一氣，而後可以辦賊。敵處行軍，向以禁止騷擾爲主；惟所部太多，相距太遠，亦不免有擾民之事。聞此次入豫諸軍，劉軍最好，周軍次之，張鎮樹字一軍，已爲民所疾視；色副都統馬隊，則騷擾頗甚。不知閣下所聞亦相同否？即日李幼泉全軍萬人，又將赴豫，國藩當徧發告示，聯絡民寨，敬求閣下代爲出示，言「敵部如有擾民，准民寨赴鄙人前控告，輕則賠錢，重則正法。」總須將一信字做出，庶幾挽回民心。

第四條外圍可築，第六條地圖宜求；俟到宋與閣下相見，再行分別出示下札。第五條脅從宜宥，殊不易辦；昔年曾刊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鄉團，搶奪銀錢衣物，致賊不敢逃出；亦由無食無衣之民太多，混身賊中，聊爲偷生旦夕之計。故從古流氓難滅，非他故也；家無生業，而掣民肘者多也。

復方存之大令

所示各條，貺我良多。駐札之處，周口陳州俱曾入奏。本可移駐陳州，袁小午新居高朗，願讓與鄙

人小住；惟既來周口，并未見有危險之象，又定議防河，不得不就近調度。搜求人才，採納衆議，鄙人亦頗留心。惟於廣爲延覽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偽，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皁，陽鑿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矣。閣下若聞果有真賢而敝處疏之，有嘉謨而敝處忽之，不妨直言惠示。至條陳不必駁斥，卽當敬如尊指。蒞齋擬批，亦省却工夫矣。

復劉子恕太守

路濠一事，獻此策者頗多。然此事若地方各州縣官，立意欲行，則無不可；若督撫大吏，出一示，下一札，則斷難與辦。何也？州縣與民相近，轄地亦少，心思耳目，皆易周到；督撫大吏，則不過董率州縣。州縣不能人人皆賢，其不賢者，或懶惰而以不便於民爲辭，其害猶淺；或派丁役四出，名爲督率興工，實需索擾民，其害更深。大凡出財出力之事，民間願者十之二三，不願者十之六七。故非果得賢令，不過是通飭之文。從來保甲社倉，及一切勸課農桑穿井諸政，自大吏諭行，罕見著有成效者。卽如豫中王荆公，行保甲於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不效。任令行路濠於一邑而效，下其法於各屬而不效。其明證也。鄙人入豫勦捻，并無地方督撫之權，故熟聞此策，而不肯輕試。惟鑒而亮之。趙君所作釋文，於小學家從聲得義之說，已能貫徹。惟文辭稍失之繁碎，講「漢學」者，多坐此病，能出以簡當爲妙。

復尹杏農觀察

國藩以衰病相尋，憚見賓客，難閱公牘。自同治二年以來，蓋以次具奏，不欲以病軀久佔高位。初非因辦捻無功，而後託辭於病，以自解免。又恐驟然失位，或乖古人盡瘁之義。故不遽求離營，以塞清議而表歉衷。亦非欲於他人接辦之後，攘臂代庖味於一舟不兩舵馬不兩馭之說也。來書謂一維繫軍心之言，與平日懼為權臣之意，自相矛盾。亦誠有所難解。鄙意所惡乎權臣得人心者，謂魏晉以後，都督中外諸軍，覬覦非常。及唐末五代方鎮，為衆人心所屬者，動移神器，故可懼也。宋世鑒於陳橋之變，於將帥得軍心者，猜忌特甚。北宋狄王武恭如武襄，均為正人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秦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岳之兵權。自是以來，聞有宿將大獲軍心，傾動一國者，亦未聞有因此負疚而引嫌者。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荐提鎮，以千百員計。朝廷毫無猜疑，而僕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屨，腰適而忘帶。國藩前所謂懼為權臣者，不過恐居心行事稍有陵駕鄰省之處。後所謂留營照料，維繫軍心者，亦不過默運潛移，使霆湘兩軍與少泉水乳交融而後安。絕非挾軍心以自重，此夢寐所差堪自信，亦知必為閣下所深亮也。然江督一席，實繁且重。鄙人說話逾二十句，舌端蹇滯，難於接見僚屬。既不能為星使，豈復能為江

督。頃奉二十三日寄諭，仍當具疏固辭。來書引溫公之言相勗，竊意宋世如韓富文諸公皆嘗力求致仕；溫公爲翰林學士，亦嘗力求罷去。不才何敢遠方古賢？特自度精神不能了一日之公牘，此則飲水飲湯，冷煖自知，不得因未合於古而強以所不能也。

復應敏齋觀察

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必顯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爲失信也，即纖悉之事，嘖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裝十分。既已通好講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吃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財有不可點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尙以有孚之威，歸諸本身；况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未萌。閣下閱歷極深，以爲有當一二否？

覆蔣蕁卿觀察

僞託米商以查釐卡，辦理最爲得訣。委員積欠懈惰，一任該司役通同舞弊，虧短實課，填塞漏卮，官民交病，自應認約整理。惟閣下蒞事伊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

考核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袁簡齋云：「多其察，少其發。」僕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

復吳竹莊廉訪

純卿銳意整頓釐下，實因一路訪察各該委員未能認真起見；至於閣下用心之苦，渠亦慨乎言之，非與敝處有所同異也。「不可操之大急」一語，自是沈幾妙用。頃者鄙人亦囑以「多其察少其發，酷其罰」三言，守此而行，釐務當有起色。張方伯深沈厚重，得閣下和衷共濟，使鄙人無西顧之憂，至以爲慰。楊牧月前來此謁見，赴任，易令已另札委軍戒所矣。

省垣造謠揭貼，當中外交涉之際，此風尤當禁止；但平時亦當傳集紳耆，導導，庶不至激成事端。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各城，幾於無處無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爲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閣下以爲何如？

復丁雨生方伯

考官將遍，有賞無罰；與江西昔年之動輒甄別休致者，迥不相同。如此則陶成之意多，操切之意

少有才者樂於見長，無文者亦不至望而生畏。雖常考亦自無妨，此間擬停期滿甄別之考，因其事大無根據，非博寬大之名也。

聽訟催征，嚴立程限，逐一稽核，自有實效。王雲軒雖長於催科，然好用輕銳少年，拜認師生，亦壞蘇省風氣。閣下當法周湯諸老，何必取法乎下？清糧墾荒，誠爲要務。然下手實不易，能就二百餘則中，定爲簡明章程，祇留三則五則，使愚民一望卽知，庶幾易於遵守。墾荒委員，分肥朦混，亦應撤參一二，以儆其餘。此等處未可稍事姑息，將來另定勸獎章程，仍須先遴賢員，徐議良法。僕在安慶，議清丈田畝，造魚鱗冊，以未得賢員，卒未辦成，至於抱愧。石芾南旣於尊恙應手，可卽令赴蘇，就官醫局，渠亦欣然願應嘉命。

沙船與廢，言之慨然。頃接郭中丞來函，亦以加價一層，勢不可止，免扣一節，力有未能爲言。在扣項下，統計不逾三萬金，而使商有怨言，非所以示體卹。鄙見則以加價之一錢五分，全行免扣，其原價之四錢，亦免扣三分，而以扣出之一分，仍留爲海運局之公用，不必提歸司庫。頃接總理衙門信，似以全數免扣爲是，請卽照此議詳可也。昔劉晏不減漕船經費，以爲使下有餘利，則官物慎重，而事可永行；厥後減費太多，而漕船遂廢。今沙船之行於異日者，誠不知其何如。然在我輩留其有餘，則在後人

不至遽廢，是亦前事之堪師也。承餽生荔枝一罇，色香雖減，而真味未變，敬以志謝。二兒體氣漸完，擬令緩歸，以副雅囑。

復李宮保

黃運兩防，我軍分段防守，雖不能如上年幼良之同心，而地段較短，局勢較緊，比之上年，似更有把握。所率健飛諸軍，不知近日已由張秋北上，直抵德州否？伏汎盛漲，黃水當無不漫至臨清之理；某昔年六七月間，經過德州至東平一帶，見滄州減河以南，如德州臨清東昌等，均有滾水壩。——在古昔爲九河故道，在今爲運河，——所滾出之水，直流入海，亦有寬至數丈，深至丈餘者，儘足限隔戎馬。不知今日滄州減河以南，黃河以北，尙有此數道滾壩之河，限隔賊騎否？若此數道水勢果深，則張捻自投絕地，斷無不滅之理；卽此數道不深，而圈內究不甚廣也。都公臨事而懼，當不至大有異同，惟所撥陳宋諸軍，未必果服其控馭而得其死力。省三於十六日起行，在清江小住三日，計刻下已過濟甯，聞渠於閣下不滿處，在「權術」二字；昔年希庵不滿於胡文忠，亦在此二字。僕嘗告人曰：「文忠非全無權術者，而待迪希兄弟，則一片至誠，實無私毫權術。」惜無人以此言轉告省三也。

復李眉生廉訪

邗江握別，悵惘不可爲懷；接到手書，如獲瞻對。黎純齋趙惠甫到此，皆言閣下杜門謝客，惟以文史自娛；手鈔范書，夜分不倦。來春文采深美，而楷法愈益勁整，真乃有功翰墨者！去年曹阮陶謝鮑李杜蘇黃諸集，取次黃丹，今年又致力子史，莊子業已畢功，日來後漢想亦卒業。閣下盛年投紱，所業益勤；天或者故以微疾昌其所學，追扳古人，嗇於宦途而豐於此邪？至於炎涼世態，自古爲然；雖豪傑之士，能遺外世故，獨立千載，而不能禁止當世之擲揄。杜老所作赤霄行，莫相疑行，蓋亦爲兒曹所困辱，無可如何，聊爲長歌以自壯耳。

申夫傲岸不羈，卒乃以此被謗；米捐固其借端，然辦捐而必曰著重上戶，使大紳巨室與中人家平等捐輸，此其勢固有所不能。王介甫使品官形勢之家，均出免役錢文，衆論愈譁。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僕從任用非人，此等乃所謂世法者，違犯不韙，萬口同譏，誰能一之？聞其多方彌縫，使萱闈不知獲咎之事，而出署之後，囊橐蕭然，歸途費用亦且不給。此足令人起敬，而謗議亦或當少減乎？

劉樹堂在候補各員中，獨覺書味盎然。三月中委辦海運，頃間回省，呈出手記各務，事理亦尙通達，將來或可陶成令器。此間士風稍陋，鄙人欲廣加延訪，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誘獎，庶冀漸挽薄俗，一宏雅道。此人困於差徭，亦欲稍予平減。若大加整頓，卽恐州縣無以自

給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緣民困太深，而官貧亦迥異尋常；若愛其赤子，而餓其乳母，則是兩斃之道。地方瘠苦過甚，卽寬大之令，亦不能遽下也。

復寶佩衡尙書

接讀十九日惠示，具叙愛注，慙拳至爲感泐！卽維尊候綏愉，薰塵彌篤，跂頌無涯。津案現辦情形，公函業經備述；現經兩月之久，辦理尙未就緒，致令閣下及總署諸老，多費唇舌。弟奉命來津，專辦此案；遲延之咎，實無可辭。查拿正凶，敵處初次覆奏，便以爲最要關鍵；府縣迭要諭旨，飭解津郡，本爲力持正論，設法保全，豈可遲延不辦？謂津民義憤，不可查拿，無府縣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局外無識之浮議。稍達事理，無不深悉其謬。弟雖志慮短淺，斷不至爲浮言所搖。拿犯之難，訊供之難，皆經屢函上達；議者不察，或謂弟意存推諉，輕聽人言，瞻顧清議，不肯切實速辦，非閣下深知此中委曲，鮮有鑒諒鄙心者。

竊謂中國與外國交接，可偶結一國之小怨，而斷不可激各國之衆怒；挖眼剖心等謠，外國疑中國藐視太甚，引爲大恥，此足激衆怒者也。枉殺多命，外國疑天津可殺二十，他日卽可殺四十，今日可殺二十，異日卽可殺二百；洋人在中華，幾無容身之地，引爲大慮，此足激衆怒者也。目下中國海上船

礮，全無預備。陸兵則練營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衆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此等情勢，弟籌之至熟。故奏牘信函，屢持此論。若謂無端變易，妄信局外之言，不從委曲求和處切實辦事，以此邀功，功固難必，以此避謗，謗已難辭。不且進退無據耶？惟府縣於初撤任時，本無治罪之說，聽其回省。厥後該員等出省他往，則弟所不及料，以致久不到案，疑鄙人有故縱之象。而天津民情，囂張如故，將打殺洋人畫圖，刻板刷印，斗方扇面，以鳴得意。其已獲者，人人狡供；其未獲者，家家匿藏。而弟不能速擒而立梟之，亦疑鄙人有故縱之迹。雖貴署亦不免疑弟任意遲延。實則弟之欲拿真犯，以全和局，未嘗須臾忘也。此時業已專弁飛提，當不致過稽時日。要犯雖無確供，斷不能因難自阻。再拿數人，約成二十一名之數，足與相抵。狡供堅不承認，則鄙意早經慮及者。將來或當從權辦理，不盡憑供定案。此後有卓見所到，爲愚慮未通之處，尙望隨時賜示，俾免失機僨事。貽同譏羞，是爲切禱。

覆恭親王

尊處前函謂：「辦凶一層，若將中國人之不遵國法，和盤托出，恐令若輩齒冷。」自屬卓見。惟案無旁證，對質之人，各犯不肯自認死罪，亦人之常情。卽泰西各國，亦未必無此梗化之百姓。若洋人能

派人在津訪察此間辦法，則知中國於囚犯一層，絕無寬縱，並非無故遲延，有心推託，果能見諒，或不至另生枝節。至垂詢兵連禍結，各將誰歸？竊料彼族所言「目下即將津郡作爲焦土」等語，或係旁敲之筆。若正面文章，則前在津所言羅公使德、繙譯等當一怒出京，回國回滬，關仗似須明年，未必一朝猝發。彼若專重在囚犯指定，必須抵償若干名，再竭一兩月之力，亦必可如數交卷。不待構兵之際，而終能如願相償，則明年兵船雖集，尚可中止。彼若決意稱兵，則雖立交囚犯多名，而或嫌其少，或嫌其假，或另挑他事，欲開蚌端，何患無辭？是兵連與否，仍是洋人之本計，不僅在拿犯之多少也。國藩自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中旬，病勢本重，近丁中丞及天津丁道病亦不輕，成廷尉病尙未痊，毛司空又已回京。惟望李協揆速到，再當竭力會辦，以速補遲，總求此心可以服洋人，乃可以對朝廷耳。

復恭親王

國藩辦事遲緩，使多方絮聒，尊處舌敝唇焦，深負委任，踧踖難安。來書不加督責，反辱慰勞，惶悚何極？府縣業已在津取具親供，奉旨敦促解部，本無可再事延緩。惟尙有鯁鯁過慮，恐中外用意偶有未符，轉致陰差陽錯，不敢不備陳於左右。

府縣下獄一事，當時乍接羅使請以三員抵償之照會，只求和局之成，倉卒定議，辦理過柔，事後

思之，深用自憾。以爲萃六州之餓，不能鑄此一錯。六月二十一日，摺片及上尊處各書，亦曾略明抱愧之忱；迨奉改解津郡之旨，設法斡旋，渾然無迹。國藩且服且慚，私幸大力挽回，竟得解我神明之疚。自是議抵之說，一心拒絕。此時該員等卽到部中，原無他慮；惟洋人堅執異常，諸酋麀聚都下，深懼府縣入京，尊處力持正論，彼或仍執抵償之議，妄肆要求，百折不回，則魚肉在邇，刀俎在旁，勢逼處此，殆有不堪設想者。該革府革令，前聞改解津郡之命，正如金雞放赦，仰誦聖明，重覩天日；近聞仍解刑部之命，不覺魂飛魄散，怯對獄吏，顧影自弔，以爲總署力爲救全，而洋人仍持疆臣之原奏，欲得而甘心也。國藩竊意前與赫德詳論，赫德曾言「拿犯切實，府縣事自易了。」倘威羅二使並無此意，該稅司必不遽爲此言。近日中國切實拿犯，當亦聞知；縱不能漸將府縣放鬆，豈其索之尤緊。而比奉尊處賜示，亦未言及津人逼索府縣到部一層，究竟曾否催逼？敬乞惠示。

與洋人交，凡事皆有步驟，必應多留餘地。國藩前此過聽交部，以後輕重尙可自由之說，未曾自留地步。非尊處以解津一議，委曲彌縫，則步步逼緊，無可轉身。國藩既已一誤於前，深願尊處慎重於後；與其臨時窘步，不如先事展寬。該府縣可否免其解部，卽據親供定案之處，伏候鴻裁。

國藩平日辦事拙滯，舉措失機，實所不免；至如專挾私見，顧惜一己之毀譽，不問大局之成敗，則

素所不爲。况府縣交部一節，事前既由敝處誤奏，事後又欲見好取名，國藩雖愚，決不爲此。所以長慮卻顧者，實恐洋人詭譎多端，催逼送部，後患不測，故思求急脈緩受之法。尊意如以爲可行，卽乞示知，以便遵循。國藩具奏乞恩，如卓見決以爲不可，日內卽當迅速起解，決不敢稍有羈留。昨經附片具奏，尙未接到批旨，信函往返，亦不過多二日耳。愚昧之見，敬以奉商。

復張友山漕帥

承示蔣主政條陳河運事宜四策，其灌運立湖一策，頗有窒礙，費多利少，現可無庸置議。規復黃河故道一策，八年馬制軍會奏，將蘭儀以東故道設法疏濬，銅瓦廂決口酌議堵塞，業經部中議定。惟工程繁重，計挑河修堤塞決三項需費至二三千萬之多，閱時又非三四年不可，而東趨之溜，能否挽之使南，蘭儀決口能否堵合，仍無把握。來示所慮洶係不易之論。查規復河道一事，內外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蓋河道自古以來，無數百年而不徙之理。歐陽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會淮入海，已閱七百餘年，而有銅瓦廂之決，蓋亦日久淤澱，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使復故道，無論鉅款難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

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高仰，難於浚深。即使事事竭力爲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即果南復故道，而於運漕亦尙無把握。蓋自道光七年以來，河高而淮低，淮水不能匯河而入海，於是絕淮與河，使不相通。淮之故道，爲全黃所佔，而淮則避讓而入於江矣。每年漕船過清江後，卽爲一倒塘灌運之法。其法堅築兩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之南塘內，將南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塘之北壩，使兩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黃之北塘內，將北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黃河之南堤，使黃流與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黃河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爲一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二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當時無論有識無識，皆以此爲極難之事，極鉅之款，極拙之謀。中外欲思所以變計，今若仍復故道，則清口黃運午貫之處，仍用倒塘之下策乎？抑另有良謀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則南黃雖徙，而漕尙不通暢，又何必復故道乎？鄙意以爲河既北行，卽當順水之性，就泛溢之處，築堤約束，其妥流順軌者，姑且聽之。待軍餉稍鬆，再大治之，不必遽議南遷也。

至導衛濟遠之法，前此運河北流，張秋本屬上游，臨清本屬下游，則南高於北，一定之理。惟衛在元城冠縣一帶，尙在臨清之上游，或者稍高於運，或與運相平，自須詳細測量，再行酌定。如於元城稍

上開河導衛以達張秋在平日縱不能高於運在黃河稍落時必可高於黃矣衛水分爲兩支一支循舊由元城至臨清一支親開由元城至張秋運漕分爲兩法伏秋盛漲則舟順黃河之溢流由東昌以抵臨清黃水稍落沂上水以達元城又沿下水以抵臨清雖衛水微弱未必兩支皆可行舟然尙可以人力圖之倘履勘惟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與辦來示又以僅於沙灣左近築堤而上下游沿河各州縣仍虞昏墊擬就現在河道一律築堤東之入海俾免潰缺蓋籌確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挽河南遷之說則堤工亦何可緩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雖云地段甚長工費亦鉅然較之規復故道當尙可從減省借黃濟運一策疏濬漕渠使之寬深先事設順流刷沙之船隨時行閉開撈沙之法更爲南糧定候訊渡黃之期亦可救敵補偏然盛漲一消卽屬無益再加以導衛濟運修倉運漕兩法差足以濟時勢之窮辱承垂詢聊布一二仍希詳細見示以備互證而資商榷。

復郭筠仙中丞

接誦二月初十二兩次惠書具聆一一猥以鄙人添孫致慶并授稚兒洗日卻疾之方就諭履候康愉攝身多術企慰無量承示天道循環人事興廢之故消長盈虛洞若觀火未有壞亂天下而楚人私享其富貴此層外間亦多能言之至於士去職而習爲游說農去養而相與嬉遊習爲偷薄譏飲

音樂歌舞日夜，則未聞有慮及之者。又稱「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僕近來自省生平謦咎，不出佞求二字；今猶衰耄，旦夕入地，猶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長，果能剷盡佞求二字者，亦殊不多得也。佞求二端，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途慙然愧懼，不復敢道人之短。若著一書，以詆訶達官，則佞之尤者，無所畏懼，其品概亦可想見，無足深較。

意城昔辦釐務，受人荐引，亦頗有物議傳播；然門包之進，虧累之多，則一無所聞。今大變前轍，而收數日減，豈無一二明者，校長掣短，歎新之不如故乎？僕生平屢遭譏謗，上年天津一案，謗議尤不忍聞，殆有甚於永州某守所云；卽意城之偶被諷刺，又不足道矣。

復袁小午講學

接三月二十三日惠函，詳論鑒拔賢才之義，纏纏千餘言，具聆深意；所示諸賢，及另單開列者，六十四人，疏其梗概，大抵才德并收，體用兼重，品評允當；殷殷以一士不遇，引爲予辜，一善不揚，引爲己責。心存匡濟，識量宏深，良以爲佩！又謂「東南底定以來，老成凋謝，繼起無人；一有緩急，無足倚恃」。深以前此之得人爲盛，而怪近今之寂寂。此由鄙人闇於知人，志氣衰耗。古稱精神折衝，不克汲引人

才亦由精神懈弛，不足感召英傑，翕聚風雲也。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迥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致，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倖門，仍須投資按序，各循常調。卽昔之勳望赫奕者，今祇亦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末由顯著。近之賢才，所以寂寂者，始由於此。然內患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啻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蹈厲無前者，不宜以猛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馮、曾、李、胡、陳、左、李、劉、吳、等，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老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銷磨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覩。是則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愧引針拾芥之無具也。此後如更聞有佳士，無惜續行見告，至禱至禱！

國藩回任江表，節序頻更，諸務叢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大懼曠官取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此間近狀如恆，前日有李世忠、陳國瑞構毀之事，陳、李二人，前在江北帶兵，素不相下，陳之聲名較優於李。如淮河奪鹽船，壽州殺部將，頗有欺侮，李積不能平。近在揚州，李與陳貌和好，實屬隱圖報復。四月十四日，李世忠忽率其徒黨，馳入陳寓，掩執陳國瑞上船，揚帆南下，捆縛辱罵，適有鉛船及湖北各船在彼，聞

陳國瑞被執，一呼而集百數千人，追圍李世忠之船，劫其眷屬。有妾一人赴水以死。李世忠乘間逃走，與陳國瑞先後來甯互訐，二人均桀驁性成，不循理法。邇來住居揚州，百姓既不甚相安，洋人復每滋瑕釁。昨派篤臣及瓜州吳鎮，查明原委，據實參奏。李擬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原籍，未知此後能否安帖。閣下於二人素知其底蘊，並以附告。

答黃麓溪

爾接手書，闕然未報。疏瀾之咎，靡所於辭。夙邀德鑒，亮獲寬宥。比想道履清娛，政祉佳暢，甚善甚善。蘇垣爲仕宦鱗萃之場，以弟所聞，大抵揮霍者蒙卓聲，謹守者沈散秩，生辣者鶴起，和厚者螻伏。標榜者互相援引，務實者獨守岑寂。揆斯三者，於吾兄俱未爲諧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於名望，要在案牘律例之中，誠能三折肱而九折臂，則閱時稍久，亦終爲僚友所推，上官所許。

弟有一言奉勸吾兄於數年之內行之者，其曰耐乎。不爲大府所器重，則耐冷爲要；薪米或時迫窘，則耐苦爲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爲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干請得榮，則耐閒爲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無所求者，不過二年，則必爲上官僚友所欽屬矣。此二年中，悉力講求捕盜之法，催科之方，此兩事爲江南尤急之務，一旦蒞任，則措之裕如。人見其耐也如此，

不見其有爲如彼，雖欲不彪炳，其可得乎？來書過自抑送，所屬望於弟者甚深，故特以迂腐之辭，上貢左右。閣下以爲然耶否耶？弟居官依舊，殊無佳狀，去遘癘疾，比已十愈其九，根株未拔，終恐復萌，翰林不得外差，其清况蓋甚於外吏，然弟一毫不敢萌妄念。目前所處，既已忝居非分，多多矣，而况敢再覬乎？

覆胡蓮航

去臘奉到手書，懇懇數千言，昔觀譴蔑之面，今知故人心。別紙所陳數事，空山憂戚之中，乃能盡傷民瘼，遂欲拯桑梓於水火，起滄痍而沐浴之，其爲惻怛，豈勝欽挹。以世風之滔滔，長民者之狡隘，酷烈而吾子伏處閭巷，內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飢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効，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闈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然事蹟有難者，自容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無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一無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如足下所條數事，蓋亦不能出乎交議通諭之外，其究亦歸於簿書塵積堆中，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

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爲憤懣！故初奉尊書，本思投匭徑獻，繼念身處山中，而屬他人上書闕下，近世已無此風。且足下詳請未盡，反授人以口實。故與可亭同年熟商，若其託名他氏，無難縷晰入告。若以尊名特達，則恐無益於民，先損於身，固未可率爾以嘗也。

中如林周二公仿漢氏繡衣直指之說，良足以剴劇賊而懲墨吏。國藩將據以上請，會林公遽歸道山，周公奉命撫粵，而粵西盜賊亦日熾而不可嚮邇。於是事有專重，而治盜之使不復能旁及矣。今春以來，粵盜益復猖獗，西盡泗鎮，東極平梧，二十里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源，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國藩嘗私慮以爲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於去歲具疏略陳大指，財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茲錄一通，敬塵清覽，未審足下以爲有補萬一否？如以爲可行，則他日仍當瀆請也。

國藩學識短淺，自以躓躓高位，不敢不悚切講求。奈疾病相尋，心血虧損，夜不善寐，稍一構思，輒心動手顫。年方壯歲，境亦安樂，而脆耗如此，理不可解。蒲葦之質，勢難堅強，以謬附於松柏，辱足下知愛，合傾誠相告耳。至於壽祿之榮，驕人之態，雖在不肖，猶能滌此腥穢。足下乃以銜版見投，毋乃細人

視我，而鄙爲不足深語。今亦不復相壁，但求捐此陋俗，而時以德言箴我，幸甚無量！書不詳盡，伏惟察，並乞多謝王君子壽。倘有藥石，幸貺故人，瞻望雲天，企佇曷已！

覆嚴仙舫

三月之末，奉到賜書，辱惠續行水金鑑及他珍物，嘉貺盛懷，感喟不旣！比想大旆遂已南征，粵西小醜，不謂猖獗如此；天子以供億浩穰，倚仗賢明，故以屬之台端。而姚公蓮籌、鄒公建節，皆與閣下素號知交；如驂之靳，宜克有濟，不似往者趙辛乖分，意見歧出也。

嘗考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肅州糧台爲中外之樞紐；以大學總督黃公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糧械，倥傯萬端；黃公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闔館一所。公亦竟日危坐日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啓視符牒，應附何司者，立予分派；目擊其錄稿鈐印畢，卽以咨覆重門洞開，毫無隔閡；一切神速，了無留滯。夫是以鮮中飽之人，而少浮銷之費也。閣下以他省官員，客寄粵中；地望未極優崇，僚屬未甚愜洽，不審遂能遠法黃公，得以惟所欲爲否？如其上不見疑，下不見忌，則所益於國家者爲已多矣。

與劉星房都轉書——論鹽務——

頃得讀閣下所寄鹽法節略一紙，仰見筆畫精到，籌謀深遠，敬佩無已！去歲變法之初，規模粗具，亦容有未盡善者；今茲復欲小有變更，以期保此大局，此一「密益求密」之道也。第試行未久，謗議未熄，忽又自改其前說，適足以快讒匪之口。此次小議改轍，要須周浹詳慎，不復少留滲漏，以期十年廿年永不再改，而後有以自立。弟等雖未諳釐政，亦欲勉竭管蠡以相佐助，搜尋罅漏，以相詰難，謹就節略中所載及其所不載，悉心研究，竊以爲不足慮者有二，未深晰者有四，宜熟計者有三焉，伏惟分別而詳示之：

辛丑五綱之殘課，及清查扣留部府各款，從前奏案，每引加帶課銀五錢有奇；此舊商之殘欠，本與新版無涉。戶部不能執甲所負之債，而取償於乙；執綱商之賬，而追呼於粟商。且去年初改新章之時，此項大課業已奏明停緩，豈甫經年餘，忽從而追索之？此其不足慮者一也。

活支外款，本無成數，攤節一萬，卽報一萬，以候部撥；攤節十萬，卽報十萬，以候部撥。假使外間動用已盡，無分毫可供指撥，戶部亦不能持籌以相問，執簿以相責，此項銀兩係兩淮額外撥款，或多或少，或有或無，其權操在尊處，戶部不得爲政，此其不足慮者二也。

節略中言：「此時鹽課皆當復還舊額，方爲正辦。」不知所謂復額者，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每

引四百斤之額乎？抑鹽勛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之舊，而仍照新章，併爲六百勛，大引僅存九十三萬引乎？由前之說，則由六百勛而仍改還四百勛，是成本驟加，課額驟增，辦理將大致竭蹶，想智者必不爲此矣；由後之說，則較戊申綱之八十九萬引，僅多行四萬引，雖勛數暗與會典定額相符，而引數究嫌短絀，此第等之未深晰者一也。節略中又稱「俱復舊額，照科則卽每引須加徵五錢有零」，不知尊意此項以爲宜加乎？不宜加乎？以爲宜加，則二年以來，每引止費六兩一錢有奇，衆商已慣見而慣聞矣；忽增五錢，亦恐其因而裹足，以爲不宜加，則國家課額自有定數，去年議增二十萬引，業已攤課而之輕，今年議減十六萬引，亦宜攤課而之重。倘徑裁課額，則人言藉藉，豈不可畏？此其未深晰者二也。岸價之長跌，非官吏所能爲力；場價之貴賤，則院司可以裁制。去年陸公奏定新章云：「官定場價，不得過二兩四錢，不許抬價居奇。」今節略云：「場鹽每引加費七八錢。」何以官不能制？此其未深晰者三也。去年奏定新章云：「祇行一百九萬餘引，滿額卽止，以防壅積。」節略中云：「改票以來，已運正引三百餘萬。」是兩年而行三綱之引矣。其果壅滯耶？則於百九萬引額滿之時，卽應停止，不應自背前奏，溢出額外，自誇銷引之多，而受壅積之害；其果疏暢耶？則此時不應忽有改圖減引之議。此其未深晰者四也。乙未綱之鹽，陶文毅奏案，本請分十年帶運，鹽旣分十年帶運，課亦分十年帶徵聞。此綱

至今，鹽未運畢，課亦未徵完。去年陸公奏章，乃稱爲乙未綱已納錢糧米運之鹽，實與陶公前奏不合，弟等已蓄疑於心矣。惟力籌卹商輕本之法，不得不思加勛，既思加勛，不能不指此項乙鹽爲名，以爲所加之勛，初非無課之鹽，有識君子亦皆深諒任事之苦心。弟每引配帶二百勛，兩年以來，行引至三百萬之多，則乙鹽全綱配帶已畢，且溢出乙鹽之外矣。此後每引仍加二百勛，又將指何項鹽爲名？將來淮南票引，永以六百勛爲定例乎？抑仍有改爲四百勛之時乎？若不奏明，必爲言者所藉口。此其宜熟計者一也。去年陸公奏定章程云：「自百引起至千引止。」厥後議徵設棧，乃改爲自十引起，以便小販；從此淮北試票，所以從十引起者，以其引地甚隘，道里甚近，民販甚小耳。淮南則縱橫萬里，交錯七省，與淮北迥不侔矣。近聞江廣各岸，小販充斥，規趨微利，爭先跌價；大販守候不利，則折本賤售。一轍既覆，相戒不復再舉。蓋大販之受擠於小販，亦猶官鹽之受擠於私鹽，以應禁革小販，仍從百引起。否則巨商畏縮，實於大局有妨。此其宜熟計者二也。去年奏定新章云：「被災舊商，凡請運新鹽千引者，准其配帶補運免課之鹽二百引；如舊商無力，情願自招新商代運者，亦准配補二百引。」弟等竊以爲此條過矣！每引六百勛內，既有二百勛無課之鹽，以千引計之，因加勛而無課者，三之一，因配補而無課者，五之一，是無課者占五百三十餘引也。無課之鹽太多，成本太輕，岸價焉得而不賤？新商

焉得而不虧場產焉得而不絀往者綱商取巧之術有所謂「淹銷補運」者有所謂「一加帶」一融楚」者。淹銷云何船被水淹之鹽，惟其免課補運；奸商則鑿沈無鹽之船，而希圖報淹。融楚者云何食岸輕課之鹽，通融行於楚岸，奸商則懸關應運之引，而贊營融楚。二者之免課輕課，其害較私鹽而更甚。今日之配補無課，其害較二者而更甚。若不裁革此項，則新商行票，既受擠於小販，又受擠於配補，跌價賠本，職是之由。此其宜熟計者三也。凡此數者，弟等未經身履，或莫悉其機要。十年以來，國家大政，惟此事足挽回元氣。閣下與陸公之忠蓋，士林所共仰也。然裁抑滋多，謗譏亦鉅。其初規有未善者，此次小議變更，不可不詳盡周密，務使目前無遺議，日後無流弊，庶足宏濟於艱難耳。

復彭麗生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愆，無實行而盜虛聲，為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溺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舉目斯世，求一撻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必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宿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

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

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同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柄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鋸，而鮮當矣。刻下見志，惟在「鍊兵」「除暴」二字。鍊兵則猶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急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及，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

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招散亡之魂魄，誠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職，卽整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與江岷樵左季高

王子壽、林天直、張康卿，俱到；衆賢彙進，龔亂噓枯，必有厭人心志之政。今日白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岷樵爲向軍門所奏，俾充翼長，義似不可以辭，非區區計較於己身之利害而已。彼既懇然而引，與同袍，則岷樵之夙抱，與所熟睹於軍中之利弊短長，或者得盡展布，而唯命是從，亦未可知。卽不然而言，不吾聽，謀不吾用，亦且優容其間，益得盡究軍情得失，而一喙不置，彼誠懷矣！其又能久居此席乎？將來奉身而退，亦易爲計。若預薄其不足有爲，而悍然不顧，則非有心人援溺迫切之心也。若謂某子不足共事，則又岷樵之度之不足容納衆流也。二君尙細思之。

復歐陽曉岑

頃奉賜書，不特識解超越吾輩，卽文氣之深厚，亦似夫張子厚之理窟，張太岳之書牘。竊兄宏量精思，近日遂爾臻此。莊生所謂：『聞任氏之風俗，殆未可與榘才諷說之徒，簡髮而道一二也。』

所論數事，閩藩蓋亦粗識指歸，謹以復於左右。書院之說，誠爲進退失據。接來教之次日，卽將關聘卻去，今仍以屬陳永滂。未陽常甯一帶，頃有土匪竊發，已調楚勇五百，湖勇三百，前往進剿。撲滅稍遲，則閩藩當移駐衡州，藉令無事，而東南如衡、永各郡，西南如寶慶各屬，實爲匪徒淵藪，亦宜逕駐彼處，搜求洞穴，與草薶而禽翻之。未可講學會垣，轉荒職事。

保甲之法，誠爲善政，然刊定科條，散布鄉愚，求能行法之人，不苛斂於民間，蓋或百里而不得一

賢焉。世教既衰，人人各逞其無厭之欲，魚肉羸民而力七之；官司布一令甲，徒以供若輩橫索暴斂之名目。故團練保甲，皆今日之要務，而鄙人妄謂皆不可鹵莽以行，滅裂以舉，人心陷溺，固已抵此。獨嚴縛匪黨，動與磔死，差令鄉里善良，得以伸彼之氣，而應吾之令耳。

梅里之兄子，頃攜尊兄書來，欲教潮勇以技藝，已收蓄在此。武弁中有塔齊布，頗曉軍事，僕頗欲與之誘掖；又周金城在府署教技，亦有師法將來操練，即倚此三人。

文案不立，不足興事，誠如尊諭。頃已在公館立審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敵處所爲，止此三科。巨案則自行彙奏，小者則惟吾專之。期於立辦，無所罣礙，牽掣於其間。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昨城內捆獻土匪，本交善化縣敵處聞信，即提來，已立梟二人矣。

至於一集思廣益，一本非易事，而施之於會城之內，尤易爲人欺蔽。日之抵吾門者，或上書獻策，或面陳機宜，大抵不出尊書三端之外，抑所謂一陽鱗者也。然因此而盡廢吐握之風，則又不可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爲其善。我思古人，殆應如此，而區區則未逮矣。

潮勇淫掠，極爲毒害，近有他處潰兵逃勇，假託於潮，以張其莫敢誰何之威，亦有並非兵勇游匪

四出，而國人相烏呼以爲潮勇，抗之則力有不能，遣之則資有不繼，招之則患且無休。今方謀擇其桀悍者，日磔幾人，然後再謀遞解之法。若云拒孤城以整鄰國，則初意原不如是也。捐輸之例，百無一良；若以屬之鄙人，惟當敬謝不敏。署中丞君明白曉事，近與僕謀事意見多合。第相响相濡，尙未能忘足忘要，或稍久更當融財。

此八事者，尊兄之所慮，亦僕所日夜籌維者也。謹一一銓覆，卽有不當，幸無惜更迭辨論，以示接槩。企望企望！或乘輿扁舟，又復翩然來過，彌慰私懷。禱祀求之——不敢必也。

與朱石翹

自去歲以來，搶劫之案，各縣多有，惟吾邑無之，亦無以他事冤抑持片詞來控訴者。仁人之所被，豈淺鮮哉？現在設法購拿各劫案首要諸犯，至則立予磔死，不復拘守常例持之稍久，巨案或可少息。方今民窮財困，吾輩勢不能別有噢咻生息之術；計惟力去害民之人，以聽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矣。去冬之出，奉命以團練爲名，近來不談此二字，每告人曰：「鄉村宜團而不宜練，城廂宜練而不宜多。」如此立說，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尙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則新進生事者，持札四出，詭索徭勸無所不至，功無尺寸，如弊重印山，亦良可深慮也。

與劉孟容

伯母已得安葬，甚善；四方多故，早爲封樹，則亦無復它慮。岷筠兩君，國藩日日系念；今辰得筠仙書，知己自黃陵與岷樵分手，遂得南旋，想已安抵梓木洞矣。惟民老之師，尙在漢陽德安一帶，未得渡江，退保武昌，茲以爲系耳。璞山在衡，與國藩約共招勇六營，往江南殺賊，將報湘人七月之仇，兼助岷樵一臂之力；其餉銀軍裝，皆由勸捐自籌，不欲取之省局，所以別於官軍，自成一枝義旅也。厥後璞山歸湘，卽在省城請餉，蓋與初議異矣。適會下游警急，中丞囑璞山帶勇晉省防堵，此則局勢與在衡之議大變，自有格例，未可意爲伸縮。而璞山請餉請器物，多不中程，以是省局上下大滋物議，而璞山語言意氣又多不檢，以是訾議其短者，評譏日入於吾之耳，書函日入於吾之目。國藩昨爲一言規璞山，未知其能細味而曲從否？僕蓋愛之深而思之甚，非以文吏常譚挫其銳氣也。

鄂省事棘，萬不可發兵往援；自璞山外，殆罕有請纜自行者，而此老雖銳以自任，左右無能輔夾之人，以動其義氣，而彌其闕失，是用隱憂。老弟當亦同此懸懸也。樹堂九月已歸去，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老雖深藏洞中，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烏亂於上，魚亂於下，而容筠獨得晏然乎？閱吾弟與

岷樵書稿，抑所謂膚泛者也。岷在江西，與鄧厚甫大不協，張中丞常以此等議論勸岷老，尊書之旨，蓋相去不遠，獨文詞深美，遂躋古人國藩入世已深，厭聞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謬人國家，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困肝膽，可與掀振一番，非吾弟亦無以發吾之狂言。

與王璞山

接到手書，改過光於日星，真氣塞於戶牖，聽慰無極！前者足下過衡，意氣盈溢，視天下事若無足爲，僕竊憂其乏惕厲戰兢之象；以其握別匆匆，待再來衡城時，乃相與密語規箴，以求砥於古人，敬慎自克之道。自足下去後，而毀言日至；或責賢而求全，或積疑而成謗，僕亦未甚深慮。逮英竹莊書來，而投梭之起，乃大不懌，於是有初八奉規一函；僕函既發以後，又接家嚴手諭，道及足下忠勇勃發，宜大蘊蓄，不宜襮露。然後知足下，又不理於梓里之口，向非大智慧轉圓神速，痛自懲艾，幾何不流於矜善伐能之途。古人謂齊桓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元盈悔吝之際，不可以不慎也。

此間足下率勇三千，赴援鄂洛；僕既幸吾黨男子，有擊楫聞雞之風，又慰旁無夾輔之人，譬如孤竹干霄，不畏嚴霜之摧，而畏無風之搖，終虞足下無以荷重任。頃朱石樵書來，渠自鄂省十一二即可起行，大約日內可到長沙；觀其書詞，則逆賊全數下獄，武昌業已解嚴。僕昨奉諭旨，今帶勇即日援鄂；

今不特僕不必去，卽足下亦可免此一行。僕另有書致中丞，商湘勇停止援鄂之舉，不知意見合否？祈足下面稟中丞，細決行止。

至足下之初志，欲興義旅，徑赴下游殺賊，則須計出萬全，不可倉皇一行。蓋舟師必須兼備，操練必須兩月，裹糧必儲半年，三者闕一，皆有坐困之道，而無成功之理。朱翁殺賊之志，甚銳且堅，此次歸來，必且大有興舉。若中丞能從僕言，停止援鄂之行，則望足下與朱石兄同來衡城，就僕熟計講求水戰之道，精晰練勇之法，僕雖不才，亦當隨諸君子杖劍東下，討此凶逆。如足下鄂中之行，勢不能止，猶望示我一書，苦雨多愁，所懷千端，諸惟心照不盡。

覆龍翰臣

頃奉惠函，伏審動止。康勝德業益懋，至以爲慰。諭及陳告民漢一節，實有萬不得已，具徵仁人君子之用心。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袂而養姁步，倡爲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刺骨！今年承乏團務，見一二當軸者，自藩彌善，深閉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與其鬥也者；欲固執謙德，則於事無濟，而於心亦多不可耐。於是攘臂越俎，誅斬匪徒，處分重案，不復以相關

白方今主憂國弱，僕以近臣而與聞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卽先部治而後上聞，蓋爲一己自尊威福，所以尊朝庭也。

覆黃子春

劉君霞仙來衡，盛道閣下。鶴骨松心，通曉治體，不復踐踏尋常士宦町畦；郭筠仙亦稱道不容口，此又得復觀察書，尤以推轂津津三君子者皆與鄙人金石至交，許與不妄。用知閣下之風格，不似世間桔槔故態，隨人俯仰者也。

國藩從官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飭儻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

頃聞奉到寄諭，命國藩赴皖援勦，自維才智短淺，無能爲役，而與辦船隻，選練義勇，擬以水陸萬數千人，夾江而下，規模亦已粗備。但求宏才偉識，共濟時艱，閣下若不棄鄙人爲不足與謀，尙祈岸幘掉舟，翩然過我。其有不逮，面爲指陳，至幸至幸！

又聞貴邑有江鼎臣孝廉，尤豪俠堪倚任，亦望閣下以尺一致之。囑其在鄱陽宮亭之間，招集漁戶，早爲部勒，以待湖南北兩省之師，過湖口時，一相會合。其所須經費，卽乞與總亭兄熟商，必有方略，可資集用。若能於漁舟之外，更謀雇買民船，改修戰艦，可置礮位，尤足以壯聲勢。若二者俱不能，則陰求血性男子，召集義旅五百人，與此間陸路之兵，聯爲一氣，亦足以別闢生面，飛揚旌旆。國藩智小謀大，不無見囑方家，然大局糜爛至此，志士仁人，又豈晏然袖視，坐聽狂賊之屠戮生靈，而不一省顧耶？

與胡詠芝

閣下治軍鄂渚，爲甄師喜，爲兩湖喜；藩同時又接廬州失陷岷樵殉難之信，爲天下憂，爲吾黨憂。國藩自九月來，募練諸勇，造備戰艦，擬與甄師岷老輔之不謂斯材遽成名以去，而甄師又被羣言誘効，孤立無助，對此茫茫，止堪痛哭！侍先後招用陸勇六千人，訓練可用者略近三千，水勇五千人，皆新集之船工水手，不知軍火爲何物，戰鬪爲何事。調集之官，招聘之紳，亦無敢以舟師自任，願與此賊相搏於風濤浩渺之中者。以是毫無把握，日夜焦思。計自衡至鄂，舟行當逾二旬，可以逆風之暇，操演數次，船隻仿粵東之式，有所謂「快蟹」「長龍」者，人多見謂可用，礮則不滿六百，稍與分配，卽行成軍。以出鄂中，望助孔亟，亦不復可延候矣。計二月之杪，當與旌從相遇，寄翁堅臥不起，鄒筠仙亦無意

再出蕭可卿以年逾六十，不願卽我譚湖溪老母在堂，家無昆弟，歐赤嶽新有母喪，王元圃去秋沒矣。此外聘求之士，尙有數人，相見伊邇，當一一爲閣下道之。

方今世變孔棘，而宦場泄沓之風，曾無少爲振作；有識者，以是深懼，皆懷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故侍之不克，羅致英彥，固由素行淺薄，不足以引鍼拾芥；亦實因有道之往往潛藏，不肯輕示人以一知也。尊書所拔滇黔各材，想甄師必以入告，不知曾會賤銜否？所須軍械，到黃卽可分用；此行水次爲糧台，一切軍裝米鹽，皆儲舟中，較之陸路糧台稍便耳。

與劉霞仙

近日友朋致書規我，多擬我近於妒功嫉能，伎薄險很者之所爲，遂使我憤恨無已。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氛而薄之；碧化萋宏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而棄之；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纍之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返顧者，良有以也！僕之不能推誠與人，蓋有歲年；今欲矯揉而徇徇向人，是再僞耳！相見匪遙，行與痛宣。

與羅伯宜

峙衡招勇，僕囑其緩三月再辦；僕於峙衡欲其先精而後大，先鬱而後暢。往年余愛敬塔羅二公，

逢人輒稱頌其智勇。雖聲名布滿天下，而究惜大功未竟，至今頗用悔歎。足下愛敬時衡，當代爲蘊之蓄之，不必逢人頌揚。使其實常浮於名，則所以愛之者更大也。

致胡潤芝中丞

接手函，敬悉榮晉官銜，殊勳懋賞，允愜人心，慰幸曷已？厚迪優賞，亦其功實足以置之。厚庵聞已東下，不知率水師幾千前往？雩琴果駐何處？亦願東行否？安慶之賊，想已無多，從此略蕩平矣。浙中賊數雖多，亦或強弩之末。饒廷選健者，衢州必可無虞；卽有得失，杭城亦自可保。所慮渡浙而東，甯古紹等府，或被蹂躪耳。

迪公留鄂極是爲天下計，爲湖北計，均須先清皖豫。如天年荒歉，尙恐變爲流賊，西趨襄陽，北趨南陽，並可擾及關洛，今豐熟如此，決當無慮。敵處報銷，似宜設於水次。若設局鄂垣，痕迹太重。中丞去歲請國藩赴江，其辭甚摯，又請霞仙代渠草奏，其意甚誠。因僕固守不出，始變而惱怒。余自有歉於彼，彼固無歉於余也。能設於武穴等處，痕迹較爲渾融。總攬大綱之人，擬請伯符、蓮舫、篠泉三人。篠泉精細圓適，其從國藩也極久，其爲國藩謀也極忠。往年余擬專摺保之，曾爲羅忠節兩次言之，忠節亦極力贊成。厥後國藩不果行，國藩之保舉稍吝，不過局度較隘。至於次青、篠泉之不得優保，畢金科之

不成功名，則國藩實有蔽賢之咎；中夜以思，如何可贖？今畢金科聽長已矣，次青篠泉二人，萬乞閣下大力設法優保，或留鄂補用。以私言之，則國藩內有補於歉衷，外有益於報銷，以公言之，則二子存心愛民，必有裨於吏治，必有贊於高深。務乞留意承允，敝處部費，代爲設法。

致李迪庵中丞

得胡伯母仙逝之信，不獨僕與賢昆仲厚雪數人者，失所依倚，實關係東南數省大局安危。聞鄂省衆議，欲官帥奏請潤帥於百日後強起視事，不知潤帥肯爲蒼生行此權宜否？此事殊難協宜。古來視此關係絕大之人，亦不多也。潤公聰明，本可移入霸術一路；近來一味講求平實樸質。從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來。開口便是正大的話，舉筆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輩中進德之猛，有如此者。其於朋友，純用獎借，而箴規卽寓乎其中；一旦以憂去位，不特公事棘手，而吾輩亦少切磋警惕之益。國藩至湖口，暑後傷風，病中間胡伯母噩耗，愴然不復能爲懷。想賢昆仲必有同情也。

致胡潤之中丞

十四日恩恩奉唁數行，亮登荃照。頃得次山壽山信，知秀帥出奏時，付陳閣下一身關係安危甚重，不知出自何人手筆？想尙得體。年來新造江漢，皆閣下心手厝注，知人之明，用人之專，所致恐中朝

未盡周知。若從大處一爲抒寫，使衆人知時流中有如此襟懷氣局，不與倉卒成功名，權宜就時會者相等，庶與閣下力求淳樸平實之指相合。此次摺稿，待取思一見也。

覆李希庵

接周壽珊信，得讀諭旨，及官帥綿將軍前日奏章。以朝野官紳軍民倚望之殷，潤帥實以不違去位，所全較大；然潤帥近日扶持善類，力挽頹風，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少假借。有權術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過人之處。兩奏皆在能道著一二。潤公之識，不肯輕言奪情，吾輩愛之深者，亦何能輕以相強也？吾鄉數人，均有薄名，尙在中年，正可聖可狂之際。惟當兢兢業業，互相箴規，不特不宜自是，並不宜過於獎許。長友朋自是之心，彼此恆以過相砭，以善相養，千里同心，庶不終爲小人之歸。足下用心甚深，進德甚猛，亮以鄙言爲不謬也。

與鮑春霆

足下數年以來，水陸數百戰，開府作鎮，國家酬獎之典，亦可謂至優極渥。指日榮晉提軍，勳位並隆，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與左季高

勇務果有翻局，不悉聽其所要，是極好機會。然國家之強，以得人爲強。所謂「無競維人」也。——若不得其人，則毛羽未滿，亦似難以高飛。昔在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屢悔和而主戰，守卒以無良將帥，不獲大雪國恥。今欲罷和主戰，亦必得三數引重致遠，折衝禦侮之人以擬之。若僅恃區區楚材，目下知名之數人，則干將莫邪，或未必終不刃折。且取數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閣下以爲何如？官帥之意，以唐義渠率三千人，赴臨淮助袁午師，以普鎮寶勇，劉牧湘後營，循大江南岸以下達蕪湖，實則普劉難以獨當一路，而唐公亦尙不辦此。鄂兵日增，而餉源日減，非潤帥雖起，恐終不濟也。住署與否，非接篆與否，均不甚關緊要，所爭在另簡新撫否耳。然以潤公之威望才氣，羽翼旣成，亦他人所能牽掣；造寶塔者合其尖，或者少從權宜，終濟巨川乎？

與李希庵

令兄迪庵軍事，僕前囑其環繞巢湖擊剿，傍湖各屬，不必兼及淮北。頃又囑其不必北及定遠。又於舍弟書中言「不宜遠離水師，以固根本，不宜徇人情面，而分兵力。」二語是迪軍要訣，不知閣下以爲何如？迪公近日聲望鼎隆，閣下名譽亦日增赫奕，舍九弟比亦薄有聲望，鄙人在外毀譽互見，然

究係毀者少，而譽者多。清夜自思，尙覺名浮於實十倍百倍也！吾輩互相砥礪，要當以聲聞過情，爲切戒。意城此次在敵幕，深資其力，公牘私械，一一代辦，識見論議，多與相合。故雖精力耗竭，而目下尙無廢閣之事，足慰塵注。

覆李少荃

閣下此行，其著意在察看楚軍各營氣象，其得處安在？將領中果有任重致遠者否？規模法制，尙有須更改者否？一一悉心體察。在閣下既可量而後入，在敵處可度德而處。閣下閱才遠志，自是匡濟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時與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其間。昨揖別時，以此相箴，蓋亦近歲閱歷之餘，見得一二，非謂能夙，以自持也。

覆莊衛生

接奉惠書，獎借溢量，向歲湘人援鄂，無藝之供，有求必應；萬衆誦德，至今弗諼。比復雄藩懋建，內以富民外而盪寇，風猷峻邁，跂想何窮！承詢選將一節，猥以湖湘俊彥朋興，推求汲引之原，鄙人瞽瞍，奚足以言衡鑒？雲風際遇，時或使之；生當是邦，會逢其適，於鄙鈍初無與也。抑又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并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

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斯先哲之恆言，雖愚而可勉；更願南鍼遠錫，證此不逮。

覆易芝生

接到手書，浣慰無量。國藩昔年銳意討賊，思慮頗專；而事機未順，援助過少，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此次再赴軍中，銷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叮咛，無不復之緘咨，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消息浮言；而精力日耗，目光眇昏。

平生於古文辭，鑽研頗久，差有敝帚之獲；而眼之所鶻，手不能應，心所欲爲，日不暇給。自去冬至今，曾作文七八篇，罕稱意者。羅忠節墓銘，久思一答尊囑；因意興少佳，亦姑置之。卽先祖先考妣神道碑，尙未能敬謹從事，終夜疚心。因念文章之事，究以精力盛時，易於進功；足下年力方強，志趣拔俗，宜趁此時併日而學，絕塵而奔。雖未必遽躋作者，而看讀寫作四者，兼營并進，亦自有一番之功效。翠山亦有志之士，小兒舍姪輩得以步趨後塵，爭相濯磨，則寒門之幸也。足下倘有意乎？

覆劉霞仙

國藩於六月初奉防蜀之命，以景鍾未復，難遽撤動，而所部將才太少，難期高飛，作疏直陳。後以江西肅清，不得不移師西上，行至武穴，接官帥咨，已奏請會勦皖賊。頃奉諭旨，以川境可保無虞，即行進勦皖省。如尙未免有入蜀之虞，只可從緩酌量云云。是聖心并無成見，仍聽外間裁酌。蜀中本大有爲之邦，惟國藩倦游已久，深憚作客之難，作客於無賊之區，周旋於素不相知之主人，則尤難。以是裹衷中立，未敢望劍南而西笑也。

自黃州至武昌，僅百餘里，而阻風以逾四日，俟與官帥商，恐仍當從胡李多鮑諸公之後，共圖皖中。更事日多，斯不敢爲天下先耳。趨時之效，茫如捕風，亦稍稍倦矣！歷年疚心之端，逐一補救，十已得其七八。如賙恤林秀三之家，而纂文刊碑於撫州殉節之處，亦近日一稱心事。目光矇昏，老境日增，所學無成，不無感喟！

覆胡宮保

手示敬悉。一安樂棄子，一世態之常。侍去年過此，與今年情形迥異，所示「莫危於漸」，誠爲篤論。然此時只當用老僧不見不聞法，天下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萬事無成」四字，是鄙人一生考語，公安得獲而有之？一入鄂鏡，軍事庶政，井井有法，官紳印委，多用正人，優劣得

所，此豈無成者之所爲？爨燔江漢，整成一個斬新日月，太和世界，是多大事，在公只算一筆外銷帳，識固美德，太謙又占卻他人地位，特我輩指目者多，須保得此後不大錯謬爲佳耳。

與左季高

蜀中之行，思之至熟。凡治事，公則權勢，私則情誼，二者必須居一於此。前見蜀帥覆陳一疏，未有云：「必不專俟會某來此致誤事機。」而鄂中自潤帥外，皆不以西行爲然。且云師至荆宜以上，則商旅疑阻，鹽釐減色。蜀既不肯爲百兩八鸞之迎，鄂又不願爲路車乘黃之送，權勢如此，情誼如彼，雖欲獨辦一事難矣。弟老境侵尋，精力日絀，所部又無一統將之才，假令賊果入蜀，亦亦非敵處兵所能禦。是以依倚潤帥，聊相煦濡，潤帥近亦不甚適意，苦心孤詣，未果見亮於人人，而軍事吏事二者亦殊叢雜。弟若與其圖皖中軍事，可少商酌也。日內初操馬隊，湘人不耐辛苦，難期練成，然東三省擾民積習，當借此以風止之。

覆歐陽小岑

得惠書，并南屏一緘，敬悉一切。南屏不願在桐城，諸君子竈下討生活，真吾鄉豪傑之士也。而直以姚氏爲呂居仁之比，則貶之已甚。姚氏聽爲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發之耳。其古文辭類纂

一書，雖闢入劉海峯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是有倫。其序跋類，淵源於易繫詞賦類，仿劉歆七略則不刊之典也。國藩之爲是敍，不過於伯宜處略聞功甫生平之言論風指而縱筆及之，非謂時流諸君子者，果足以名於世而垂於後。不特不和之，且私獨薄之。南兄識得鄙意曰：「侍卽之心，殊未必然。」所謂搔著痒處，固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

致吳竹如

九月初，接奉惠書，得悉夏秋兩緘，均塵台覽。敬諗德業闔富，學道不厭，欽企曷旣。閱邸鈔知復陳臬畿輔，未審左遷果緣何案。圓鑿方柄，齟齬乃分，所應爾。幸聖明在上，猶覺直道得行耳。

桐城方君，援儒入釋，閣下辯絀田巴，角摧五鹿，竟能引異爲同，範圍不過此黃魯直所謂「能就心地收汗馬之功」者也。近年軍中閱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故國藩治軍，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爲鈍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所最難者，近日調兵撥餉，察吏選將，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不問事勢之緩急，諭旨之寬嚴，苟無人情，百求罔應。卽舉劾賞罰，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有人情，則雖巨慙亦釋。故賊燄難已漸衰，而人心殊未厭亂。每獨居深念，憾不

得與閣下促膝密語一據積憤。

國藩自景鎮克復，即率師西上，會湖南巨股，盡竄廣西，蜀可無虞。諭旨飭令會勦皖賊，現擬四路進兵：沿江兩路，一由石牌以規安慶，一由潛太以取桐城，傍山兩路，一由英霍以搗舒城，一由商固以規廬州。弟與胡中丞分任其事，聲勢頗盛，惟羣盜如毛，我軍尙單，未知能否得手。珂鄉數百里內，友朋死於此者至多；如江岷樵、陳岱雲、鄒叔積在廬州，呂鶴田、朱臥雲在舒城，何丹畦在英山，郭雨山在定遠，戴存莊在桐城，舍弟及迪庵等在三河，思之至痛。若能廓清一方，爲親友少雪此積憤，亦一快也。

覆李申夫

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閣下默記近數日內，取諸人者若干事？與人者若干事？大抵取諸人者當在小處實處，與人者當在大處空處。號手悠揚可聽，親兵驅使愈喜，或亦取諸人者乎？抑有獨得於心者乎？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彙總帳銷算一次，或卽卜氏所云「日知月無忘」者乎？

覆胡宮保

取利多而民怨，參劾多而官誹，有以此見告者，非不當自省，但不宜以鬱蓄心中耳。吾輩所慎之

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古人云：「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至站脚不牢。」侍平日短處，亦只是在毀譽上討消息，近則思在用人當否上討消息耳。揆帥欲以義渠一軍，繞赴淮北，似尙妥叶，侍已允諾。鮑超思歸甚迫，已來此間，當面爲慰勸也。

覆郭意城

今日閱邸鈔，筠公業已奏請回籍就醫，奉旨允准矣。聞本有意南旋，因山東尙有餘波未平，稍稍濡忍未決；得潤帥勸歸之書，遂爾浩然具疏。鄙意卻嫌其太速，既已入直，即宜迴翔一半年，再行引退。庶山左之風波大定，而一身之進退有餘。今如此毅然，恐又非了局。

李公被潤帥勾留，酣嬉淋漓，至今未來敵處；前此自領一隊之說，余復信勸其不必添此蛇足，今亦作罷論矣。渠若能流連皖楚之交，或在敵處，或在潤希厚雪諸處，均有大益。特恐歸思易萌耳。

尊書隸字似下如草篆，少陵「瘦硬通神」專爲隸字言之。東坡欲泛及於真草諸體，以爲未公不憑，非至論也。僕不解作字，昔年治說文會廣雅漢魏各碑，討尋源流，如禮器碑結體方雅，要爲隸家正範；張猛龍碑，將隸楷融成一氣，尤足津逮來學；唐隸稍肥，有乖大雅，敢爲閣下陳一戒律。近姚伯昂先生專師曹全碑，相沿成風，亦等門也。是否諸祈證示。

致沈幼丹

四月之季，胡潤帥左季高俱來宿松，與國藩及次青筱荃少荃諸人鬯談累日，咸以爲大局日壞，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日撐一日，庶冀挽回於一萬。因屈指海內賢者，朋輩志士，惟閣下高臨林泉，置身事外，因定計堅請台從出山，一奏再奏，以至三五奏，數十緘請，總以出而握手之日爲止。

次青體氣羸弱，憊於戎事，本不欲更以介冑之事苦之；因弟初膺艱鉅，逆氛日熾，不得不挽其復出禦侮，爲弟干城腹心之助。閣下若能慷慨投袂，助鄙人卽助次青也。且計賊蹤若由浙省而蔓及衢信，卽珂鄉亦萬無獨全之理；而閣下菽水之資，稻粱之謀，固當不足於三年之蓄，早遲終不免於一出。不如趁此時機，猶是賢者衆志交孚之時，伏冀上念國家，下念桑梓，中念友朋，翻然遽起，以慰喁喁之望。翹企何旣！

覆彭雪琴

國藩至黃石磯，僅帶幕客二李及親丁數人，巡捕文案數人而已；欲與閣下及厚庵及舍弟靜談二三日，千乞無迎接，無辦席，無令營哨官弁紛紛請安，禁吹手，禁爆竹，禁排礮。各營在黃石磯者，令稟

見一次；餘在上游下游者，一概不許來見。斷不可做八九年湖口之樣，多費錢文。連日與希庵暢談楚軍水陸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八九兩年，余過湖口時，彼此皆不免有官氣；此次余與厚庵及閣下，皆當力戒以挽風氣。

覆胡宮保

接兩緘，並渭春方伯文若司馬等件，敬悉一切。季公之事，已具緘奉復，茲將摺稿鈔呈，一二日即可拜發。淮鹽之五利三慮，誠爲切當；惟陸師僅二千人，則嫌其太少。侍初六日復緘，謂須陸兵三千人，亦尙太少。三河尖爲羣捻出沒之區，大約陸師須五千勁旅，得送名將統之，庶臻穩固；該處陸兵能站得住，則不特鹽利可興，且鄂之北防亦堅，而永無捻患矣。

五利中惟第三條似不甚確；所指額引，在盛世上不能銷售如額，况兵燹十年，巨商裹足，僅恃零商小販，又兼陸運數百里之遠，安能行至九十餘萬引之多？侍辦浙鹽行之江西，人人樂從；僅陸運玉山八十里，行之五年，至今尙未滿十萬引。文若兄原議，到楚淮鹽尙有五十餘萬引；以鄙見策之，到楚不過數萬引耳。如原議則爲利甚鉅，如鄙見則爲利甚微，應請卓斷。然爲利雖微，而此事要不可不辦；侍既有辦淮揚水師之奏，則造船於淮安，與造船與三河尖，上下一也。公既有設北路防兵之議，則設

防於商固，與設防於三河尖，遠近一也。應請以侍認辦水師，而公認辦陸師；兩軍成後，先辦官運之鹽。如果有利可圖，則商販或亦源源而至；若其無利，商販不至，則水師以衛淮揚兩郡，陸師以防鄂之第四路，本不爲鹽釐而設，亦無損也。

覆李希庵

鈔寄潤帥函，所論一營頭歸人，猶女子許家，一精確之至。凡事皆須識得此意，認卦之作事謀始，進賢之如不得已，皆此義也。又精益求精，帶數百人亦甚不易一節，國藩於乙卯年，曾將此義屢次致書於次青，亦引羅李岳州之千人爲證；六年冬，又以此義勸戒峙衡，惜俱未能領會入微。潤帥處書詞莊重，敵處卻無函相告；當由彼此真意相孚，漸見枝辭之少。如尙有一半分未孚人處，鄙人亦惟以至誠專責閣下而已。

覆李筱泉

牙釐事件，公牘所陳十四條，經輔堂兄與閣下推究，至爲妥善。間有一二未叶，業經批明。往於道光十九年，在漢口長沙會館，見抽船釐收者出者，皆賣買微賤之人，坦然交易，無詐無虞。今雖以官抽濟餉，仍須帶幾分賣買交易氣象，不宜多涉官氣；牙帖尤賣買場中鄙瑣之事，尤不可經衙門人手。

減冗員裁浮費，二語似迂，而關係極鉅；此中所謂坐支者少，即去浮費也。閩中釐源，爲數無幾，前在建昌時已深知之。

覆胡宮保

手教並批牘二冊，不特當世無兩，亦恐爲百年來所僅見。即如昨者霍山張組一稟，國藩亦歎其賢，不過以一語批准，今錄大咨錄批聲聲打入心坎，不獨激發張令之志氣，亦可免他人之蹂踐。此公家之至寶，宇宙之至文也。甯國圍困日甚，餘杭失守，駭蹤去浙省不過百里，徽帥與浙帥皆望極生怨，微色發聲，行且彈射叢集矣。擬守條侯之法，以梁委吳，未審果有當於事理否？敬求詳明指示。當四月初定大計之時，已知必有此衆怨交集之日，今臨事而不能無所搖惑，尙祈訓定。

致李黼堂

牙麓各務，仰蒙擘畫周詳，綜理密微，曷勝佩仰。此事究係倡始於生意場中，故鄙意注重於除官氣裁浮費二語，頃意城寄函潤帥，亦以專駐省垣，恐耳目不能周徧，勸令參用紳士，互相查察。國藩於江西紳士，熟識無多，聞見亦不甚廣，即於湖南紳士，亦不似潤帥之博探廣詢，左右逢源。仍求閣下就近悉心搜羅，或函商意城，於湖南釐卡最得力之員，借用一二人，將來即可傑作江西之官，如尙未

釐局當差者，亦可做湖北之例，楚材晉用。但當禮羅江西賢紳，兼進並收，不宜過示偏重，使豫章才俊，有向隅之感。其自湘來者，先給薪水，優加禮貌，不必據授以事，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大約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則於抽釐之道，思過半矣。務祈及時羅致，鄙人亦當幫同採訪。樟樹三江口等處，筱泉可親往經理一番否？

覆方子曰

國藩才智淺薄，精力極疲，忽膺艱鉅，大懼竄越。惟當廣引直諫之友，啟牖忠益，匡其不逮。承薦令弟及武舉張君，請卽束裝來敝營，量才位置。以後閣下鑒衡所及，如有文可爲牧令，武可爲將領者，望無惜時時汲引，冀收拔茅連茹之效。若無實在出色之處，介乎有用無用之間，則可不必多荐。以不收則空勞往返，收之則漸成冗員也。大抵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更傅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實，則長處亦不足恃。一甘受和，白受采。一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閣下以爲何如？

致沈幼丹

次青擅長過人之處極多，惟弟與閣下知之最深，而短處，則患在無知人之明。於在高位者，猶或留心察看，分別貞邪。至於位卑職小，出己之下者，則一概援善善，從長之義，無復覺有奸邪情僞。凡有

請託，無不曲從；卽有詭狀發露，亦必多方徇容。此次青之短，將來位望愈高，終不免爲其所累；閣下知人之明，遠勝儕輩。務求台駕迅出，且先在信州小駐，將次青所用文武各員，一一經法眼甄別，位置得宜，優劣得所；次青去此一短，則衆長畢露。幸甚！

敵處用人間有不當，亦望閣下時時惠錫箴言，以資質證。至禱至禱！

覆李黼堂

前寄一緘，道及求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日來以此廣告各處，求薦才以輔我不逮，尙無應者。兩君物色得人否？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罪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

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

覆胡宮保

惠緘杜潤生實不勝民社，已用公牘咨復；請公另委賢員，不必顧忌許多。州縣略好一分，百姓略安一分；卽吾輩清夜自思，可自慰一分。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并變風氣爲第一；蕩平疆土二千里，猶爲次著。侍師公之爲，亦當以吏治人心爲第一。義皖北州縣一一皆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侍當附片奏之。翁公雖膠固於成例，束縛於屬吏；然畏公而有所不敢發，亦德公而有所不忍負公。以王者之心，行伯者之政，不久必爲世所共亮。其夾袋私囊中尙有餘才，則請波及皖南；侍如物色得人，亦必保爲湖北州縣，交易而退，以報大德。廣德州又已退出，州境已報肅清，甯國賊勢日鬆；意者秋涼馬肥，賊將以全力救安慶乎？去冬英霍諸山，運米糧等物赴金；余軍中夫役，如何給錢？如何押運？求詳示。

覆胡宮保

惠緘敬悉，天津之事，決裂至此，驚心動魄，可爲痛哭！幸近日接奉硃批，皆七月初五以後所發，聖人似尙不改常度；侍昨寄希庵信云：「方今天下大亂，人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

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并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云云。此後侍與老前輩當謹守準繩，互相規勸，不可互相獎飾，互相包荒。卽昨留駱帥等度外之舉，嗣後均不敢爲矣。

次青已到，祁門浙事危，急患不在浙多，而在兵勇太雜太亂，實覺無藥可醫。桐城援賊果到否？久修之壘易守，似不宜因援賊到而另移新壘。

覆李篠泉

來示所陳各情，實爲切中要害，鄙人無以易之。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爲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卽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來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以官階論，州縣以上，類多自愛，佐雜以下，類多算細；以釐務論，大卡總局，必求自愛之士，宜用鄙信之說，小卡分局，不乏算細之員，宜用來信之說。位西之意，亦與兩君相同，而鄙說要不可盡廢，祈參用之。

覆胡宮保

連接惠書鈔寄探報，及六君子公緘，具悉。此間侍與諸君各有一議，鈔呈台覽，祈閣下兼綜衆說，

折衷一是。至西巡之說，則萬萬不可。木蘭秋彌，本國家之憲章。嘉慶年間，無歲不舉。宣宗因抱肅湖拳號之憾，不忍更蒞其地，非棄而弗有也。距京城及東西陵，皆不甚遠。即去盛京暨科爾沁部，亦不過數百里。左右前後，無非四十九都之臣民。以鄙見觀之，權宜避狄之計，無如熱河之妥善者。若秦晉，則物產兵力，人心無一足恃，不知何見而以為愈於灤陽？大抵天下有理有勢，北援理也，保江西兩湖三省，勢也。吾輩但就目前之職位，求不違乎勢，而亦不甚悖乎理。此外出位之思，非常之策，吾輩尙可不必遽議。閣下以為然否？

覆胡宮保

西遷之策，侍連日思之，未得端緒。仲遠兄陳灤陽之不可久駐，內六盟之未足深恃，誠為切當。必謂關中遂可建不拔之基，似亦無據。朝廷草創略修宮禁，暨壇廟官寺之類，養禁旅衛卒二萬人，非二百萬金不辦。倉卒間何從得此萬一粵匪捻匪，分道西犯秦中兵勇，豈足禦之？又遷都大事，官府須二三非常之才，經緯萬端，三輔須熊羆不二心之臣，捍禦外侮，將仍求之滿蒙宗藩勳舊之中，則舊科難改。若求之漢人，卿相督撫之中，則亦殊乏妙選。蓋有人則灤均足自立，無人則灤失而秦亦未必得，斯鄙見所未敢遽決者也。

覆胡宮保

鄖兵至，奉賜書並錫匣惠件；又梅村兄與廉卿鴻文，讀之愧悚難任！公有賜物，無一敢卻；此次則實不敢當，而又不取。壁謀之少荃，以爲令誕不遠，可還以此致祝，而媵之以他物，姑存其說。先以鳴謝。梅公之古藻聯翩，廉卿之真氣流轉，獎許之過，期待之厚，諸無以副之。少遲再行肅函奉謝。專丁歸，又奉環章西遷之說，幸與日前寄復嚴張信不謀而合。至云「斬陳元振，出之柳伉」，則爲忠直出之郭李，則爲跋扈。尤爲至論。嘗熟思袁紹之誅除宦豎，陳元禮之迫脅馬嵬，雖一時快心之舉，然豈稍有儒生氣象者所能爲哉？又豈有儒生氣象者所應爲哉？靈營新軍苦甚，主將又愒忿不解，俱非佳象。侍心竊憂之。宋國永似尙曉事，然亦怯於積威，難遽挽回。公辛苦教練數年，成此一枝勁旅，恐一調南岸，而榆淮變枳，尤以爲疚。

覆郭意城

兩次惠書，不及以時報；蓋十一月以來，軍事棘手，自普鎮建德失陷，於是軒然大波，憚赫千里。連破東流建德彭澤都昌鄱陽浮梁六縣，其同時并舉者，東路則破上溪江灣兩營盤，婺源一城，現復破浙之常山圍江西之玉山，北路則破羊棧禾戌各嶺，撲漁亭小溪各營，實覺危險迭至，應接不遑。幸北

路一支，經鮑張屢次大捷，得安枕；西路一支，得季翁保守景德鎮，雪琴保守湖口，所全甚大。惟東路無兵往援，不知信玉兩城能堅守否？若李秀成自廣信而南犯，朱衣點等自南贛而北趨，則江西腹地，殆不可支矣！湘省借行粵鹽之舉，以虞民食淡言之，則當由湘撫主稿入奏；以鹽釐濟餉言之，則當由敵處主稿入奏。本食淡立言，淮引不到，而借蜀鹽蜀亂不通，而借粵鹽，皆爲民食起見。其詞公而順；以濟餉立言，吳餉無措，而設法於湘，湘餉無措，而設法於粵，皆爲己軍起見，其詞私而逆。國藩旣患廣東督撫之互相鉏鋤，必難集事；又惡夫奏疏措詞之不公不順，是以遲久未奏，且遲久未批，良以此也。然以諸君子殷殷然爲我代謀，而我乃先掣其肘，先關其口，天下其謂我何？是以終不能不奏，終不能不批准，以答諸君子相愛相助之意。其事則未必果成，恐與四年之奏勸捐於四川，六年之奏抽釐於上海，同一轍也。吳退庵募二千五百人之局，聞台端大不謂然，以不成人惡爲義；僕旣有三次札批於前，又當面要約於後，此時斷難失信。渠以扁舟千餘里來，祈請示，僕無異詞，今豈可忽變乎？

覆胡宮保

得惠緘，承獎贊借夷助勦一疏，係左季翁捉刀爲之，鄙人不辦此也。至於大敗之言，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則鄙見與季公相同。此時以甘言誘我，我乃峻辭拒之；異時以惡言加我，我反哀辭

求之。不亦晚乎？似宜虛與委蛇，與之爲嬰兒，與之爲無町畦，猶爲少足自立之道。比聞僞忠王圍玉山，實挾有黑夷諸人同行，江浙千里，不免辛有之歎。左鮑二公，因連日雨雪，致阻師期，黃文金在石門一帶，殊無退意。鮑公由祁門回，勦景鎮，蓋欲收夾擊之效，摹仿閣下令金余萬人出水吼嶺之法，尊恙全愈否？已移至太湖否？以公之謀，輔以希之斷，北岸軍事宜可萬全，令人讀書端坐聽之，此顧氏之法，而閣下效之。國藩久不開卷，近日苦雨無慘，略一繙閱，都無意緒，不足仰報。

覆左季高

接惠書，戰事稍順，驛遞亦速矣。胡宮保之病，連接數信，知其病源頗重，且語氣亦過於慈祥。此公年來進德之猛，用心之苦，建功之大，不特爲塔羅所不及，亦遠出江李之上。至其推賢揚善，惟恐失之，則古來名臣，殆不是過，數十年所未見也。弟勸其請假兩三月，回武昌醫調，北岸軍事，多李猶可免強支持，吏事餉事，潤帥一日不理，則敗壞將不可問。每思此事，寸心懸懸，但求天祚聖朝，佑此勞臣，速就康復耳。魏質齊添勇，弟批准添足二千，乃敷尊處調遣，景鎮礮卡，務求速辦，請公留千人守之，以爲重鎮也。

覆方子白

接上年十月惠函，力主遷都長安之議；此事京中具奏者甚多，鄂省司道諸公，亦衆口同聲，以爲百下第一良策。山陝河南各疆臣，亦皆先後陳奏。鄙意以爲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張仲遠觀察持遷秦之說，甚力；與鄙見微若斷斷，因閣下垂詢，略報一二，伏維采擇，仍賜辨正爲荷。

覆胡宮保

奉惠書，得知狗黨尙在黃州上巴河一帶爲之大慰。前聞黃州不守，意狗逆長驅上犯，已燬漢口矣；今旣徘徊黃州，希師當已追及，北岸必可無虞。公之病可不因此而增加，至幸至幸！

貴體雖弱，而醫家所稱「心肺脈模糊」者，不可盡信。公生平好用心，尤好用心於無可如何之地。莊子有言：「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可奈何。」假如目下武漢江西，倏有大變，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假如吾輩三日不汗，溼先朝露，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願公於人力所能爲者，則略加思慮於天命之無可奈何者，則冥然不顧，尊恙其漸有瘳乎。鮑軍若不動，侍移駐江濱，當走謁也。

覆胡宮保

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

覆李希庵中丞

鄂之南岸，一律肅清；北岸得金劉圍攻於上，成蔣剽勦於下，應可漸殄逆氛。潤帥病勢未愈，至爲系念。江楚皖豫諸將帥，惟潤帥能調和一氣，聯合一家。鄙人雖有聯絡之志，苦於才短性懶，書問大疏，遂不能合衆志以勤王事，合羣力以貫金石。至於察吏理財拙才，更遜百倍矣。萬一有它，四省大局，實虞其散。

箴言書院記，昨已勉爲纂就，交潤帥來丁帶去。本欲將胡氏父子育材肫肫之意寫出，奈久疎文字，機軸太生，不足以副潤帥之望。

覆左季高

大喪典禮，軍中僅大員素服三日，尙須於營外設次；其弁勇則照常辦事，不素服，不藍印，不蓄髮。弟因現住省城，與學使府縣等官相處，故參用地方官儀制；公則以九卿治軍於外，宜全用軍營儀制。

也。鮑軍掃清湖坊河口一帶，解廣信之圍，江西腹地肅清。此後餉源當稍寬裕。浙賊太多，回竄江西，乃意中之事，必至之勢。廣信河口一帶，不得不煩閣下鎮駐其間。霆軍紀律不嚴，若久駐腹地，恐商賈不願出其途，反於釐餉有損，故惟貴軍最宜耳。弋陽距鉛山、貴溪、新安，皆在數十里之內，距雙港河口、湖坊港口，亦不出數十里，與廣信呼吸相通，似是適中之地。大憲是否應駐弋陽，乞裁示。

薊泉到後，尊處即可分兵援浙矣。目下且保全江西善地，壹意與民休息，俾丁漕釐務三者，皆六有起色，次第清償欠餉，庶收士馬飽騰羽毛豐滿之效。黃州克復，隨州亦必速下。湖北肅清後，亦宜息民裕餉，以清積欠。潤帥久無信來，不知迭聞捷音，病可少減否？

覆李黼堂

接八月十五日密緘，并二冊三單，丁漕減收一案，敬悉條理之精密，斤斧之宏豁，深合戡亂更始之道。鄙人去歲建議，初願不到此，佩仰無既。札稿悉依原本，示稿略爲刪改，期於簡明。惟此事利於民而不利於官，民有停捐之樂，又得減價之惠，或可踴躍輸將，官不以停攤款爲德，而但以減丁漕爲怨，必且多方撓阻，請閣下於灘捐節籌漕規等項，嚴行禁止，俾大利歸於州縣，而敵處於抗違新章，征解不力者，參劾一二員，則事不勞而自集矣。先此密復，容日再有公械，奉達左右也。

覆毛寄雲中丞

此間自克復安慶後，連克池州、銅陵、桐城、舒城、廬江等郡縣，而湖北、江西兩省除隨州一城外，一律肅清，可謂至幸。而乃遘鼎湖弓劍之悲，又值潤帥人琴之感，近事之可欣可慰者，不足爲喜，而反足以增無窮之愴痛。念我大行皇帝臨御寰宇十有二年，無日不在艱難危懼之中，今事機甫轉，而安慶捷音，不能早達甘泉，博天顏之一喜。此先皇之隱憾，亦臣子之至慟。胡帥用一糜爛衆棄之鄂，締造支持，變爲富強可宗之鄂，卽謀皖之舉，亦自胡帥出謀發慮。今皖事稍有基緒，而斯人云亡，蓋臣苦心或不盡白。撫今追昔，能不但傷！現請文任吾周壽山兩君，送回益陽料理一切，仍求閣下飭屬沿途照料。其筵言書院未竟之事，弟當與希庵二人代爲主持。

潤帥之整飭吏治，全在「破除情面，著誠去僞」八字。側聞閣下新政，不動聲色，移宮換羽，力量不減潤帥，而關繫尤爲重大。來示「浮僞便佞名實兼收」二語，蓋亦鄙人夙昔所深惡，曾於作林秀山殉難碑中，微露其端。今幸千里合轍，其符契又不止如鄧席兩營，未雨綢繆之說也。憚方伯曾辦東征局務，茲已備札寄去，并咨達冰案。

接部文知閣下已真除湘撫，爲敵鄉幸，爲同譜慶，卽爲東南大局稱賀。舍弟於初二日進兵，先整

廬江以固安慶藩籬其無爲州三河等處該逆守禦已固恐難猝待多軍進攻廬郡或須另辦船隻先清巢湖水而乃可克傍湖三城耳。

覆毛寄雲中丞

接展華函並錄大奏屬爲推敲疑義國藩愚陋於夷務無所通曉卽各國通商條約亦未嘗悉心研究——淺之如起貨落貨驗貨剝貨艙單稅單紅單保單之類均不能縷晰其名確指其地——說者或謂內江水道淺狹與外洋迥異洋貨一抵中國五口必須加裝網紮大船換小重載改輕乃能駛赴內江起貨是初抵五口之名剝貨是換船入江之名亦未知其果否未敢執是與閣下相辨詰也。

惟鄙人平日所知與來示疏稿所指則亦有不合者請獻其所疑一二端仰祈反覆開示冀彼此皆臻渙然豁然之境來示謂「由江出洋不必從上海經過」且言「內洋只粵海一口」以弟所聞則殊不然長江之入海猶敝省湘水之入江也江右有孤懸之崇明猶湘口有孤懸之君山江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吳淞江猶湘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旋湖港也吳淞江內六十里爲上海縣該監督與領事官雖能住上海城廂而關卡則設於吳淞出海之黃浦口亦猶旋湖港內之人設卡於該港出江之擂鼓台洋人由海入江不能不由黃浦口經過亦猶之鄂人由江入湖不能不由擂鼓台經過也。

滬上紳士來此請援者，攜有上海地圖，附呈一閱，閱畢另摹存查，請以原圖擲還敵處。

至疏稿謂「夷船入內洋，必先經過粵海，而後可達崇明。」尤非事信。西人由印度海而來，一過蘇門答臘，即可粵可閩可浙可蘇，不必定由粵省經過。如必過粵，則繞越當在五千里以外，而閣下以與黃浦入滬僅繞六十里者相比，亦太不倫矣。此國藩之獻疑者一也。六疏謂「內江各口無權稅之權，欲其呈驗報單，且不可得，遑問稽查。」弟亦嘗以此層爲慮。惟檢閱長江章程，在上海有由領事官赴道署領江照之法，又有領軍器執照之法，又有派員役同駕送往鎮江之法，又有海關紅單之法，又有商客人數單之法，到鎮江後，又有呈驗單照四件之法，又有稟遞艙口單載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又有給鎮江紅單之法，至九江漢口，又均有呈驗單照五件之法，均有稟遞艙口單，注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其歸也，有鎮江派員役送回上海之法，其運油麻銅鐵等物也，有請漢關薄關給城照之法，又有呈具保單之法。計洋船由滬至鄂，往返不過十日，而爲文憑者八事，爲法禁者十三事，種種關防，層層稽查，網亦密矣。而大疏乃云「長江數千里，防維盡失，往來貿易不受稽查。」豈爲論乎。自古聖王以禮讓爲國，法制寬簡，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爲國，法令如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商戰」二字爲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然彼自橫其征，而亦不禁中國之權稅。

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國之稽查，則猶有怨道焉。咸豐三年，劉麗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復，洋人代收海關之稅，猶交還七十餘萬，與監督吳道國藩嘗歎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之行！即今滬鎮漢，凡有領事官之處，皆令我國管關者一體稽查，一體呈驗船口單，正稅子稅，較我釐金科則業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謂仁至義盡矣，而閣下與揆帥必欲令其改赴漢口輸納，滬與鄂同一中國也。朝三暮四，旋令旋改，在滬關必怨楚人之攘利，在西人且笑晉政之多門。此國藩之獻疑者二也。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條，據總理衙門咨，係恭親王與英國卜公使議定，又洋貨稅單，土貨運照三聯報單，亦據總理衙門咨，係恭親王所定。而大疏稿中，指劾薛中丞貪婪蒙蔽，極辭醜詆，且云與恭親王前奏絕不相符。不知閣下因恭邸親賢柄政，不敢指斥，故嫁其咎於薛公乎？抑別有確據，知此章爲薛公所定乎？薛公之於夷務，往歲事不可知，自庚申冬以來，大事秉承恭邸，小事一委吳道，似無所短長於其間。恭邸先以長江有賊，不准通商，旋因英國固請，乃始允許。其不賣軍器及油麻等保單各條，皆辛酉七月以後所定，尊疏盡以誣詆薛公，似不足以服其心。此國藩之獻疑者三也。方今髮捻交熾，苗禍日深，中國實自治之不暇，苟可與洋人相安，無事似不必別尋釁端。漢口納稅之說，發之於滬，稅未定之先則可，爭之於滬，議既成之後則不可。大疏發此難端，英法諸國不從，將默爾而違息乎？則是壯頰而啓侮，將

爭辨而不休乎，則且廢好而興戎，二者必居一於此。區區之愚，願閣下與筠仙親家熟商審處，幸甚如鄙言全不當理，則請詳晰剖示，以資質證。

覆姚秋浦

來示推獎溢量，讀之悚汗。然此等過情之語，出之於尋常朋知之贈答，察屬之慶賀，亦自見慣不驚；出之於閣下，則殊乖夙昔之望。閣下素以古誼自處，亦宜以古誼處人，德不稱位，實不稱名，前世之自善其末路者幾人？近世此席，覆轍相尋，尤可惕懼！閣下相知日深，當代鄙人憂危之不暇，而暇附會諛詞，增長客氣，揚湯而助沸耶？羅承勳一員，國藩思之已熟，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非僅第一人然也。羅承勳於庚申六月，不肯竭力送糧入甯國，貽誤全局，厥罪甚重，其開復處分，非我所願。江軍門又假之事權，用爲諸將之領袖，風氣一壞，萬難挽回。故決意屏斥，請閣下與江軍門熟商，專從危難之際，默察樸拙之人，則幾矣。

復丁雨生方伯

頃接惠書，遠荷垂詢，周摯感叙，曷任！前月本擬令二小兒附輪船回家，俾大小兒來金陵隨侍，因

二兒感出天花，在署調治。年已二十，花極稠密，誤服諸藥，危險異常。幸而遇老痘科，化險爲夷，現已滿月脫痂，可慰錦望。惟體氣素弱，驟難復元，應俟調理一兩月，方能放心就道。

承示十條，新政之美，志量之遠，心術之厚，均堪佩慰。茲就鄙意略加商酌，諸惟卓鑒。

一、裁革平餘，並裁填衙之常規，節壽之門包，舉各省數百年之積習，一掃而空。名爲州縣之供億，實則閭閻之脂膏，惠所及者遠矣。又不詳奏立案，以炫己長而形人短，彌見德量之宏，精進不已！蔣中丞奏，裁留關陋規，已嫌奏疏過於誇炫，聞每月提藩庫運庫二千五百金，並不奏咨，尤不足貴矣。惟尊署月入僅四百餘兩，斷不敷用，自應做照雨亭之例，另籌津貼之款，俟酌定數目，再行飭知。刑錢書啓諸幕俱不可少，騰出精神，以圖虛靜，而謀大事。

一、被擾較深之州縣，仍准議免議緩，其元氣漸復之區，不準減徵。此亦察吏最要關鍵。州縣陋習，以不催正供爲市恩之地，卽以多徵少解爲中飽之謀。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風，故專以催科課州縣之賢否，且爲陽城二語，爲不肖州縣之護身符。又謂：「後世正賦，比三代之什一，輕減倍蓰，催徵則導民親上急公之忱，不催徵則長民犯上作亂之機。」等語。國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論爲然，但須力禁浮收，地丁每兩，一正一耗，收錢二千，實不爲少。請閣下查有溢收分文者，立予撤任。旣革浮收之弊，則催徵

乃州縣之本分，民間之大義，不可放鬆。

一、考試各官，近年惟江西最爲認真，參革甚多，國藩頗不以爲然。自唐宋以來，考士屬之禮部，考官屬之吏部，文獻通考中亦分立兩門。前明及國初選官，一皆考判，今雖不考判，亦尙進月官卷。是考官乃六部之權，非外省所得爲政也。鄙人任皖，每日接見三員，但令書履歷數行，觀其字蹟而已。閣下本有綜核之名，屬員畏者較多，愛者較少，於考字尤不相宜。以後接見寮屬，請專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師生慇懃氣象，使屬員樂於親近，則閣下無孤立無與之歎，而德量益宏矣。

一、整頓釐卡，「不望興利，但期除弊」二語，最爲扼要。州縣以民爲民，而卡員卽以商爲民；卡員不知恤商，猶州縣不知愛民。州縣無不作惡之差役，卡員無不作弊之司事。閣下耳目之長，心思之密，冠絕時賢；嗣後整飭釐務，請以「勤教卡員，嚴查司事」二語爲主。至商民照章完釐，硬令者少，可寬者宜稍崇寬大。僕頃奏撥二成洋稅，亦爲釐務難再加搜括起見，雖未經說出，而立意與尊處之不望興利但期除弊相符。

以上各條，均就尊見微加參酌；此外如禁佐雜之擅受，懲司書之需索，皆極有關係。閣下志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衆醉獨醒之際，仍以「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耐」字貞之。

則人皆感其樂育，而於己之養德養身，兩有裨益。

與沈幼丹

新任建昌王太守，正派而英明，似是有爲之才。尊兄德下有鄰矣。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平之所以憤激沈身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幾不能自主也。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軌於正，而後其政迹少有可觀，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先生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國藩若有江北之行，則相去日遠，音書日稀，凡文武人士，如閣下所見以爲是者，望無惜時時開示。如鄙人所見以爲是者，亦當疏記奉告。或先見爲是，後見爲非，亦可隨時互聞。此閱去信州尙近，不審能設法一來相見否！彼中事如繁重，則亦不欲奉浼也。

與諸弟

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

課人議每課一文一詩，卽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予文詩極爲同課人所贊賞。然余於八股，絕無實學，雖感諸君獎許之盛，實則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來，可付課文數篇回家。予居家，纔做考差功夫，卽借此課以摩厲考具，或亦不至臨場窘迫耳。

吳作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寶蘭泉者（埤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寶亦深知予者，彼知現尙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寶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漫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漫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是也。蕙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捨。子序之爲人，予至尙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

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卽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亦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陳岱雲與吾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

寫至此，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卽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

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

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則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騫，兼營則必一無所成矣。囑切囑切！千萬千萬！

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釘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釘。謝果堂先生出京後，來信并詩二首。先生年已六十餘，名望甚重，與予見面，輒彼此傾心，別後又拳拳不忘，想見老輩愛才之篤。茲將詩並予送詩附閱傳播里中，使共知此老爲大君子也。

九弟在京年半，余嬾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余乃稍能立志。蓋余實負九弟矣。余嘗語岱雲曰：『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恆，以補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

岱雲與易五近，亦有日課冊，惜其識不甚超越，余雖日日與之談論，渠究不能悉心領會，頗疑我言太夸。然岱雲近極勤奮，將來必有所成。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詩唱和，蓋因其兄欽佩我詩，且談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禮。子貞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譌，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以余觀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淺深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遠出時手之上，不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做幾首。

金竺虔在小珊家住，頗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詩甫亦與小珊有隙，余現仍與小珊來往，泯然無嫌，但心中不甚愜洽耳。曹西垣與鄒雲陔十月十六起程，現尚未到湯海秋久與之處，其人誕言太多，十句之中，僅一二句可信。今冬嫁女二次，一係杜蘭溪之子，一係李石梧之子，入贅黎樾翁亦有次女招。

贅其壻雖未讀書，遠勝於馮舅矣。李筆峯尙館海秋處，因代考供事，得銀數十，衣服煥然一新。王翰城捐知州，去大錢八千串，何子敬捐知縣，去大錢七千串，皆於明年可選實缺。黃子壽處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長進，古文有才華，好買書，東翻西閱，涉獵頗多，心中已有許多古董。何世兄亦甚好，沈潛之至，天分不高，將來必有所成。吳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蓋每見則耽閣一天也。其世兄亦極沈潛，言動中禮，現在亦學倭良峯先生。吾觀何吳兩世兄之姿質，與諸弟相等，遠不及周受珊、黃子壽，而將來成就，何吳必更著實。此其故，諸弟能看書自知之，願諸勉之而已。此數人者，皆後起不凡之人才也，安得諸弟與之聯鑣並駕，則余之大幸也！

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闋，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同年會課，近皆爛散，而十日一會如故。余今年過年，尙須借銀百五十金，以五十還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梧到京，交出長郡館公費，即在公項借，免出外開口更好，不然則尙須張羅也。門上陣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詩，現換一周升，作門上頗好。余讀易旅卦，『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亦將視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宜知之。

與諸弟

九弟到家，徧告各親戚家，必有一番景况，何不詳以告我？四妹小產，以後生育頗難；然此事最大，斷不可以人力勉強。勸渠家只須聽其自然，不可過於矜持。又聞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復事他；此反常之事，最是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大義。

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喫水煙，洎今已兩月不喫煙。已習慣成自然矣，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頁，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人，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俱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以之。

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串，仍當爲之。

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良峯前輩吳竹如寶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少王鶴名錫振，廣西主事，年廿七歲，張筱甫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翰林，吳莘畚名尙志，廣東人，吳撫臺之世兄，龐作人名文壽，浙江人，此四君者，皆聞余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

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卽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千餘字，真奇才也！子壽戊戌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諸弟不必震而驚之。予不願諸弟學他，但願諸弟學吳世兄何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亦學良峯寫日記，言有矩，動有法，其靜氣實實可愛。何子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書；三百六十日，除作詩文時，無一刻不溫書，真可謂有恆者矣。故予從前限功課教諸弟，近來寫信寄弟，從不另開程課，但教諸弟有恆而已。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

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

與溫弟

接弟信有云，「於兄弟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況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爾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專字之外，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并抄一付寄家中三弟。香海言：「時文須學東萊博議」甚是。爾先須過筆圈點一遍，然後自選幾篇讀熟，卽不讀亦可。無論何書，總須

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幾頁，摘抄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繙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

與諸弟

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山兄甚爲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在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爲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游也！

與六九弟

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族戚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兩語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

是言？『斯二語者，毋亦擬阿兄不倫乎？兄雖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戚中有斷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兄。己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憫然者久之。適十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做燒火夫也。』南五舅送靈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然吾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僧——如所謂道場者——以慰死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爲可乎？

與諸弟

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與諸弟

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佚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如何，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吃鴉片烟，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

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箇箇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十一月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卽，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自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

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觀，將來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間望日隆，即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

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族戚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可取，惟近日日有恆，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縱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昨十六日卓秉恬拜大學士，陳官俊得協辦大學士，自王中堂死後，隔三年大學士始放人，亦一奇也。

與諸弟

季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在討人惱。歐陽牧雲要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

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

與諸弟

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家有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

與四五弟

家中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得忝列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爲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爲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况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種遺規。四弟能信此三語，便是愛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語，便是弃髦老兄。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今年以來，未嘗動氣，自是我

家好氣象，惟兄弟俱懶，我以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二人俱勤，則氣象更興旺矣。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

溫弟在省所發書，因聞澄弟之計，而我不爲揭破，一時氣忿，故語多激切不平之詞；而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驟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現在澄弟書來，言「溫弟鼎力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得煩」云云。我聞之歡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

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尙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卽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侍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卽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

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金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官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勵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拮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

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錦繡，竟不能效半點孫子之職；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親之勞。每一

念及不覺汗下。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縣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官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謂我是肖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肖也。如以此爲賢肖，則李林甫、盧懷慎輩，何嘗不位極人臣，烏奔一時，詎得謂之賢肖哉？予自問學淺識薄，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時雖在宦海之中，卻時作上岸之計。要令罷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勞，可以對祖父兄弟，可以對宗族鄉黨，如是而已。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我所言有不符處，望時時切實箴規。至要至要！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

鄉里凶年賑助之說，予曾與澄弟言之；若逢荒歉之年，爲我辦二十石穀，專周濟本境數廟貧乏之人。自澄弟出京之後，予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倉之制；若能做而行之，則更爲可久。朱子之制，先捐

穀數十石或數百石貯一公倉內青黃不接之月，借貸與飢民，冬月取息二分收還（每石加二斗）——若遇小歉則蠲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則全蠲之——（借一石還一石）但取耗穀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後天下法之，後世效之，今各縣所謂社倉穀者是也。其實名存實亡，每遇凶年小民曾不得借貸顆粒且並社倉而無之，僅有常平倉穀，前後任尙算交代，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蓋經官吏則良法美政，後皆歸於子虛烏有。

國藩今欲取社倉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穀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勸其量爲捐穀。夏月借與貧戶，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每石加一斗）豐年不增，凶年不減。凡貧戶來借者，須於四月初間告知經管社倉之人，經管量穀之多少，分布於各借戶，令每人書券一紙，冬月還穀銷券，如有不還者，同社皆理斥議罰加倍。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或有地方爭訟，理曲者罰令量捐社穀少許，每年增加不過十年，可積至數百石，則我境可無飢民矣。

蓋夏月穀價昂貴，秋冬價漸平落，數月之內，一轉移之間，而貧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無量矣。吾鄉昔年有食雙穀者，此風近想未息，若行此法，則雙穀之風可息。前與澄弟面商之，說我家每年備穀救地方貧戶，細細思之，施之既不能及遠，行之又不可以久，且其法止能濟下貧乞食之家，而不能濟中

貧體面之家，不若社倉之法，既可以及於遠，又可以貞於久；施者不甚傷惠，取者又不傷廉，卽中貧體面之家，亦可以大享其利。本家如任尊，楚善叔寬五厚一，各家親戚如寶田騰七宮九，荆四各家，每年得借社倉之穀，或亦不無小補。澄弟務細細告之，父大人叔父大人，將此事於一二年內辦成，實吾鄉莫大之福也。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尙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愚意也。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社倉之法，有借無還！今日風俗誠然如此，澄弟所見，良爲洞悉。時變之言，此事竟不可議舉行；王介甫「青苗」之法，所以病民者，亦以其輕於借而艱於還也。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儆惕」，余觀此語，欣慰之志。凡人一身，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

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爲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余家之幸也。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公議糧餉一事，果出通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大錢三萬餘千，每都幾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窮鄉殷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訣出，輪何班補，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澄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墊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季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恐亦不盡然也。

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不看亦自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如吳樗臺凌荻舟之流，指不勝屈；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乃動則怨尤滿腹，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病，以吳樗臺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消滅病患。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忽以吾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晒也。

與沅弟

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時亦常說及；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無奈性已生

定，竟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翫易之也。

與澄溫沅季弟

凡諭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務宜好爲藏弄。我兄弟五人，無一人肯整齊收拾者，亦不是勤儉人家氣象。以後宜收拾完整，可珍之物，固應愛惜；卽尋常器件，亦當彙集品分，有條有理。竹頭木屑，皆爲有用，則隨處皆取攜不窮也。

與諸弟

余居母喪，並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跼蹐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漸次肅清，卽當奏明回籍，事父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毋稍疎忽。於母親器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閡。兄弟娚娣，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卽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伶俐以爲兒姪之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懶，以後勤者愈

勤，懶者痛改，莫使子姪學得意惰樣子。至要至要！子姪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橙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

與諸弟

廿五日著胡二等送家信，報收復武漢之喜；廿七日，具摺奏捷；初一日，制臺楊慰農蒞鄂相會。是日又奏廿四夜焚襄河賊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進兵之摺；其日酉刻楊載福彭玉麟等率水師六十餘船，前往下游剿賊；初九日，前次謝恩摺奉硃批回鄂；初十日，彭四劉四等來營進改武漢三路進剿之摺，奉硃批到鄂；十一日，武漢克復之摺，奉硃批廷寄諭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撫，並賞戴花翎；兄意母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職。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於地下？何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決計具摺辭謝，想諸弟亦必以爲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爲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若仗聖主之威福，能速將江面肅清，蕩平此賊，兄決意奏請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二年，暫或一年，亦足稍慰區區之心。但未知聖意果能俯從否？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姪最

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皆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至要至要！

與澄弟

甲三甲五等兄弟，總以習勞苦爲第一要義；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則終爲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飢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

與澄弟

頃接來械，又得所寄吉安一械，具悉一切。朱太守來我縣，王劉蔣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見怪；嗣於弟於縣城省城，均不宜多去。處茲大亂未平之際，惟當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於外。至要至要！吾年來飽閱世態，實畏宦途風波之險，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家中一切有關係衙門者，以不與聞爲妙。

諭紀澤子胡二等

接爾安稟，字畫尙未長進，爾今年十八歲，齒已漸長，而學業未見其益。陳岱雲姻伯之子號杏生

者，今年入學，學院批其詩冠通場；渠係戊戌二月所生，比爾僅長一歲，以其無父無母，家漸清貧，遂爾勤苦好學，少年成名。爾幸託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寬然無慮，遂爾酣豢佚樂，不復以讀書立身爲事。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鍼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機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蒙，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四年所買衡陽之田，可覓人售出，以銀寄營，爲歸還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財；』士庶人且然，况余身爲卿大夫乎？

與澄弟

六弟在瑞州辦理一應事宜，尙屬妥善，識見本好，氣質近亦和平。九弟治軍嚴明，名望極振，吾得兩弟爲幫手，大局或有轉機。次青在貴溪尙平安，惟久缺口糧，又敗挫之後，至今尙未克整頓完好。雪琴在吳城，名聲尙好，惟水淺不宜舟戰，時時可慮。余身體平安，癰疾雖發，較之往在京師，則已大減。幕府乏好幫手，凡奏摺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爲之，以是未免有延擱耳。余性喜讀書，每日仍看數十卷，亦

不免拋荒軍務，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紀澤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頁，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又明日耽擱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煮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

與沅弟

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責，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廩給。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勸而不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吾弟初出辦事，而遂揚紳士之短，且以周梧岡之閱歷精明爲可佩，是大失用紳士之道也。戒之慎之！

與沅弟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弟之綜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軍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親自記注，擇人而授之。古人以鎧仗鮮明，爲威敵之要務，恆以取勝。劉峙衡於火器亦勤於修整，刀矛則全不講究；余曾派諸景昌赴河南，采買白蠟桿子，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

路。遇事顛倒，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

與諸弟

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李迪庵新放浙中方伯，此亦軍興以來一僅見之事。渠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其平日從容整理，即其臨陣，亦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弟理繁之才，勝於迪庵，惟臨敵恐不能如其鎮靜。至於與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合。迪庵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卻一味渾含，永不發露；我兄弟則時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雪琴與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當以我爲戒，一味渾厚，絕不發露，將來養得純熟，身體也健旺，子孫也受用，無怪習機械變詐，恐愈久而愈薄耳。

李雲麟尙在吉安營否？其上我書，才識實超流輩，亦不免失之高亢，其弊與我略同。長沙官場，弟亦通信否？此等酬應，自不可少，當力矯我之失，而另立塗轍。余生平制行，有似蕭望之，蓋寬饒一流人，常恐終蹈禍機，故教弟盡制行，早蹈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褊激也。

與沅弟

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它書以分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爲鑒戒。現在帶勇，即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以外，則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作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

帶勇之法，以體察人才爲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凡此皆因弟與會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

與沅弟

十九日亮一等歸，接展來函，具悉一切。臨江克復，從此吉安當易爲力。弟阻勉爲之，大約明春可復吉郡。明夏可克撫建。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爲我了之，則余之愧憾可稍減矣。余前在江西，所以

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剝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僚，晉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款，則或因而變，各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伸，然此只坐不應，駐紮省垣，故生出許多煩惱耳。弟今不駐省城，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至「愛民」「聯紳」二端，皆可實心求之。現在餉項頗充，凡抽釐勸捐，決計停之，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爲我宣達一二。吾在江西，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今年丁憂，奔喪太快，若忽然棄去，置紳士於不顧者，此余之所悔也！

與沅弟

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尋常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鬪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卽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尸立

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卽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真恆，卽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再帶勇總以能打仗爲第一義。現在久頓堅城之下，無仗可打，亦是悶事。如可移紮水東，當有一二大仗開。第弟營之勇，銳氣有餘，沈毅不足，氣浮而不斂，兵家之所忌也。尙祈細察。偶作一對聯箴弟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賢弟若能行此數語，則爲阿兄爭氣多矣。

與沅弟

初七初八，連接弟兩信，具悉一切。亮一去時，信中記封有報銷摺稿，來信未經提及，或未得見耶？廿六早地孔籬倒城垣數丈，而未克成功。此亦如人之生死早遲，時刻自有一定，不可強也。總理旣已接札，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我疎懶，置之不理也。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疎，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李雲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如將赴湖北，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潤公，近頗綜核名實，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

近日身體略好，惟回思歷年在外辦事，愆咎甚多，內省增疚。飲食起居，一切如常，無勞慮。今年

若能爲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教子姪略有長進，則此中豁然暢適矣。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振刷。昔賢謂「宜用猛火煮，漫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少表余之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余京中書籍，承漱六專人取出，帶至江蘇松江府署中，此後或易搬回。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與沅弟

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宜隨時斟酌也。

與沅弟

民宜愛，而刁民不必愛；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調理分明，則凡鬼之缺憾，皆可一一爲我彌縫而匡救之矣。昨信言「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只要此心真實。

愛之，即可見亮於下。余之所以頗得民心，勇心者此也；與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獲與官場者此也。去年與弟握別之時，諄諄囑弟以效我之長，戒我之短；數月以來，觀弟一切施行，果能體此二語，欣慰之至！惟作事貴於有恆，精力難於持久，必須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常葆令名，益崇德業。

與沅弟

次青非常之才，帶勇雖非所長，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氣；其在兄處，尤爲肝膽照人，始終可感。兄在外數年，獨慚無以對渠。去臘遣韓升至李家，省視其家，略送儀物，又與次青約成婚媾，以申永好。目下兩家兒女無相當者，將來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與訂婚，兄信已許之矣。在吉安望常常與之通信，專人往返，想十餘日可歸也。但得次青生還，與兄相見，則同甘苦患難諸人中，尙不至留莫大之愧疚耳。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

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余之短相箴，乞無忘也。

與沅弟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嚚訟，卽多言也。歷觀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嚚訟。靜中默省愆尤，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溫弟性格，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很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地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爲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練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將厭薄之矣！

與沅弟

溫弟丰神較峻，與兄之伉直簡澹，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爲慮。大抵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燦，則傷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時以平和二字相勗，幸勿視爲老生常談。至要至囑！

親族往弟營者，人數不少，廣廈萬間，本弟素志；第善規國者，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規軍者亦然，似宜略爲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賃民房，令住營外，不使軍中有惰漫喧雜之象，庶爲得宜。至頓兵城下，爲日太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饌，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

與諸弟

再次青一軍，欠餉二十萬，斷難彌補；次青乃設一法，捐十萬兩，請增廣平江縣文武學額各十名，又捐五萬兩，請增廣岳州府文武學額各五名。咸豐三年新例，捐銀萬兩者，除各該捐生家給予應得議敘外，其本縣准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去年今春湖南辦捐輸加額一案，長善陰瀏澤醴六屬，各加學額十名（捐銀至十萬以上者加額亦以十名爲止）；湘鄉加三名，平江加一名。蓋湘鄉僅捐三萬，平江僅捐一萬，爲數甚少也。次青以此項應得之口糧銀出捐，加縣學十名，府學五名，真可「俎豆泮宮，流芳百世」！各勇聞可刊碑泐名於學宮，亦皆欣然樂從；此事若成，誠爲美舉。

前此咸豐三年，平江以團防出力，加文武學額各三名，係次青所辦；五年湘鄉援平江之例，亦加

三名。弟營現在欠餉若干？若欠至七八萬以上，則與各營弁勇熟商，令其捐出，捐得七萬，可增文武學額各七名，合之今春新增之三名，亦爲十名。與長善、陰澗、潭醴六邑相等。合之五年特添增額之三名，則共爲十三名矣。弟若辦成此事，亦可俎豆泮宮，流芳無既。若弟營不能捐出許多，則或倡捐二三萬，余再勸迪希濬、凱玉班諸君子，各捐若干萬兩，湊成七萬之數，亦可辦成此事，不讓次青專美於平江也。

與澄沅季弟

三河敗挫之信，初五日家中尙無確耗；且縣城之內，毫無所聞，亦極奇矣。九弟於廿二日在湖口發信，至今未再接信，實深懸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漢口後，有書與渠，且專人至桐城三湖訪尋下落。余始知沅浦弟安抵漢口，而久無來信，則不解何故。豈余近日別有過失，沅弟心不以爲然耶？當請亂，亂初到，卽判曰：『賊得假武修文，得閒字。』（字謎敗字）余方訝敗字不之何指，亂判曰：『爲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爲而云然？亂又判曰：『爲天下卽爲曾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耶？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得一日算一日。

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沅弟作主，澄弟不可過執。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不可多寫鋪張，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嫻，宜學燒茶煮菜，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感？是以諄諄言之。

與澄沅季弟

起屋起祠堂，沅弟言外間訾議，沅自任之。余則謂外間之訾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燹，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爲殷鑒；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闕麗，則傳播尤遠。苟爲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改葬先人之事，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蠹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沅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

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

諭紀澤子

十九二十九日兩稟。知喜事完畢，新婦能得爾母之歡，是卽家庭之福。我朝列聖相承，總是寅正卽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卽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亦近黎明卽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旣冠授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余生平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己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爲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早起也，有恆也，重也，三者皆爾最要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恆是吾身之大恥，不重是爾身之短處，故特諄諄戒之！

與澄弟

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爲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卽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

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早起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周疾濟急。是岡公常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是岡公生平於此數端，最爲認真，故余戲述爲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此言雖涉諧謔，而擬卽寫屏上以祝賢弟夫婦壽辰，使後世子孫，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弟兄風趣也。弟以爲然否？

與澄弟

五月四日接弟緘，「書蔬魚豬，早掃考寶」橫寫八字，下用小字注出，此法最好，余必遵辦。其次敘則改爲「考寶早掃，書蔬魚豬」。目下因拔營南渡，諸務叢集，蘇州之賊已破，嘉興淳安之賊已至績溪，杭州徽州十分危急，江西亦可危之至。余赴江南，先駐徽郡之祁門，內顧江西之饒州，催張凱章速來饒州會合，又札王海村募三千人，進駐撫州，保江西卽所以保湖南也。札王人樹仍來辦營務處，不知七月均可趕到否？若此次能保全江西兩湖，則將來仍可克復蘇常，大局安危，所爭只在六七八九數月。澤兒不知已起行來營否？弟爲余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

與沅季弟

出隊以護百姓收穫甚好。與吉安散耕牛籽種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爲事，可爲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

與季弟

頃接沅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不勝欣慰。官階初晉，雖不足爲吾季榮，惟弟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順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沅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即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大哥豈不欣然哉？

與沅季弟

輔卿而外，又薦意卿、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篤慎，余深知之；意卿亮亦不凡。余告彼輔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又囑其求潤帥左郭及沅薦人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

推薦，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筱荃。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得。」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諭衆。

與沅季弟

兄膺此鉅任，深以爲懼，若如陸何二公之前轍，則貽我父母羞辱；卽兄弟子姪，亦將爲人所侮。禍福倚伏之機，竟不知何者爲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爲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

與沅弟

浮橋辦齊，長濠已有八九分工程，甚好甚慰；從此援賊雖至，吾弟必足以禦之。馮世兄處辦法，與潤帥不謀而合，茲將一批一告示，鈔付弟覽，翁中丞處復信甚妥，弟意疏疏落落，亦極是；弟總認定是

湖北之委員，以官胡兩帥爲上司，諸事稟命而行。此外一概疏疏落落，希庵於此等處，界限極清，人頗嫌其疏略，然不輕進人，卽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卽異日不妄疏人之本。處弟之位，行希之法，似尙妥叶。與翁稿與毓稿均好，近日修辭工夫亦進，慰喜慰喜！焦君譜序八九月必報命，書院圖須弟起稿而兄改之，弟切莫答兄之吝也。

與沅弟

接僞文二件，知安慶之賊，望援孔切，只要桐城青草塢少能堅定，自有可破之理。次青十六日回祁，僅與余相見一次，聞其精神尙好，志氣尙壯，將來或可有爲。然實非帶勇之才。弟軍中諸將，有驕氣否？弟日內默省，傲氣今少平得幾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凡事皆然，願與諸弟交勉之。此次徽賊竄浙，若浙中失守，則不能免於吳越之痛罵，然吾但從「傲惰」二字痛下工夫，不問人之罵與否也。

與沅季弟

沅弟以我切責之緘，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

館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做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語誠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卽力戒惰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旣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余於六日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卽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各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與沅季弟

沅弟季弟左右：接信知北岸日內尙未開仗，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破萬安街賊巢，十七獲勝，破休甯東門外二壘，鮑軍亦受傷百餘人。正在攻剿得手之際，不料十九日未刻石埭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人更有甚焉。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爲大霧所迷，目無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嶺，爲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果有天意哉？目下

張軍最可危慮。其次則祁門老營，距賊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現講求守壘之法，賊來則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疏虞，則志有素定，斷不臨難苟免。回首生年五十，除學問未成，尚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以勤苦爲體，謙遜爲用，以藥佚驕之積習。餘無他囑。

諭紀澤子

爾體甚弱，咳吐鹹痰。吾尤以爲慮。然總不宜服藥，藥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鄉在外，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見理極明，故言之極切，爾其敬聽而遵行之。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祕訣。爾每殮食畢，可至唐家鋪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三個月後，必有大效矣。

諭紀澤子

正月十四發第二號家信，亮已收到。日內祁門尚屬平安。鮑春霖自初九日在洋塘獲勝後，即追賊至彭澤。官軍駐牯牛嶺，賊匪踞下隅坂，與之相持，尙未開仗。日內雨雪泥滯，寒風凜冽，氣象殊不適人意。僞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初八日圍廣豐縣，初十日圍廣信府。均經官軍竭力

堅守解圍以去。現竄鉛山之吳坊陳坊等處，或由金溪以竄撫建，或徑由東鄉以撲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囑劉養素等堅守撫建而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祇西李逆一股不甚擾江西腹地，黃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鎮等。三四月間安慶克復，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則大局必有轉機矣。目下春季必尙有危險迭見，余當謹慎圖之，泰然處之。

余身體平安，惟齒痛時發。所選古文已鈔目錄寄歸，其中有未注明名氏者，爾可查出補注，大約不出百三名家全集及文選古文辭類纂三書之外。爾問『左傳解詩書易與今解不合』，古人解經有內傳有外傳，內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衍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爲多，大象則餘義爲多；孟子說詩，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亦證餘義處爲多。韓詩外傳盡餘義也，左傳說經亦以餘義立言者多。袁史生之二百金，余去年曾借松江二百金，送季仙九先生，此項祇算還袁宅可也。

與澄弟

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

滿毫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卽是極驕極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驕字，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戒惰字，以不晏起爲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姪也。

與澄弟

自十二日克復休甯後，左軍分出八營，在於甲路地方小挫，退紮景鎮，賊幸未跟蹤追犯。左公得以整頓數日，銳氣尙未大減。目下左軍進勦樂平，鄱陽之賊，鮑公一軍，因撫建喫緊，本調渠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因近日鄱陽有警，景鎮可危，又暫留鮑軍不遽赴省。胡宮保恐狗逆由黃州下犯安慶，沅弟之軍，又調鮑軍救援北岸，其祁門附近各嶺，廿三日又被賊破兩處。

數月以來，實屬應接不暇，危險迭見，而洋鬼又縱橫出入於安慶湖口湖北江西等處，并有欲來祁門之說，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卽瞑目，毫無悔憾。家中兄弟子姪，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書，以訓話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戒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此八

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姪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與余之八本，總不失爲上等人家。余每次寫家信，必諄諄囑咐，蓋因軍事危急，故預告一切也。余身體平安，營中雖欠餉四月，而軍心不甚渙散，或尙能支持，亦未可知。家中不必懸念。

諭澤洪子

余以初三日至休甯縣，卽聞景德鎮失守之信；初四日寫家書託九叔處寄湘，卽言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然猶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卽是一條生路。初五日進攻強中湘前等營，在西門挫敗一次。十二日再行進攻，未能誘賊出。仗是夜二更賊匪偷營劫村，強中湘前等營大潰，凡去廿二營，其挫敗者八營（強中三營、老湘三營、湘前一營、字一）其幸而完全無恙者十四營（老湘六營、楚三禮二親兵一營、峯二）與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賊偷湖口水營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營較多，以尋常兵事言之，此尙爲小挫，不甚傷元氣。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樂平之賊，鮑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

余自從軍以來，卽懷「見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於世，兵起復再，出意尤堅。定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自念貧窶無知，官至一品，壽逾五十，薄有浮名，兼乘

權。悉竊萬分。夫復何憾。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闢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違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亦略有入處。三者一無所成。不無耿耿。至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豈能辦此滔天之賊。卽前此屢有克捷。己爲僥倖。出於非望矣。

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鍼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古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養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專重孝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於至誠。故吾纂墓誌。僅叙一事。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醫藥。』皆不信也。處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除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吾當軍事極危。輒將此二字叮囑一徧。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爾可稟告諸叔及爾母無忘。

覆丹閣十叔

去歲接奉手緘，久稽。茲復國藩淺材薄植，上承先世餘蔭，驟躋高位，並竊浮名，撫衷內省，久懷鷓
濡不稱之愧。來示勗勉有加，而又引杜陵「厚祿書斷」之句，以相諷諭，益增悚仄。惟近世所稱羨督
撫之榮，不外宮室衣服安富尊榮等，而姪則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所居僅營中茅屋三
間，瓦屋一間，所服較往歲在京尤爲減省。自去冬至三月，常有賊黨十餘萬，環繞於祁門之左右前後，
幾無一日不戰，無一路不梗，晝無甘食，宵有警夢。軍士欠餉至五月六月之久，姪亦不忍獨處富饒，故
年來不敢多寄銀錢回家，並不敢分潤宗族鄉黨者，非矯情也。一則目擊軍士窮窘異常，不忍彼苦而
我獨甘；一則上念高曾以來，屢代寒素，國藩雖忝食舊德，不欲享受太過，爲一己存惜福之心，爲闔族
留不盡之澤，此姪之微意。十叔如訪得營中家中有與此論不相符合之處，卽請賜書詰責，姪當猛省
懲改。安慶一城，費盡氣力，本有克復之望；近因洋船暗通接濟，城說又有生機。天意茫茫，未識大局何
日轉旋！

與澄弟

舅母棄世，紀澤往弔後，弟亦往弔唁否？此等處，吾兄弟中有親往者爲妙；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

並無厚禮厚物，而意甚懇勸，親去之時甚多。我兄弟宜取以爲法。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多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必有裨益。

諭紀澤子

吾現在營謀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澮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橫溝，而直溝斷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土，盡可開墾，種百穀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爾前問說文中逸字，今將貴州鄭子尹所著二卷寄爾一閱，渠所補一百六十五文，皆許書本有之字，而後世脫失者也。其子知同又附考三百字，則許書本無之字，而他書引說文有之，知同辨爲不當有者也。爾將鄭氏父子書細閱一遍，則知叔重原有之字，被傳寫逸脫者實已不少。

諭紀澤子

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爲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

絢爛爾教導諸妹，敬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

與沅弟

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愜。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將生平履歷，某年中舉中進士，某年升官降官，某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書名，與列祖褒贊其學問品行之語，一一臚列，不作影響約略之詞，乃合定例。望溪兩次獲罪，一為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獄，一為其族人方某望名逆案，將方氏通族編入旗籍。雍正間始准赦宥，免隸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今欲請從祀孔廟，須將兩案歷奉諭旨，一一查出，尤須將國史本傳查出，恐有嚴旨礙眼者，易于駁詰。從前入祀兩廡之案，數十年而不一見，近年層見疊出，幾於無歲無之。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陸秀夫從祀之案，聲明以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茲甫及一年，若遽違新例而人奏，必駁無疑。——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

望溪經學勇於自信，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皇清經解中，並未收其一册一句。姬傳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為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餘年亦別有宗尚矣。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文恭公。若奏請從

祀，須自三公始。李厚庵與望溪，不得不置之後圖。——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

諭紀澤子

昨見爾所作說文分韻解字凡例。喜爾今年甚有長進。固請莫君指示錯處。莫君名友芝，字子儂，號侶亭，貴州辛卯舉人。學問淹雅。丁未年在琉璃廠與余相見，心敬其人。七月來營，復得晤談。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茲將渠批訂爾所作之凡例寄去，余亦批示數處。又寄銀百五十兩，合前寄之百金，均爲大女兒子歸之用。以二百金辦奩具，以五十金爲程儀。家中切不可另籌銀錢，過於奢侈。遭此亂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勤儉二字，可以持久。又寄丸藥二小瓶與爾母服食。爾在家常能早起否？諸弟妹早起否？說話遲鈍，行路厚重否？宜時時省記也。

與沅弟

凡與人交際，當求其誠信之素孚，求其協助，當亮其力量所能爲。弟每求人，好開大口，尙不脫官場陋習；余本不敢開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但略亮我之誠實耳。古今文人，事人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煖之撻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繫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

與沅弟

李世忠窮困如此，既呼籲於弟處，當有以應之。三千石米，五千斤火藥，余即日設法分兩次解弟處，由弟轉交李世忠手。此輩暴戾險詐，最難馴馭；投誠六年，官至一品，而其黨衆尙不脫盜賊行動。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一則不與爭功，遇有勝仗，以全功歸之；遇有保案，以優獎籠之。應嚴者，一則禮文疏淡，往還宜稀，書牘宜簡，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則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與百姓爭訟，而適在吾輩轄境，及來訴告者，必當剖決曲直，毫不假借，請其嚴加懲治。應寬者，利也，名也；應嚴者，禮也，義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強兵，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

與沅季弟

雪琴與沅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曾記咸豐七年冬，余答駱文文，答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咎張伴山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於千里之

外。觀此二者，則沉弟面色之厲，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沉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千。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沉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一日中則月，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尤爲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沉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菲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嘗粟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沉弟第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並本稟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所斷做不到者，在弟尙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矣。沉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傲，面色言語，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飲憾。以後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

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貽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卽以自概耳。

與沅弟

吾因近日辦事名望關係不淺，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則謂我不應述及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可祕而不宣？鄂之於季，自係有意與之爲難，名望所在，是非於是乎出，賞罰於是乎分，卽餉之有無，亦於是乎判。去冬金眉生被數人參劾，後至鈔沒其家，妻孥中夜露立，豈果有萬分罪惡哉？亦因名望所在，賞罰隨之也。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熄。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願弟等敬聽吾言，手足式好，同禦外侮，不願弟等各逞己見於門內，計較雌雄，反忘外患。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閩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酷熱不能治事，深以爲苦。

與沉季弟

季弟病似瘧疾，近已全愈否？吾不以季病之易發爲慮，而以季好輕下藥爲慮。吾在外日久，閱事日多，每勸人以不服藥爲上策。吳彤雲近病極重，水米不進，已十四日矣。十六夜四更，已將後事料理，手函託我，余一概應允，而始終勸其不服藥。自初十日起，至今不服藥。十一天，昨夜竟大有轉機。瘧疾減去十至四，呃逆各症，減去十至七八，大約保無它變。希庵五月之季，病勢極重，余緘告之云：「治心以廣大二字爲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爲藥。」并言作梅醫道不可恃，希乃斷藥月餘。近日病已全愈，咳嗽亦止。是二人者皆不服藥之明效大驗。季弟信藥太深，故余所慮不在於病，而在於服藥。茲諄諄以不服藥爲戒，望季曲從之。沉力勸之，至要至囑！

興澄弟

沉靈剛軍病疫，迄未稍愈。甯國各屬軍民死亡相繼，道殣相望，河中積尸生蟲，往往緣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載水於數百里之外，臭穢之氣中人，十病八九。誠宇宙之大劫，軍行之奇苦也！洪容海投誠後，其黨黃朱等日復叛。廣德州既得復失，金柱關常有賊窺伺，近聞增至三四萬人，深可危慮。余心所懸念者，惟此二處。

余體氣平安，惟不能多說話，稍多則氣竭神乏；公事積閣，恐不免於貽誤。弟體亦不甚旺，總宜好靜養，莫買田產，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一盛時當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一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

諭紀澤子

此間軍事，金柱關、蕪湖及水師各營，已有九分穩固可靠；金陵沅叔一軍，已有七分可靠。甯國鮑張各軍，尚不過五分可靠。此次風波之險，迥異尋常。余憂懼太過，似有怔忡之象。每日無論有信與無信，寸心常若皇皇無主。前此專慮金陵沅季大營，或有疎失；近日金陵已穩，而憂皇戰慄之象，不爲少減。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症，欲爾再來營中省視，父子團聚一次，一則或可少解怔忡病症，二則爾之學問亦可稍進。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稟明爾母及澄叔行之。

與沅弟

疏辭兩廣一節，弟所說甚有道理；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與沅弟

「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必拂鬱；弟有大功於家，有大功於國，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余待希厚雪霽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以發舒而生機，乃生，余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爲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霽，不知與弟道及否？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爲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滿處，皆在此等關頭。故將余之襟懷揭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

與沅弟

來信，「亂世功名之際，尤爲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弟向來慤

強之氣，卻不可因位高而頓改；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卽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爲本。巢縣旣克，和含必可得手；以後進攻二浦，望弟主持一切，余相隔太遠，不遙制也。

與沅弟

強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第強字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瞎鬧」者也。余亦并非不要強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見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輕於一發耳。又吾輩方鼎盛之時，委員在外，氣燄薰灼，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近；吾輩若專尙強勁，不少斂抑，則委員僕從等，不鬧大禍不止。

與沅弟

凡辦大事，以識爲主，以才爲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慶時，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張，一牆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也；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或添他軍來助圍師，或減圍師分援他處，或功隳於垂成，或無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也。譬之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擡頭，此人謀主張者也；

主司之取舍，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主張者也。若恐天意難憑，而廣許神願，若恐人謀未臧，而多方設法，皆無識者之所爲。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弟於吾勸戒之信，每不肯虛心體驗，動輒辨論，此最不可。吾輩居此高位，萬目所瞻，凡督撫是己非人，自滿自足者，千人一律。君子大過人處，只在虛心而已。不特吾之言當細心尋繹，凡外間有逆耳之言，皆當平心考究一番。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驕爲極難。

與沅弟

賊上有墨氣灰氣，意者天欲殄此寇乎？然吾輩不恃天人之徵應，而恃吾心有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實。火藥銀兩接濟，尚可不斷。惟米糧極難，江西兩湖，皆買至三兩四五錢。且處處阻隔，遇糶無米可賣，深堪憂灼。只要各軍有可食之米，吾兄弟有敬畏之心，此役當有了日耳。

寄紀瑞姪

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爲慰。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是岡公皆未明，卽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

一文，尙餘九十九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姪等處長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

與澄弟

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除「勤儉」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儉，子弟看大眼，吃大口，後來恐難挽回，弟須時時留心。

與沅弟

城事果有可望，大慰大慰！此皆聖朝之福，絕非吾輩爲臣子者所能爲力，不特余之并未身臨前敵者，不敢涉一毫矜張之念，卽弟備嘗艱苦，亦須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勞績在臣，禍祥在國」之義。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存一盛名難副，成功難居之意，蘊蓄於寸者深，則僥倖克緘之日，

自有一段謙光，見於面而盎於背。至要至要。

與沅弟

天保城以無意得之，大慰大慰！與十一年安慶北門外兩小壘相似，若再得寶塔梁子，則火候到矣。弟近來氣象極好，胸襟必能自養其淡定之天，而後發於外者，有一段和平虛明之味。如去歲初奉不必專摺奏事之諭，毫無怫鬱之懷；近兩月信於請餉請藥，毫無激迫之詞。此次於萃田芝園外家，澹滓悉化，皆由胸襟廣大之效驗，可喜可敬！如金陵果克於廣大中再加一段謙退工夫，則蕭然無與人神同欽矣。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專在此處下功夫，願與我弟交勉之。聞家中內外大小及姊妹親族，無一不和睦整齊，皆弟連年籌畫之功。願弟出以廣大之胸，再進以儉約之誠，則盡善矣。

與澄沅弟

金陵昭忠祠，紀將士勞苦之碑，沅不肯稍編節略，其名似謙，其實懶耳。弟以不能文為深恥，無以怔忡體弱過於自恕自逸。如元年八九月雨花臺之役，弟晝夜不眠，至五十餘日之久；三年四五月，弟勞更甚，為日更久。豈當時體氣忽健異於生平哉？因衆人藐視沅浦，非能克金陵之人，發憤欲一

雪其恥而伸其志。故忘其爲積弱之軀也。目下用力於奏議文章，亦當稍存昔年拚命之意；不過一二年間論旨，必獲催出山。一經履任治事，諸務冗雜，欲再專力於文章，則不能矣。

與沈弟

內疾外症，果愈幾分？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儘可一一直說。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兄做錯事，惟願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愈平和矣。

與澄沅弟

紀瑞姪得取縣案首，喜慰無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旗幟也。諄囑瑞姪從此發奮加功，爲人與爲學并進，切戒一驕奢二字，則家中風氣日厚，而諸子姪爭相濯磨矣。

與沅弟

家世輩制一事，動當詳明，深識名論，可慰可敬。弟近年於阿兄忿激之時，輒以嘉言勸阻，卽弟自發忿激之際，亦常有發有收，以此卜弟之德器，不可限量。後福當亦不可限量。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

氣氣之鬱積於中者厚。故僞強之極不能不流爲忿激。以後吾兄弟動氣之時彼此互相勸誡存其僞強而去其忿激斯可耳。

諭紀澤子

日內北風甚勁未接包封及爾稟余亦未發信也。僞忠王自寫親供多至五萬餘字兩日內看該會親供如校對房本誤書殊費目力。頃始具奏洪李二會處治之法李會已於初六正法供詞亦鈔送軍機處矣。沅叔擬於十一二等日演戲請客。余亦於十五前後起程回皖。日內因天熱事多尙未將江西一案出奏計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老年畏熱亦畏案牘之繁難。余將來到金陵即在英王府寓居。頃已派人修理矣。此諭。

諭紀鴻子

余以廿五日至金陵沅叔病已痊愈廿八月繼洪秀全之尸初六月將僞忠王正法初八日接富將軍書余蒙恩封侯沅叔封伯。余所發之摺此旨尙未接到不知同事諸公得何懋賞。然得五等者甚少。余借人之力以竊上賞寸心不安之至。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臨行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及方法做楷二弊當已牢記之矣。

與沅弟

弟中懷抑鬱，余所深知。究竟弟所成就，業已卓然不朽。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後罕見。以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萬難攀躋之人。弟每取立言中之萬難攀躋者，而將立功中之稍次者，一概抹殺。是孟子「鈎金與羽，食重禮輕」之說也。烏乎可哉？不若就現有之功，而加之以讀書養氣，小心大度，以求德日進，言日醇。譬如築室，弟之立功已有絕大基址，絕好結構，以後但加裝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無主乎？

與澄弟

衡永寶三府改食粵，弟所陳本係便引之舉，然鹽法不便民者極多。如瓜洲係淮鹽出產之區，然對岸之鎮江府，僅隔八里，例食浙引，不准食淮引，不便孰甚焉？蓋處處求便於民，則近者只食三四文之鹽，而遠者雖出錢一二百，而尙無鹽可買，故不能不盡配引地以銷貨，均勻貴賤以裕課也。吾今不爲江督，不復與聞鹽政，遂不言衡永寶之事矣。

與澄沅弟

沅弟出處大計，余前屢次言及，謂臘月乃有準信；近來熟思審處，勸弟出山，不過十分之三四，勸弟潛藏，蓋居十分之六七。部中新例甚多，余處如金陵續保之案，晚南肅清保案，全行議駁；其餘小事，動遭駁詰，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甚苛，措詞甚厲，令人寒心。軍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頭緒繁多；西北各省，餉項固絀，轉運尤艱。處山西完善之區，則銀錢分文，皆須入奏，難以放手辦事；若改調凋殘之省，則行剝民歛怨之政，猶恐無濟於事。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方萬分艱窘，戶部猶將江西釐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羣議以爲特功驕蹇。爲出山之計，實恐愜氣時多，適意時少。若爲潛藏之計，亦有須熟籌者。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如孔翠灑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與大吏議論時政，以致與劉玉坡制軍不合，復思出山。近徐松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復行出山；二人皆有過人之才，又爲本籍之官所擠，故不願久居林下。沅弟雖積勞已久，而才調實未能盡展其長，恐難久甘枯寂。目下李筱荃中丞相待甚好，將來設與地方官不能水乳交融，難保不靜極思動。潛久思飛，以余飽閱世變，默察時局，則勸沅行者四分，勸沅藏者六分；以久藏之不易，則此事須由沅內斷於心，自爲主持。兄與澄不克爲代謀也。余前所謂臘月再有確信者，大率如此，下二次更當申明之。

與澄沅弟

沅弟定於十七日接印，此時已履任數日矣。督撫本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餉，籌兵則恐以取挫而致謗，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壞聲名，而其物議裨騰，被人參劾者，每在於川人之不當。沅弟愛博而面輒，向來用人失之於率，失之於冗，以後宜慎選賢員，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數員，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資淺，貌貴而心貴，謙下天下之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用人不率，冗存心不自滿，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於咎戾，不墜令名。至屬至囑，幸勿以爲泛常之語，而忽視之。

諭澤洪子

爾等奉母在寓，可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容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

與澄弟

余老境日邁，勉強支持，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壯健，後輩子姪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生之法，不出於臨時亂投藥。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慾

忿三日節慾四日每夜臨睡洗脚。曰每日兩飯後。行三千步。慾忿卽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爲」也。眠食有恆。及脚二事。是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學行七年矣。厥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未永不間斷。弟從前勞苦太久。近五十願以此五事立志行之。并「沅弟與諸子姪行之」。

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些工夫。輔之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與澄弟

久未接弟信。惟沅弟信言哥老會一事。粗知近况。吾鄉他無足慮。惟散勇回籍者太多。恐其無聊生事。不獨哥老會一端而已。又米糧酒肉百物品。貴較之徐州濟甯等處數倍。人人辦於度日。亦殊可慮。吾兄弟處此時。居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爲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弟略

見窘狀，不致一味奢侈。修紀澤母子八月即可回湘，一切請弟照料。早掃考寶書，蔬食，豬，八字，是吾家歷代規模。吾自嘉慶末年至道光十三年，見王考是岡公，日日有言，不改此度。不信醫藥，地仙和尚師巫禱祝等事，亦弟所一一親見者。吾輩守得一分，則家道多保得幾年。望弟率紀澤及諸姪，切實行之。富托木器不全，請弟爲我買木器，但求堅實，不尙雕鏤。漆水卻須略好，乃可經久。屋宇不尙華美，卻須多種竹柏，多留菜園，卽占去田畝，亦自無妨。吾自濟甯起行至宿遷，奇熱不復可耐。登岸在廟住九日，今日始開船，行至桃源，計由洪澤湖沂淮至周家口，當在八月初矣。身體平安，惟目光益蒙，怕熱益甚，蓋老人之常態也。

與澄弟

哥老會之事，余意不必曲爲搜求。左帥疏稱要拿沈海滄，兄未見其原摺，便中鈔寄一閱。提鎮副將，官階已大，苟非有叛逆之實蹟實據，似不必輕言正法。如王清泉係克復金陵有功之人，在湖北散營欠餉，尙有數成未發，既打金陵則欠餉不清，不能歸全，咎於湖北，余亦與有過焉。因欠餉不清，則軍裝不能全繳，自是意中之事。卽實缺提鎮之最可信爲心腹者，如蕭孚泗、朱南桂、唐義訓、蕭克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無軍裝，亦難保別人不誣之爲哥老會者。余意則深望一二三品武職總須

以禮貌待之，以誠意處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緩頰而保全之。即明知其哥老會，曉至密室，懇切勸諭，令其首悔，而貸其一死。惟柔可以制剛，很之氣，惟誠可以化頑。懷之民，即以吾一家而論，兄與沉弟帶兵，皆以殺人爲業，以自強爲本。弟在家當以生人爲心，以柔弱爲用，庶相反而適以相成也。

諭紀鴻子

上次函示以節齋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張文端公——英——所著聰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體亦單弱，亦宜常看此書。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家中尙有數本），張公之聰訓齋語（莫宅有之），申夫又刻於安慶）二種爲教。句句皆吾神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蒔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徧遊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爲率。未刻以後，即宜歇息游觀。古人以懲忿窒慾爲養生要訣，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慾，即吾前信所謂知節齋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者。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

與澄弟

服藥之事，余閱歷極久，不特標病服表劑最易錯誤，利害參半，即本病服參茸等味，亦鮮實效。如

胡文忠公李勇毅公以參茸燕菜作家常酒飯，亦終無所補救。余現在調養之法，飯必精潔，蔬菜以肉湯煮之，雞鴨魚羊豕燒得極爛，又多辦醬菜醃菜之屬，以爲天下之至味。大補莫過於此。孟子及禮記所載養老之法，事親之道，皆不出乎此。豈古之禮賢皆然，必如近世之好服參茸燕菜魚翅海參，而後爲智耶？星岡公之家法，後世當守者極多，而其不信巫醫地仙，吾兄弟尤當竭力守之。兄近日身體平安，軍事總無起色，西股已過洛陽，東股尙在山東，無術制之，實深無灼。

與澄弟

前致弟處千金，爲極少，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錢每十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積錢如穀，一產積，一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性，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一書蔬撝，早掃考實，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留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考俱備。一蓋星岡公於地命醫理，巫五項人，進門便惱，卽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爲家訓。子孫輩亦必略有範圍也。

與沉弟

弟之憂灼，想尤甚於前；然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余慙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齧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貴顯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軍之敗，三縣之失，亦頗有打脫門牙之象；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齧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

論紀鴻子

接紀澤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切。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收「在宥」二字之訓詁，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

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却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

余以十九日至濟甯，卽聞河南賊匪圖竄山東，暫駐此間，不遽赴豫。賊於廿二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謂朱心檻三營來濟護衛，騰出潘軍赴曹攻剿，須俟賊出齊境，余乃移營西行也。爾侍母西行，宜作還里之計，不宜留連鄂中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諭澤鴻子

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久長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饒。家人卦以二爻爲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於還鄉居家婦女，總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到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之類，爾等須留心於蒔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能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囑

至囑！

諭紀澤子

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余近日身體頗健，鴻兒亦發胖，家中興旺，全係乎內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自常常勤習。目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至囑至囑！

與沅弟

鄂署五福堂有回祿之災，辛人口無恙，上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思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徹。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每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

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劾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爲殷鑒。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

與澄弟

軍事愈辦愈壞。郭松林十二月初六日大敗，淮軍在德安附近挫敗，統領張樹珊陣亡，此東路任賴一股也。其西路張逆一股，十二月十八日，秦軍在灞橋大敗，幾於全軍覆沒。捻匪凶悍如此，深可憂灼。余二十一日奏明正初暫回徐州，仍接督篆。正月初三接奉寄諭，現定於正月初六日，自周家口起行，暫前後可到徐州，身體尙好。但在徐治軍，實不能兼顧總督地方事件，三月再懇切奏辭耳。

沅弟劾官相星使業已回京，而處分尙未見明文，胡公則已出軍機矣。吾家位高名重，不宜作此

檠揮殆盡之事；米已成飯，木已成舟，只好聽之而已。余作書架樣子，茲亦送回，家中可照樣多做數十箇，取其花錢不多，又結實，又精緻。寒士之家，亦可勉強做一二箇。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爲首，戒惰以不晏起爲首。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壩拖碑車風景。昔日若况安知異日不再嘗之？自知謹慎矣。

與沅弟

嗣後奏事，宜請人細閱熟商，不可一意孤行，是己非人爲癩。弟克復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爲深固；但患不能達，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爲庸庸者，近來閱歷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與澄弟

正月初六日起行，十五日抵徐州，十九接印，近又兩奉寄諭令回金陵文武官紳，人人讙速赴江甯。申夫自京歸備述都中輿論，亦皆以回任爲善，辭官爲非。茲擬於二月移駐金陵，滿三箇月後，再行專疏奏請開缺。連上兩疏，情辭務極懇至，不肯作戀棧無恥之徒，然亦不爲悻悻小丈夫之態，允准與

否，事未可知。沉弟近日疊奉諭旨譴責嚴切，令人難堪；固由劾官胡二人激動衆怒，亦因軍務毫無起色，授人以口實。而沉所作奏章，有難免於訕笑者。計沉近日鬱抑之懷，如坐鍼氈之上。霞仙係告病引退之員，忽奉嚴旨革職，雲仙並無降調之案，忽以兩淮運使降補，二公皆不能無鬱鬱。大約凡作大官處安榮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紀澤臘月信言宜堅辭江督，余亦思之爛熟，平世辭榮避位，卽爲安身良策，亂世僅辭榮避位，尙非良策也。

與沉弟

澄弟之孫元五，殤亡，爰系之。至家中人口不甚興旺，而後輩讀書，全未尋著門路，豈吾兄弟位高名大，遂將福分占盡耶？接吳竹莊信，捻似尙未入皖境，聞巴河武穴焚掠一空，鄂餉日絀，軍事久不得手，弟之名望，必且日損，深以爲慮。吾所過之處，千里蕭條，民不聊生，當亂世處大位，而爲軍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氣爲之一阻。」若兄則不特氣阻而已，直覺無處不疚心，無日不懼禍耳。

與沉弟

十八之敗，杏南表弟陣亡，營官亡者亦多；計親族鄰里中，或及於難。弟日內心緒之憂惱，萬難自

解然事已如此，只好硬心狠腸，付之不問，而壹意料理軍務，補救一分，卽算一分。弟已立大功於前，卽使屢挫，識者猶當恕之。比之兄任岳州靖港，敗後棲身高峯寺，胡文忠在蘄山敗後，舟居六溪口，氣象猶當略勝。高峯寺、六溪口尚可再振，而弟今不求再振乎？此時須將劾官相之案，聖眷之隆替，言路之彈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灶，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鍊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云：『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齧牙厲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餒也。

與沅弟

接李少帥信，知春霆因弟覆奏之片，言省三係與任逆接仗，霆軍係與賴逆交鋒，大爲不平。自奏傷疾舉發，請開缺調理，又以書告少帥，謂弟自占地步，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又添此至交齟齬之事，想心緒益覺難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朱子嘗言：『悔字如春，萬物蘊蓄初發；吉字如夏，萬物茂盛已極；吝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枯凋。』又嘗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貞字配冬。兄意貞字，卽硬字訣也。弟當此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庶幾可挽回一二乎？聞左帥近日亦極謙慎，在漢口氣象何如？弟曾聞其略

否申夫閱歷極深，若遇危難之際，與之深談，渠尙能於惡風駭浪之中，默識把舵之道。在河道中，不可多得也。

與澄翁

沅弟治軍，甚不得手；二月十八之敗，杏南傑吾而外，營官殉難者五人，哨勇死者更多。而春霆又與沅弟齟齬，運氣一壞，萬弩齊發。沅弟急欲引退，余意此時名望大損，斷無遽退之理，必須忍辱負重，敵牙做去，待軍務稍轉，人言稍息，再謀奉身而退。作函勸沅不知弟肯聽否。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余已於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恆懼罹於大戾。弟來信勸我，「總宜遵旨辦理，萬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儘可放心。禍咎之來，本難逆料，然惟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驕盈，四者，充可彌縫一二。

與沅弟

春霆之抑鬱不平，大約屢奉諭旨嚴責，雖上元之捷，亦無獎許之詞，用是怏怏者十之四。弟奏與渠奏報不符，用是怏怏者十之二。而少荃奏省三敗挫，由於霆軍爽約，其不服者亦十之二焉。余日內諸事忙冗，尙未作信勸駕，向來於諸將有挾而驕者，從不肯十分低首懇求，亦硬字訣之一端。

予到金陵已六月，應酬紛繁，尙能勉強支持，惟畏禍之心，刻刻不忘。弟信以咸豐三年六月，爲余窮困之時，余生不吃數大慳，而癸丑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僧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後，栖於高峯寺，爲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慳，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爲有本領，不敢自以爲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鍊後得來。弟今所吃之慳，與余甲寅岳州靖港敗後相等，雖難處各有不同，被人指摘稱快則一也。弟力守悔字硬字兩訣，以求挽回。弟自任鄂撫，不名一錢，整頓吏治，外間知者甚多，並非全無公道。從此反求諸己，切實作去，安知大慳之後，無大伸之日耶？

諭紀澤子

鴻兒出痘，余兩次詳信告知家中，此六日尤爲平順，全家放心。余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鴻兒病痊後，又以鄂省賊久踞白口天門，春霆病勢甚重，焦慮之至。爾信中述左帥密勅次吉，又與鴻兒信，言閩中謠歌之事，恐均不確。余於左沈二公之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伎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爾稟氣太

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閒遠，則可化刻爲厚。余字汝曰劼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間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

與歐陽夫人

自余回金陵後，諸事順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稻田尙不能栽插，深以爲慮。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箇一定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日罷官，尙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

諭澤鴻子

余卽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搆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卽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

二以備不虞。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蓮河搬回江南歸湘爲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負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分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多半，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於子孫觀覽，不可發客送人，以其閒可存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黎蕙齋鈔錄頗多，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至囑至囑！

余生平略涉勝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可恃不求爲重。恃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恃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恃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恃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余於此二者，常

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並願子孫世世戒之。

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右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汗。開災或欣幸，開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伎——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秦岱。求榮不知鑿，志亢神愈快。寢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慙。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奚事生嗟慙。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揆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

不求——

與澄泥弟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勸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脚；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射足以習威儀，強筋力，子弟宜多習）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諸姪試行之。又曾以爲學四字勸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并進，則志強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興之象。兩弟如以爲然，望常以此教誡子姪爲要。

曾國藩書札類鈔

李鴻章